



僧 4
752
20



僧4
752
20

讀通鑑論卷二十二

船山遺書

睿宗

國無正論不可以立睿宗表章死於武韋之禍者太子重俊與馬韋湊斥之為亂賊請奪其節愍之謚論之正者也
 重俊之惡非但崩賸之比也或曰韋氏不誅而中宗弒禍深於南子三思逸產祿之誅而亂天下惡劇於宋朝重俊
 誅之視崩賸為愈矣曰非然也君子之惡惡也誅其意而議刑也必以其已成之罪而不可先其未事早施以重辟
 三思謀篡於武氏之世既不成矣韋氏之行弒在重俊死後之二年當其時篡弒未形而億其必然以稱兵嚮闕欲
 加刃於君母其可乎且夫重俊之起非果憂社稷之危為君父除伏莽之賊也韋氏以非其所出而惡之三思崇訓
 逢其惡而欲廢之重俊不平而快一朝之忿恐不得立而持兵脅君父以爭之據鞍不下目無君父更有於嫡母
 充其惡之所至去高臣劉劼也無幾非但如崩賸之惡醜聲而逆行也則重俊之惡浮於崩賸矣容以韋氏三思之
 罪為之末減哉韋氏淫縱以蠱上三思崇訓懷逆以思逞其已露也人得而誅之非但臨淄王也其末露也唐有社
 稷之臣廢韋氏討諸武法之所得行也而獨重俊則不可申生自靖而不得謚為孝重俊何節之可稱而美足慰乎
 夫韋氏三思之謀危宗社重俊與兵之名也苟有其名子得以犯父而殺母亂臣賊子誰則無名而大逆安所哉乎
 韋湊之論所以大正人紀而杜亂萌也惜乎睿宗之知而不能決也
 奪情之言揚於廷人子之心喪於室矣蠅蚋不暇生而暇死有以召之也而况紛呶自辯以與公論相仇史嵩之李
 賢張居正楊嗣昌之惡滔天而無可道矣唐欲奪蘇頌之情李日知銜睿宗之命至顯家論之日知見其哀毀不敢
 發言人子於此豈更有言之可出諸口乎耳聞命而心裂目對客而神傷人且自疚曰斯言也胡為而至於我之前
 君不我諒我之為臣可知矣友不我恤我之為子可知矣我誠禽獸也乎而忍使吾親有禽獸之子乎至於教趣不
 已而待我之固辭罪已通於天矣又從而為之辭以冀苟留則犬豕不食其餘弗問人也夫人之惡有待吹求而始
 顯者有不待吹求而無不著者奪情之惡一言以折之一峯念菴幼元之慘劾其猶贊辭乎子曰女安則為之美足
 辯哉喪親若蘇頌者可矣

讀通鑑論卷二十二

讀通鑑論卷二十二

一

太平公主謀危太子宋璟姚元之請令於東都安置睿宗曰朕惟一妹豈可遠置東都悲哉其言之乎自武氏之殄唐宗慘殺其子而不恤於是高宗之子姓上及於兄弟妻孥盡所僅存者三人而已父闔而不能庇其生母憐而不難置之死又繼以韋氏宗楚客之淫凶睿宗之與公主其不與中宗同受刃者幸也原隰之喪伊誰相惜凋殘已盡僅保二人詩不云乎將恐將懼惟吾與汝況其在同氣之親乎故姚宗之言社稷之計也睿宗之盡然傷心亦詎可決於一旦哉公主之習於悍戾也耳習於牝雞之晨目習於傾城之哲貞士且不保其貞而況婦人其蔑視宮闈操廢置之權朝章家法亦未可遽責以順者雖然豈遂無以處之哉公主之忌太子也尚含惡怒而未發實懷貞以遠州長史遽起不軌之心導其邪而為之結黨俄而遷侍中矣同三品矣為左僕射乎章軍國重事矣於是崔湜蕭至忠岑羲競起比附以取相李日知韋安石衰老庸沓而無能正劉幽求孤立以爭而流竄及之於斯時也姚宗位大臣繫物望得與睿宗之密勿夫豈不可早聲懷貞之惡以弭湜羲至忠之姦而黨援未削遽欲取睿宗患難倚存之一妹正國法以擯斥之睿宗之心戚而摩姦之計得矣無懷貞湜羲至忠則公主之惡不足以發徒遠公主而羣姦在位程弗方涉蒲州召命旋還京邸其必然之勢矣睿宗之不忍於公主者性之正也情之不容已也惠難與偕義之不可忘也若懷貞輩之於唐九牛之一毛耳無德望之繫人心無動勞之在社稷流放竄逐且命下而夕伏辜一白簡之勞而已姚宗何憚而不為乎卒使睿宗不能保其恩元宗不能全其孝公主不能免於死羣姦惡已盈而始就誅唐之社稷又岌岌矣姚宗不能解其咎矣唐初之習氣士大夫過惜其類而相容忍賢姦並列而不相妨礙得罪於天子而不結怨於僚友以宋璟之剛勿能免也元之智以圖全又何望焉按察使之設自景雲二年始觀李景伯盧備之言則所遣者御史也時議分天下為十道道遣一使按察又分二十四都督州觀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嗣以景伯備上言生殺之柄任太重用非其人為害不小而罷之罷之誠是也而景伯備謂御史秩卑望重姦究自禁則未有當者何也官之得人與不得繫乎秩之崇卑也唐之刺史漢之太守也守郡而兼刺察之任其權重矣任重秩尊而使卑秩者臨其上以制之則爵輕爵輕則不足以立事而規避以免責刺史懷規避之心則下吏侮之豪民脅之而刑政不脩新進之士識不足以持大體而樂毛擊以詭風裁賢者任私意而虧國計民生深遠之永

圖不肖者貪權利而無持綱繫領匡扶之至意秩卑者望重哉徒獎浮薄以反牧守之心故景伯備之言非治理之經也命卿貳以行但任以糾察而不授以生殺兵戎財賦之權又何任太重而專私為害之憂乎按察使之設後世踵之而其法有二一專官也一特遣也專官者任之久而官於其地其利也久任則足以深究民情博考吏治不以偶爾風聞瞥然乍見之得失而急施獎抑其害也與郡邑習處而相狎不肖之更可徐圖訢合以避糾劾特遣者出使有時復命有程間行亟返不與吏親事止參糾他無適掌使畢仍復其官其利也職有專司威有獨伸無狎習比昵之交無調停遷就之弊其害也風土未諳利病不親據乍然之間見定臧否於一朝賢者任氣而不肖者行私此二者利害各半而收其利免其害則無如特遣而緩之以期任之大臣而不以為升遷之秩則代天子以時巡而民不勞代諸侯之迷職而事不廢因時制宜慎擇人而飭法以簡斯為得中之道乎若夫過任都督使之畸重則天下且不知有朝廷而唯知有都督節度分疆而唐室以裂行省制命而元政不綱皆此繇也則景伯備之請罷之誠定論也

元宗

言治道者至於法而難言之矣有宋諸大儒疾敗類之貪殘念民生之困悴率尚威儀糾度吏治其持論既然而臨官馭吏亦以扶貧弱助豪猾為己任甚則醉飽之愆簾幃之失書篋之覬無所不用其舉劾用快輿論之心雖然以儒者而暗用申韓之術將仁恕寬平之言堯禹湯文孔孟其有獎亂之過與仁而弱寬而縱崇情以軌法養姦以病民誠過矣然使其過也果害於國果賊於民則先王既著之於經後世抑守之以律違經破律取悅於眾而自矜陰德則誠過矣欲謝其過抑豈毛舉廢求察人於隱曲聽情民無己之怨讎信士大夫不平之指摘辱薦紳以難全之名節責中材以下以不可忍之清貧矜纖芥之聰明立難撓之威武也哉老氏以慈為寶以兵為禍正言治言學者所諱也乃若君子之言曰寬曰簡曰不忍人曰哀矜而勿喜自與老氏之旨趣相似而固不同科如之何以羞惡是非之激發妨其惻隱邪絕人之腰領死者不可復生矣輕人之竄逐棄者不可復收矣壞人之名節辱者不可復榮矣唯夫大無道者怙終放恣自趨死而非我殺之自貽辱而非我辱之無所容其欽恤耳苟其不然於法之中字櫛

而句比之於法之外言吹而引索之酒漿婢妾之失陷以終身當世之有全人者其能幾也惡非眾惡害未及人咎及已往億其將來其人雖受罰而不服公議亦或然而或否欲堅持以必行而抑自詘矣徒為繁密之深文終以阻撓而不決一往惡惡之銳氣亦何濟於懲茲而祇以辱朝廷羞當世之士那夫曰寬曰不忍曰哀矜皆帝王用法之精意然於縱弛藏姦而不可專用以要言之唯簡其至已乎八口之家不簡則婦子喧爭十姓之閭不簡則胥役旁午君天下子萬民而與臣民治勃給之怨其亦陋矣簡者寬仁之本也敬以行簡者居正之原也敬者君子之自治不以微疵累大德簡者臨民之上理不以苛細起紛爭禮不下於庶人不可以君子之脩論小人之刑辟刑不上於大夫不可以胥隸之禁責君子以遠巡早塞其嚴刻之源在初法者之善為斟酌而已元宗初親政晉陵尉楊相如上言曰法貴簡而能禁刑貴輕而必行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奸慝斯言也不倚於老氏抑不流於申韓洵知治道之言乎後世之為君子者十九而為申韓鑿於此而其失不可辯矣

夫苟欲自全其志行以效於國則樂黨淫朋以敗官常也必其所不欲為乃立身無玷而於邪佞終不得而遠究以比匪受傷勢成於無可如何而正志不伸脩名有累者抑何多也張九齡抱忠清以終始質乎為一代泰山喬嶽之風標為李林甫所側目而遊冥寥以消短弋觀其始進奏記於姚崇可以得其行已待物之大端矣其言曰君侯登進未幾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至哉其言之乎夫以鴻才偉望一旦受天子之知爰立三事隆隆炎災重蒸海內物望之歸如夏雲之蠱與春流之奔湊所不待言矣於斯時也有所求而進者進矣無所求而進者進矣有所求而進者志在求而無難窺見其隱也無所求而進者徐而察之果無所求也是其為樂我之善玉我於成以共宣力於國家者乎於是樂與之偕而因以自失夫惡知無所求而進者為重蒸之氣所鼓動不特我不知其何求使彼自問亦不知其何以芸芸而不自釋也無他淺中者其量之止此而弱植者自無以立待人而起者也俄而勢在於此則集於此矣俄而勢在於彼則移於彼矣害不及而避其故也如驚福不及而奔其故也如醉君子小人一伸一屈數之常也言為之易其賦否色為之易其聲笑趾為之易其高下則凡可以抑方屈而揚方與者無所不用與斯人居而上不病吾君下不病吾民中不貽他日之恥辱者鮮矣故天下之可賤可惡

君子遠之必夙者唯此隨風以驅隨波以逝中淺而不知事會之無恆植弱而不守中心之所執者也生於教衰行薄之日履物望俯歸之位習尚已然弗能速易惟有杜門却迹寧使怨謗勿與周旋以自立風軌而已耳天下方亂而言兵天下初定而言禮時急於用而言財乃至教興道顯而相倣以談性學皆中之淺植之弱足以玷君子之脩名而或一違時則反唇相詆而不遺餘力者也乍與周旋容其旅進一為其所顛倒欲不病於而國累於而身敗於而名也其可得乎司馬溫公失之於蔡京唯察此之未精耳九齡唯早曙於此也故清節不染於濁流高蹈不傷於鉗網其詩曰弋者何所慕無可慕也鴻飛之冥冥所以翔雲遠而為羽儀於天下也

唐多才臣而清貞者不少槩見貞觀雖稱多士未有與焉其後如陸贄杜黃裳裴度立言立功於奕奕於沒世而寧靜淡泊固非其志行之所及也唯開元之世以清貞位宰相者三宗璟清而勁盧懷慎清而慎張九齡清而和遠聲色絕貨利卓然立於有唐三百餘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恥天下乃藉以又安開元之盛漢宗莫及焉不然則議論雖難法制雖詳而永徽以後奢淫貪縱之風不能革也抑大臣而以清節著聞者類多刻覈而難乎其下掣曳才臣以不得有為亦非國民之利也漢宋之世多有之矣孤清而不足以容物執競而不足以集事其於才臣如水火之相息而密雲屯結之不能雨也乃三子之清又異於是勁者自強慎者自持和者不流而固不卑也故璟與姚崇操行異而體國同懷慎益不欲以孤介自衿而礙崇之設使九齡超然於毀譽之外與李林甫偕而不自失終不與競也唯然而才臣不以己為嫌已必不替才臣以自衿其素履故其清也異於漢宋捐急之流置國計民生於度外而但爭涇渭於苞苴平糶之間也嗚呼偉矣楊震也包拯也魯宗道也軒輅海瑞也使處姚崇張說源乾曜裴耀卿之間能勿金躍於冶冰結於胸否邪治無與襄功無與立徒激朋黨以啟人主之厭憎又何賴焉夫三子之能清而不激以永保其身廣益於國者抑有道矣士之始進也自非猥鄙性成樂附腥羶者則一時名之所歸望之所集乎託其門庭以自處於清流之選其志皆若可嘉其氣皆若可用也而懷清之大臣遂欣受之以為臭味於是乎和平之度未損於中而激揚之情遂移於眾競相獎而交相持則雖有邊圉安危之大計黎民生死之遠圖宗社興衰之永慮皆不勝其激昂之眾志而但分流品為畛域以概為廢置夫豈抱清貞者始念之若斯哉唱和迭增勢已成

而弗能挽也於是而知三子者之器量遠矣其身不辱其志不軌昭然揭日月而行者但以率其固然之儉德而不以此欲召天下奉名節為標榜士固無得而附焉不矜也亦不黨也不黨則不爭矣嗚呼士起田間食淡衣粗固其所素然矣若其為世祿之子則抑有舊德之可食而無交謫之憂讀先聖之書登四民之上則不屑以身心陷錐刃矐藏之中豈其為特行哉無損於物而固無所益亦足以傲岸予雄而建鼓以求清流之譽聞之天下之事自與天下共之智者資其謀勇者資其斷執者資其材彼不可驕我以多才我亦不可驕彼以獨行上效於君下逮於物持其正而不厲致其慎而不浮養其和而不戾天下乃賴有清貞之大臣硠硠者又何賴焉故君子秉素志以立朝學三子焉斯可矣有伯夷之廉而驕且吝亦人道之憂也

姦人被發而誣發姦者以罪其罪不貫兩俱有姦而因人之發還相為發則後發者之罪姑置勿論而先發之姦罪在不賞誠彼之有姦也矣不早聲其罪以論奏之而待已隱已彰乃相反噬乎京兆尹崔日知貪墨不法御史李傑糾之日知反構傑罪勿論傑罪之有無也傑不可以日知之言而坐日知不可以評傑而寬元宗納楊場之言釋傑而寬日知允矣雖然有說焉御史京兆尹皆法吏也尹之貪暴御史之所必糾御史法縱於輦轂尹亦習知而執官守以論劾之假令傑敗官箴藏姦宄以下撓尹權知日知之必摘已愆而先撥拾其過以鉗制之將亦唯傑之搏擊而捫日知之舌乎則楊場所云糾彈之司姦人得而恐喝則御史臺可廢者亦偏護臺臣之黨而非持平之論也夫日知之罪不可以構傑而滅固也而傑罪之有無抑不可以不察傑果無罪則日知既以貪暴抵法而益之以誣賢之惡加等之刑不但貶為丞而足蔽其辜若傑而有罪也亦不可以糾日知故而不加察今場不辨傑罪之有無但以護臺臣而護傑且當開元之始羣賢皆有以自見而傑無聞焉傑之為傑亦可知矣場為御史臺存綱紀而不為朝廷別賢姦非平允之論也天子虛衷以詳刑則姦人自無所藏姦士人正己以匡世則小人自勿能置喙又非可以禁恐喝斥反構一切之法彈壓天下者也

君與臣為諛則朝無章朝無章則邪佞玩而巧讐且應故聞以道裁物者矣其次則以法禁下矣道不可揆法無所飭君諛其臣而以資淺人之慶快慶快者淺人也乘之以交諛者姦人也道法之君子知其不足以君天下而奚快焉鄭統郭傳舟投獻詩述游儻之旨以蝶上聽按法而竄強之或姑貸而斥罷之允矣堂堂為天下君弗能東道以飭法懲姦止邪乃度之為道士聊與之諛以供淺人之一笑然則貪人聚斂而賜之金粟淫人勸歲而畀以少艾乎且統與傳舟奉教而為道士矣惡知其不相惻然集徒眾建樓觀采鉛汞以鳴得意而微厚利哉元宗之為此聊以諛也小人得天子之諛而以諛為榮無知者競榮之未數年而張果葉法善邢和璞輻輳於天子之廷非此致之哉君可以諛其臣臣抑可諛其君交相諛則上無章而下無忌蕭瑀大臣也太宗聽其出家亦諛也此唐之所以無政也論者快之謂足以懲姦而警俗國憲官箴法律刑紀皆不用而以諛懲姦天下其誰警哉淺人之所快君子之所羞稱久矣

姜皎與誅逆之功元宗聞宋璟之諫放之歸田下制曰南陽故人以優閒自保於劉幽求鍾紹京胥此道也徇國亦為其所可為而已過此未有不以召憎惡於明主者若遇猜忍之君則里克寧喜之服刑亦其自取而不可但咎其君之刻薄明乎此君知所以待有功之臣臣知所以立節而全身矣此篇疑有脫誤

經國之遠圖存乎通識通識者通乎事之所緣始弊之所緣生害之所緣去利之所緣成可以廣恩可以制宜可以止姦可以裕國而咸無不允於是乎而有獨斷有通識而成其獨斷一旦毅然行之大駭乎流俗而庸主真臣規目前之損益者則固莫測其為而見為重有損如宋璟發太府粟及府縣粟十萬石糴之歛民間惡錢送少府銷毀是已散粟於民而取其值疑不足以為仁之惠君與民市疑不足以為義之宜以粟易錢而銷毀之徒取值於民而無實於上疑其病國而使貧一旦為之不可測而可駭庸主真臣聞言而縮古固其所必然矣以實求之夫豈然哉取值不有而散十萬之粟於待食之人不費之惠也下積惡錢將隨散壞上有餘粟將成紅朽而兩易之制事之宜也乃若大利於國者則尤非淺見褊衷之所易知也惡錢之公行於天下姦民與國爭利而國不恆勝惡錢充亦則官鑄不行人情趨輕而壓重國錢之不能勝私鑄久矣惡錢散積於人間無所消歸而欲人決棄之也雖日刑人而不可止發粟以收惡錢者使人不喪其利而樂出之也銷毀雖多未盡而民見上捐十萬粟之值付之一炬則知終歸泯滅而不肯藏不數年間不待棄捐而自不知其何往矣惡錢不行則國錢重國錢重則鼓鑄日興姦民不足逞而

利權歸一行之十年其利百倍十萬乘之資暗饋之而贏餘無算又豈非富國之永圖乎乃當其時愚者不測也吝者不決也非元宗之倚任姚崇蘇頌之協恭則環言出而訕笑隨之矣司圖計而知大體者之難小人以環堵之識惜目賤之錫鉢吝於出而急於納徒以削民飲怨暗耗本計於十年之後而吮之如蜜王安石之以病宋者此也不耕而思獲為盜而已為乞而已盜與乞其可與託國哉

黃帝正昏姻而父子定周禮父在為母服齊以體黃帝之精義而正性以節情非聖人莫能制也武氏崇婦以亢夫而改為斬衰於是三從之義毀而宮闈播醜禍及宗社開元七年敕五服並從禮傳乃士大夫議論紛起各從其意迷先聖之典禮時王之命褚無量歎曰俗情膚淺一棄其制誰能正之傷哉言之而無能知也知之而無能信也信之而無能從也聖人不足以垂訓天子不能以行法天下之錮人心悖天理者莫甚於俗莫惡於膚淺而姦邪悖逆者不與焉有如是哉姦邪悖逆之壞法亂紀也其惡著其辨不能堅勢盡情窮及身而止無以亂天下後世也俗則異是其始為之倡者亦懷姦耳亦行邪耳亦悖王章逆天理以逞其私耳乃相沿而成末流之汜濫則見以為非而亦有其是也見以為逆而亦有其順也其似是而順乎人情者何也人莫不有所溺而利以為歸也夫人之用愛也易而用敬也難知情者眾而知性者少於養也見恩而於德見憐皆溺也而不但此也出而議禮於大庭入而謀可否於妻子於是而父之得與母同其尊親亦僅存之法紀使然耳不然仲母以抑父父齊而母斬又豈非其所可為所忍為者哉於是親繼父而薄繼母怙母黨以賊本支茫然幾不知為誰氏之子何知仁義以享其利者為有德猶且自謂孝慈以倡率天下中國之不道人之不道也幾何哉天性者藏密者也非引聞見以歸心潛心以體性順性以窮理者不能喻也膚淺以交於人倫十姓百家浮動之志氣違天理而與姦邪悖逆者之情相合所必然已故曰惡莫大於俗俗莫大於膚淺無量之數垂之千年而帝王不能正士大夫不能行嗚呼人道之淪亡吾不知其所終已

論魯莊公者曰母不可制其侍御之人以此而事不順之父母未盡善也以施之不令之兄弟則義正而恩全道莫尚焉舜使吏治象國而不得暴其民聖人亦如是而已不謂元宗之能及此也駙馬都尉裴虛己私從岐王遊挾

圖讖坐流新州離其婚法嚴而無所貸於岐王則不以此懷疑而安慰之如故夫虛己挾邪說以私交而岐王容之王豈無罪乎而虛己之辟既伸則遊王門者咸知畏忌以生長深宮之帝子居官宮妾之間旦歌夕飲以戲其邪心固不待加威而自安侯服矣無左吳趙賢淮南不能謀逆無宇文述楊素則楊廣不能奪嫡無張公謹尉遲敬德則太宗不能殺兄天下之亂釀成於微幸功名者之從史者類然也博望啟而戾太子之項縣於湖城天策開而隱太子之血流於元武事成則禍及於國不成則殃及於身元宗曰遊諸王於關雞吹笛之間而以雷霆之威亟施之挑激之小人諸王保其令祚王室無所震驚不亦休乎不能逐燭亂之姦繼乃摧殘其同氣睿宗所以縱實懷貞而僅存一妹終以傷心也周公以頑民授管叔固不如舜之與象以天子之吏治其國而永保其恩也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法其一端可以盡倫可以已亂堯舜之道人皆可學亦為之而已矣

漢之太守去古諸侯也無幾辟除賞罰兵刑賦役皆得以專制而縣令聽命如其臣故宣帝詔曰與我共天下者其二千石乎太守之權重則縣令之任輕故天子詳於二千石之予奪而治道畢舉矣唐宗以降雖有府州以統縣有稟承稽核之任而誅賞廢置之權不得而專縣令皆可自行其意以令其民於是天下之治亂生民之生死惟縣令之仁暴貪廉是視而縣令之重也甚矣元宗救在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誠重之也重之於舉之之始必將以保任分功罪其得也但得文飾治具之士蕙弱免咎而無以利民其失也舉主畏連坐之罰而互相掩蔽以益其姦則保舉之法不足以肅官常澤民生固已重之者豈徒在選舉之日乎夫縣令之任重矣而其秩則卑故後世多以為筮仕之官才不才非有前效之可驗欲先辨而使克副其職雖具知人之鑒者未易也然士當初受一命初試一邑苟非繇胥史異途而升則其不畏清議甘為敗類以病國虐民者固鮮矣無以激之其濁不懲無以揚之其清不展軋於上官其用不登責以奔趨其節不立夫亦存乎上之所以用之者耳重憲紀以糾其不若則有所戒也縣清要以待其拔擢則有所勸也成法之外許以因地而便民則權可任也供頓驛遞之役委之簿尉而弗效嬰役之勞則節可礪也夫然則賢者志得而不才者亦勉而自惜若其尤不肖者固比類相形懲尤易見持法以議其後亦不患秀之難除矣何事於未試之前以不可保之始終繩薦舉者而責以所難知哉開元之制乍行

行之以昭示上意之所重可也據以為法而弊即在焉重者用之重也非一選舉而可畢任賢養民之道也用之重而治可幾矣

罷兵必有所歸兵罷而無所歸則為盜為亂張說平麟州叛胡奏罷邊兵二十萬人而天下帖然蓋其所罷者府兵也府兵故農人也歸而田其田廬其廬父子夫婦相保於穹室粟薪之間故帖然也於是而知府兵之徒以毒天下而無救於國之危亂審矣說之言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夫民之任為兵者必挑宿不戢輕於死而憚於勞之徒然後貪釀酒椎牛之利而可任之以效死夫府兵之初利租庸之免而自樂為兵或亦其材勇之可堪也迨其後著籍而不可委卸則視為不獲己之役而柔弱愚樸者皆垂涕就道以赴行伍若此者其鈍懦之材既任為役而不任為兵畏死而不憚勞則樂為役以避鋒鏑役之而無不受命輸食之將領何所恤而不役以營私邪團隊之長役之矣偏裨役之矣大將役之矣行邊之矣乃至統袴之子弟元戎之僕妾役之矣幕府之墨客過從之游士彈箏擊筑六博投瓊調鷹飼犬之徒皆得而役之為兵者亦欣然願為奴隸以偷一日之生嗚呼府兵者惡得有兵哉舉百萬疆井耕耨之丁壯為奴隸而已矣縱遣歸田如奴隸之得為良人而何弗帖然邪無疆悍不受役之氣有偷安不恤役之情因其有可役之資而幸收其效役之利行則役於邊臣居則役於長吏一時不審役以終身先世不謀及後裔天下之苦兵也不待矢石相加融駝不返而後怨毒填胸矣是張說所奏罷之二十萬人無一人可供戰守之用徒苦此二十萬之農民於奉旂除執虎子築毬場供負荷之下故軍一罷而元宗知其勞民而弱國也而募兵分隸之議行漸改為長從漸改為曠騎窮之必變尚可須臾待哉而論者猶責元宗張說之改制異於古法從事於君子之道以垂法定制而保國安民者不宜如此之鹵莽也所患者法弊已極習相沿而難革雖與更張害猶相襲故自說罷邊兵而邊空長從曠騎制未定而不收其用邊將承之蓄私人養番兵自立軍府以釀天寶之亂蓋自府兵調戍之日早已睥睨天下之無兵而一旦撤歸芻糧贏餘唯其所為而朝廷固莫之能詰也數十年府兵之流禍而改制之初受之乃舉而歸過於召募胡不度人情循事理而充耳塞目以任浮游之說輕談天下事邪

一議也而以私與其間則成乎私而害道唐宗以下所稱持大體務遠圖之大臣未有不維公私以議國事者故主姦臣倒持之以相撓而相脅元宗與宰相議廣州刺史裴仙先之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於君也且所以養廉恥也其言雖矣允為存國體勸臣節之許謨矣既而又曰宰相時來則為之大臣皆可答辱行及吾輩此與宗人勿使人主手滑之說同苟懷此心以倡此說傳之上下垂之史策人主將曰士大夫自護其類以抗上而避害蓋古今之通習其為存國體獎士節皆假為之辭不可信也賈誼以不辱貴大臣諫文帝亦與說略同而誼以新進小臣非絳灌之伍自可倡言而無諱說懷行及我輩之心與同官尊皆以語則不可令人主聞而問後世臣主猜防之釁念一言而言隨得咎過豈在大哉且夫士之可殺不可辱者在己也非挾持以覲上之寬我於法也居之以淡泊行之以寧靜絕賄賂之門飭子弟之汰謝游客之邪息黨同之爭卓然於朝右而奚答辱之足憂誠有過也則引身以待罪信不庸也則辭祿以歸耕萬一遇昏暴之主觸婦寺權姦之忌而辱在不免則如高宗憲攀龍之池水明心全體體以見先人於地下又其不幸固義命之適然雖辱而榮者規規然計及他日之見及而制人主以不我辱士大夫有門庭而君不能有其喜怒無怪乎暴君之益其猜忌偏以其所不欲者加之也說自謂其識之及遠而自君子觀之何以異於胥史之雄鉗制其長吏為不可拔之根株也乎天下之公理以私亂之則公理奪矣君臣之道喪唐宗之大臣自喪之也於是而廷杖詔獄之禍燎原而不可撲矣

春秋紀晉盟諸侯於商任以錮欒氏議其不能撫有而又重禁之於人國為己甚也封建之天下國各私其人去其國則非其人於是而有封疆之界以域之而碩鼠之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亦挾去以抗其君上下交相疑貳衰世之風不可止矣天下而一王矣何郡何縣而非一王之上為守令者暫相事始而非其民無非天子之民也土或瘠而不給於養吏或虐而不恤其生政或不任其土之肥瘠而一概行之以困其瘠於是乎有去故土脫版籍而之於他者要使耕者耕工者工賈者賈何損於大同之世而目之曰逃人有司者之諛辭也惡足聽哉民不可使有不服籍者也客勝而主疲不公也而新集之民不可驟役者也生木定而力不堪也若夫檢括之而押還故土尤政也民不得已而遠徙抑之使還致之死也開元十一年敕州縣安集逃人得之矣特未問其所以安集之者美若

也安集之法必令供所從來而除其故籍以免比閭宗族之代輸然後因所業而徐定其賦役則四海之內均為王
民實不損而逃人之名莫足以立乎然則邑有逃亡可罪其守令乎曰未可也地之肥磽既其固然矣征徭之繁簡
所從來者非一日也轉徙多則相其陂池隄防之便而化其土問其徭役墮賴之弊而平其政非守令之能專乃撫
治大臣所任也邑多新附之民可賞其守令乎曰未可也守令之賢不肖能及於版籍之民而不能加之新附若其
以小惠誘人之信從者又非法之所許也無曠土無曠民解法禁以任所在而士者仕農者氓安集之令猶為贅設
也乎

唐多才臣唯其知通也裴耀卿之於漕運非可為萬世法者乎壅水以行舟莫如易舟以就水冒險以求便莫如因
時而避險徑行以求速莫如轉遞以相續江河各一其理南北舟工各一其習水之漲落各一其時舟之大小各一
其制唯不知通也以一舟而歷數千里之曲折崖澗水深而限之以小載灘危磧淺而強之以巨艘於是而有脩開
之勞撥淺之擾守凍之需邊決隄之阻困引洪流以蝕地亂水性以逆天勞勉生民靡費國帑強遂其徑行直致之
拙算如近世漕渠歷江淮汶泗河濟漳沽曠日持久疲民耗國為害不可勝言皆唯意是師而不達物理者也成天
下之務者因天之兩賜就地之險易任人之智力為其所為不強物以自任則以理繁難試艱危通盈虛督偷竅
禁盜侵無不勝也自宋以後議論猥多而不可用者唯欲以一切之術求勝於天時人事物力而強以從己而已矣
唯唐有才臣方之後世何足述哉

帝王立法之精意寓於名實者皆原本仁義以定民志興民行進天下以協於極其用隱而化以神固不在封建井
田也井田封建因時而為一切之法者也三代貢舉之法不傳唯周制之散見者有大略之可考任以其職正以其
名寓其納民於善之心使習之而相因以興行且以昭示人君君師天下非徒會計民產以求利用故領之以司徒
而冢宰宗伯不偏任焉其意深遠雖百世可師也夫貢舉者一事而兩道兼焉選天下之才任天下之事以脩政而
保國寓民此一道也別君子於小人榮之以爵養之以祿俾天下相勸於善而善者不抑不善者以悛此又一道也
兩俱道而勸民以善之意尤聖人之所汲汲焉人勸於善國以保民以寧此本末之序也故冢宰者任治者也宗伯

者任已登已進之賢才脩其軌物者也而進賢之職一任之司徒徒之為言眾也合君子野人而皆其司司君子之
教以立野人之則而天下萬有之眾庶皆仰沐風化以成誠和徒豈易司者哉乃其鼓之揚之抑之不待刑而
民自戒不待禮而民自賓則唯操選舉之權以為之樞機一授之司徒而天下咸諭天子之心曰上之使牧我養我
而疆理我者莫匪欲吾之善而咸若於君子之道也故選舉領於司徒其措意之深切而宏通誠萬世不易之至道
與唐之舊制貢舉掌於考功是但為官擇人而非求賢於眾矣開元二十四年改以授禮部侍郎是以貢舉為緣飾
文治之事而浮華并進民行不興矣風俗之陵夷暗移於上之所表著而不知名之所存實之所趨未有爽焉者也
自貢舉不領於司徒而貢舉輕一人之子奪私而兆民之公理廢矣自司徒不領貢舉而司徒輕但為天子頭會箕
歛之俗吏而非承上天協君叙倫之天秩矣士競於浮華以棄其實行民迫於賦役以失其恆心一分職任事之間
循名責實治亂之大司存焉良治改而精意亡孰復知先王仁義之大用其不苟也如此乎善師古者凡此類勿容
忽焉不察也其他因時隨土以立一切之法者固變通以行其化裁者也而又何成法之必倣乎

李林甫之譖殺太子瑛及二王為壽王地也武惠妃薨壽王寵漸衰而林甫欲樹私恩怙權勢終不移謀之愈復
持之愈堅凡可以榮惑主聽曲成邪計者尤劇於惠妃未死之前以其為已死生禍福之樞機也可以得當者無所
不用然而元宗終以忠王年長好學聞高力士乘間片言儲位遂定林甫莫能置一喙焉錄此觀之姦邪自謂得君
劫廷臣以懼已其誇誕無實之伎倆概可知矣非徒元宗中載未甚淫昏也即極閭弱之主一聽姦臣之然然否否
而唯其牽曳亦情之必不能而勢之不可得者且姦臣孤媚以容身抑豈若董卓高澄威脅上以必徇己之而俾君
對怨哉唯探其意之所欲為於前祕其事之所自成於後舉凡其君之用舍從違皆早測而知其必爾乃以號於眾
曰天子固未然而吾能使之然也恩者其感者其感者工百姓待命於救旨既下之餘不得親承顧問則果信恩
威之一出於姦臣而人主唯其牽曳乃以恐喝天下籠絡而使歸已雖有欲斥其姦者弗敢發也然則苟有忠智之
士知其術之僅出乎此則以武氏之悍淫周來侯索之驟銜天憲諸武二張之密侍內廷而攻擊者弗傷按殺者無
憚直言請斥逐之者反見任使况其亂非武氏之世猶可與言者乎特患無明理察情之士灼見而不惑耳豈果有

不可拔之勢哉惡之恨之疑之畏之私議於下徒罹於禍以瘠死屠門姦邪之所以益逞忠貞之所以益替人君之所所以益迷可勝悼哉

天寶元年置十節度使其九皆西北邊徼也唯河東一鎮治太原較居內地別有嶺南徑略長樂東萊東牟三守捉亦皆邊也而權抑輕若畿輔內地河淮汴蔡荆楚兗泗魏邢成德武備幸苟安而倚沿邊之節鎮以冀旦夕之無虞外強中弱亡亂之勢成矣蓋自一行立兩戒之說分用文武之國於是居輕御重疆枝弱幹之術行而自詭其鞏固方元宗之世吐蕃突騎施奚契丹雖強不實而亦屢挫劔以退本無可用防禦者無故而若大患之在邊委專征之權於邊將其失計固不待言矣即令外寇果疆陵相迫抑必內屯重旅以時應敵而不容棲重師於塞上使玩寇失防一敗而無以為繼況周漢之亡雍先內潰覆車不遠豈盡緣四裔乎冠之起於內也非能亟聚數萬人以橫行天下其或爾者又皆烏合而弗難撲滅者也唯中原空其無人則旋滅旋起而無所彈壓撤邊兵以入討必重虐吾民而人心離叛偶一折喪乘勢以收潰卒席捲以行而邊兵皆為賊用然後鼓行而入無人之境更無有挾一矢以抗之者社稷邱墟在旦晚之間耳夫使祿山之亂兩河汝雅淮楚之間有大臣屯重旅附其入關之背而迫之以前卻兩難之勢賊其敢輕窺函谷哉封常清一身兩臂募市人於倉卒以授賊禽其為必敗無疑矣二顏之起河北張許之守睢陽皆率市人以戰賊之所望而目笑者也李郭雖出九門克捷而不救潼關之敗觀於此則虛其腹心以樹強援於四末一朝瓦解大廈旋傾勢在必亡無可拯救必然之券矣且重兵之在邊也兵之強弱朝廷不得而知也將之忠姦中樞不得而詰也兵唯知其將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將一失其所守而自放為游兵潰而散靡而降反戈而內訌豈徒祿山犯關天子奔蜀為然乎楊劉一潰而朱反貞馬無恆州一劔而石重貴乘身侍縛神師道入援不振而宋徽父子憑孤城以就獲千古敗亡之一軌自夫戎遽起烽火無援其來久矣東漢黎陽之屯差為有恃乃其亡也亦以邊疆腹弱而山東義旅不敵董卓之胡騎後之謀保天下者可弗鑒諸

唐政之不終者凡三貞觀也開元也元和也而天寶之與開元其治亂之相差為尤懸絕夫人之持志以務備能亦難乎其始耳血氣未定物誘易遷智未開守未固得失貞淫治亂之故未孰嘗而易生其驕惰及其年富刀強見聞

益廣浮蕩之志氣已斂聲色之娛樂已厭而好脩之成效有可居則靡而淫玩而弛縱而暴昏日損以嚮於善此中人之恆也太甲成王終為令主亦此而已矣唐之三君既能自克以圖治於氣盈血溢識淺情浮之日矣功已略成效可自喜而躁烈之客氣且衰漁色耽游之滋味已餒乃改而逆行若少年狂蕩之為者此又何也於是而知脩德之與立功其分量之所至各有涯涘而原委相因也夫苟以脩德為心與德者無盡之藏也未之見則一善成而已若有餘矣天下之可妨吾善者相引以遷而不自覺既見之矣既習之矣仁不熟不安於心義未精不利於用浩乎其無涯矣森乎其不可犯矣豈豐乎相引以深密若登高山愈陟而愈見其峻勿容自釋也故所患者始之不自孤也繼之不自省也而不思其終之不自保也師保在前疑丞在後古人之遺文相督而不假一窺其精意欲從而末繇則雖未日進於高明而可不失其故步奚憂末路之猖狂哉苟其以立功為心而不知德在已而不任事與則功者有盡之規也內賊未除除之而內見清矣外寇未戢戢之而外見甯矣百姓未富富之而人有其生矣法制未脩脩之而國有其典矣夫既內無肘腋之姦外無跳梁之敵野鮮流亡而朝有綱紀則過此以往復奚事哉志大而求盈則貪荒遠之功心滿而自得則偷晏安之樂所願者在是所行者及是所成者止是復奚事哉邪佞進女寵興酣歌恆舞而曰與民同樂深居宴起而曰無為自正進屠火積薪之說者無可見之徵抱蟻穴金堤之慮者被苛求之責智淺者不可使深志小者不可使大度量有涯淫溢必汎益必然之勢矣是以古之聖王後治而先學貴德而賤功望之天下者輕而貴之身心者重故耄耋益勤死而後已非以為天下也為己而已矣為己者功不欲居名不欲立以天子而無殊於巖穴之士志日專氣日欽欲日愴忘心日內守則但患其始之未正也師保任之也不患其終之不永也無可見之功勳則無告成之逸豫也唐以立功立國而道德之旨自天子以至於學士大夫置不講焉三君之不終有以夫

大義不可易顯道不可誣苟且因仍無能改者不容終隱於人心而不幸發自德薄望輕之口又或以纖曲和妄之說附會之遂以不伸於天下君子之所重歎也商周之德萬世之所懷百王之所師也祚已訖而明種不可廢子孫不可替大公之道也秦起西戎以詐力兼天下後先王之道法海內爭起不相統一殺掠相尋人民無主漢祖滅秦

夷項解法網薄征徭以與天下更始略德而論功不在湯武下矣漢祚既終曹魏以下二百餘年南有司馬劉蕭陳氏皆竊也北有五胡拓拔宇文皆夷也隋氏始以中原族姓一天下而天倫絕民害滋唐掃羣盜為中國主滌積重之暴政子兆民以安嗣漢而興功亦與漢埒等矣天下之生一治一亂帝王之興以治相繼奚必手相授受哉道相承也若其亂也則天下無君而治者原不繼亂故夏之末造有韋顧昆吾乘暴君而霸殷之將殄崇密攘臂而爭周之已衰六國殫秦陳涉項籍挾兵以逞漢之已亡曹吳司馬劉蕭陳楊五胡索虞宇文割裂僭號皆皆索之光前不繼西沒之日後不啟東生之月者也若以一時僭割乘却自雄者可為帝王授受之統系則三弊崇密可為商周之所紹嗣矣而豈天之所許人之所懷哉王者褒崇先代隆其後裔使脩事守待以賓客豈曰授我以天下而報其私乎德足以君天下功足以安黎民統一六寓治安百年復有賢子孫相繼以飾治興禮樂敷教化存人道遠禽獸大造於天人者不可忘則與天下尊之而合乎人心之大順唐欲法古帝王之德意崇三恪之封自應以商周漢為帝王相承而治之緒是不易之大義不誣之顯道也自武德至天寶百餘年矣議禮之臣無能昌言以釐正猶奉拓拔宇文偏隅之族楊氏悖亂之支為元后父母之淵源何其陋也天寶九載乃求殷周漢後立為三恪而廢拓拔宇文楊氏之封雖曰已晚堂堂乎舉久湮之隆典立百王之準則亦偉矣哉乃非天子所能念也非大臣所能正也非儒者所能議也而出於人微言輕之崔昌又以土代火五德推遷襲鄒衍之邪說參之為儒如衛包者抑以四星聚尾無稽之言為徵不能闡元德顯功民心天理之秩序以播告來茲者為永式主之者又李林甫也故林甫死楊國忠之黨又起而撓之後此弗能伸其義者聖帝明王之祀廢承絕於世不亦傷乎唐之既亡朱溫以盜朱邪景瑛雖以夷劉知遠郭威瑣瑣健兒瓜分海內而僅據中州稱帝稱王賤於丞尉至宋而後治教脩明賢君相嗣以為天下君師是於周漢與唐猶手授也曾不能推原治統自躋休美而以姑息之恩獨崇崇氏名儒林立此議無聞大義隱顯道息垂及劉伯溫宋景濂不復知有乾坤之綱紀弗能請求劉李趙氏之裔以作賓於王家曾李林甫之弟若豈非千古之遺憾哉雖然人紀不容終絕王道不容永弛豪傑之士申其義明斷之主決於行夫豈難哉敬以俟之來哲

粵者必士樸者必農標而悍者必兵天與之才習成其性不可移也此之謂天秩此之謂人官帝王之所以分理人物而各安其所者此而已矣唐之府兵世著於伍垂及百年而違其材質強使即戎於是而中國無兵安祿山以蕃騎渡河入無人之境直叩潼關豈中原之民一皆脆弱無可奮臂以與邪顏魯公一振於平原旬日之間而得勇士萬餘人於是盧全誠於饒陽李貞於河間李隨於博平而顏常山所收河北義旅凡二十餘萬張睢陽所糾合於雍邱者一日而得數千人皆蹀血以與賊爭死命斯固三數公忠勇之所激而豈此數十萬比屋之民皆義憤填胸思拯國難者乎僕輕驚悍之材誠思得當以自效不樂於負耒披簷忘身以一逞其材質不任農而任兵性以成情以定也然則拘府兵之故紙疑曠騎為虛文困天下材勇於隴首蕩泆游間抑不收農民之利者多矣違其性棄其長強其短徒弱其兵復窳其農唐安得有兵與民哉唯其不能收天下之材勇以為國用故散在天下而天下皆得以收之忠者以之效其忠邪者以之黨其邪各知有所募之主帥而順之與逆唯其馬首是瞻於是乎藩鎮之勢成而唐雖共主亦與基立以相敵延及五代天下分崩互相吞滅固幽燕叛逆之所倡抑河北山東義兵之所啟也若夫高僊芝封常清迫而募於兩都者則市井之罷民初不足為重輕者也民懲府兵之害聞石募出於朝廷則畏一登籍而貽子孫之禍固不如河北山東雖雖牧守之號召人樂於就而能得其死力也宰天下者因其可兵而兵之因其可農而農之民不困兵不枵材武之士不為將帥所私畜而天下永定因天也因人也王道之所以一用其自

李等說顏魯公陳清河之富云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二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甲兵五十餘萬事一郡之積充初如此唐之富可知矣唐之取民田百畝而租二石庸調絹六丈綿四兩而止宇文融韋堅王鉷楊慎矜雖云聚斂未嘗有額外之征也取民之儉如此國儲之富如彼其君若臣又未嘗脩蟋蟀葛屨之風方且以侈聞矣絲此觀之有天下者豈患無財哉憂貧者徒自憂而益其貧耳夫大損於民而大傷於國者莫甚於聚財於天子之藏而枵其外官之用而削於民二者皆以訓盜也盜國而民受其傷盜民而國為之乏矣輦天下之金粟錢貨於內幣置之無用之地積久而不可用愈積愈完而數不可積天子莫能問也大臣莫能詰也則一聽之宦豎戚

晚及主藏之膏日竊月匿以致於銷耗且復以有為無欺嗣君之闇而更加賦以殫民之生計是盜國而民傷也
有司無可贖之用不得不為因公之科歛以取足於民於是而蔽上以盜民者相習為故且有司之科歛者一而姦
吏猾胥以及十姓百家之魁長乘之而交相為盜官盜一而其下之層疊以相剝者不但二也民乃急其私科緩其
正稅逋欠頻仍以微幸於恩實匿田脫戶弊百出以欺朝廷而歲之所入十不得五是盜民而因以乏國也唐散積
於州天下皆內府可謂得理財之道矣已散之於天下而不繫之於一方則天子為天下措當然之用而天下皆為
天子司不匱之藏有司雖不保其廉隅而無所藉口於經用之不貲與姦猾吏相比以橫斂於貧民而民生遂矣
官守散而易稽不積無用以朽蠹不資中貴之顯竊而民之輸納有恆無事匿田脫戶縱姦欺以墮樸氓而窺正供
則國計裕矣故天寶戶口之數古今莫匹兵興之初州縣財餘於用非地之加廣生之加蕃也非虛取於民儉吝於
用也散則清聚則漏昭然易見之理自宗以來弗能察焉富有四海而患貧未有不以貧亡者也

天子出奔以避寇自元宗始其後代德僖三宗凡四出而卒返雖亂而不亡平陽之青衣行酒五國之囚繫終身視
此何如邪春秋傳曰國君死社稷正也國君者諸侯之謂也棄其國寓於他人之國不得立宗廟置社稷委天子之
命絕先祖之祀殄子孫之世不若死之愈矣諸侯之侯度固然非天子之謂也自宗李綱始倡誤國之說為君子者
喜其詞之正而不察春秋傳大義微言之旨欲陷天子於一城而棄天下乃以終滅其宗廟之血食甚矣特一切之
論者義不精學不講見古人之似而迷其真以誤天下有餘矣天下者天子之望也前之失道而致出奔誠不君矣
而天下臣民固倚以為重而視其存亡為去就固守一城而或死或辱於寇賊之手於是乎寇賊之勢益張而天下
臣民若喪其首而四支即隨以仆以此為正而不恤四海之淪胥則幽王之滅宗周元帝之斬梁祀可許以不辱不
偷之大節乎天子撫天下而為主都京師者其擇便而安居者爾九州莫非其土率土莫非其人一邑未亡則猶奉
宗祧於一邑臣民之望猶擊焉弗難改圖以光復也而以匹夫磔磔之節輕一死以瓦解天下乎嗚呼非徒天子然
也郡縣之天下守令為天子牧民其所司也土非其世守也祿山之亂守州郡者如郭納達奚珣令孤潮之流望
風納款乃至忠貞如顏景卿袁履謙張巡者亦初受脅迫而始改圖固守孤城而不知變計幾陷於逆莫能滄滌力

不能如顏魯公之即可有為也則何如潔身以避之徐圖自效可也身居危困之外自有餘地以致身盡而慮
不決勢迫神昏自非與日月爭光之義烈良其限屬靈心亦危矣哉不保其終無玷也故守令無三軍之寄而以失
城坐大辟非法也去亦死守亦死中人之情畏死其恆也迫之以必死則唯降而已矣是豈郡邑以從逆也故曰作
法也

讀通鑑論卷二十三

肅宗

肅宗自文於靈武律以君臣父子之大倫罪無可辭也。裴冕杜鴻漸等之勸進名為上稜計實以居擁戴之功取卿相其心可誅也。史稱顏魯公頌赦書於諸郡。河南江淮知肅宗之立。獨國之志益堅。若以此舉為收拾人心之大計豈其然乎。元宗之召亂也。失德而固未嘗失道也。淫荒積於宮闈。用舍亂於朝右。授賊以柄而秦之舉長城治誠不足以任君師佑下民而誅殺不淫。未嘗如漢桓靈之榜掠宋哲徽之竄逐也。賊役不繁。未嘗如無終日之驪山隋之征高麗。開汴渠也。天不佑元宗。而人不厭唐。德祿山以注任異之胡雖縣軍嚮關得志而驛謀以固其勢。無錙銖之惠以餌其民。螻蛄之春秋人知其速隕。豈待靈武之詔始足動天下以法逆效順哉。肅宗不立而天下抑有不可知者。幸而不然。人不知其變之必至耳。國雖不固。君雖不令。未有一寇兩興而即滅者之無道陳涉不能代之以興。況唐立國百年。民無荼毒。天寶之富庶甲乎古。今豈易傾哉。而有不可言亂者所以召亂也。止亂者尤亂之所自生也。袁曹討董卓而漢亡。於袁曹劉裕誅桓元而晉亡。於劉裕禍發而不戢。惡知其定之不早意外之變繼起而天下乃以分崩是則安史雖平唐尤岌岌也於稽其時元宗聞東京之陷既欲使太子監國矣。其發馬蒐且宣傳位之旨矣。乃未幾而以太子充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以分太子之權。忽乎忽奪疑天下而召紛爭所謂一言而可以喪邦者在此矣。盛王琦豐王珙皆隨駕在蜀。吳王祗號王巨皆受專征之命。永王璘之出江南。業已抱異志。而往是蕭梁骨肉分爭之勢也。河北雍雅之義旅。因測所歸。河西李嗣業且欲保境以觀。安西李暉筠愈遠處而無適從。李郭雖心王室。且敵兵入并陘。求王未得而疑。同羅叛歸結諸胡以內窺。僕固玢敗而降之。為內導以擊河東朔方。時此漢末荆益西晉河西之勢也。使一路奮起討賊。而諸方不受其統率。則爭競以生又李克用宋金忠不相下之形也。諸王各依一鎮。以立諸鎮。各挾之以為名。柳西晉八王之禍也。居今驗古不憂安史之不亡而亡安史者即以亡唐託元宗二三不定之命割裂以雄長於其方。太子雖有元帥之虛名。亦惡能統一而使無參差乎元宗之猶豫不決各以天下授太子不盡皆楊氏衛土之罪也。其父子之間難忘而足以召亂。

王船山經史論

讀通鑑論卷二十三

十一

久矣肅宗立天下乃定歸於一西收涼隴非撫朔夏以身當賊而功不分於他人諸王諸帥無可挾之功名以嗣起為亂天未厭唐啟裴杜之心使因私以濟公未嘗不為唐幸也蓋肅宗亦未嘗不慮此矣而非冤鴻漸之所能及也肅宗自立之罪無可辭而猶可原也冤鴻漸最大倫以微擁戴之功唐雖錄之以安允為名教之罪人惡在心矣

容貸哉

李長源聞關至靈武肅宗命為相而不受以白衣為賓友疑乎其潔身高尚也而其後歷任中外且終相德宗矣此論者所未測也抑而下之則譏其無定情始以賓友自尊而終喪其所守推而高之則謂其鄙肅宗之乘危自立秦大倫而恥與翼戴之列夫長源志深識遠其非始自尊而終就寵祿也明甚若鄙肅宗之自立則胡為冒險開行以參帷幄既與大謀又惡可辭推戴之辜邪夫長源之辭相乃唐室興亡之大機人心離合國紀張弛之所自決悠悠者惡足以知之元宗之幾喪邦也唯其以官酬功而使祿山懷不得宰相之分警收廷臣怨懣君父而逞其毒元宗出奔肅宗孤起於邊陲以待匡救於羣臣於斯時也人競乘時以希高位而不知所厭止者也凡天下一敗而不能復興之禍起於人競貴寵而君輕爵位貴寵可觀則賢不肖無別而賢者不為盡節爵位既輕則勸與威無以相繼而窮於勸者怨乃以生長源知亂之必生於此也故元宗知其才欲官之而早以不受抑知必反此而後可以立功也故肅宗與商報功之典而曰以官賞功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莫若疏爵士使比小郡而不可輕予以宰相之名唯然猶恐同功共事之人侈望之積習不化故己以東宮之友倚任之重聯鑣對榻之隆而居然一布衣也則人不以官位為貴而貴有功不以虛名為榮而有實才實德之故政人恥而不居而更始羊頭關內高懸鷹犬儀同敗亡之覆軌不復蹈焉嗚呼此長源返極重之勢塞清敗之源默挽人心扶危定傾之大用以身為鵠而收復之功所自基也深矣遠矣知之者鮮矣以示人臣遇難難身非貪榮利之大節以戒人主避遜相嘗遠假威福之淫施不但如留侯智以全身之比也其後充幕僚刺外州而不嫌屈馴至德宗之世始以四朝元老任台鼎之崇進有漸也士君子登用之正當如此爾昭然著見而人不測乃疑其詭秘無恆也吳聘君一出山而即求枚卜視此能勿慙乎

自唐以上財賦所自出皆取之豫充冀雍而已足未嘗求足於江淮也特江淮以為資自第五琦始當其時既據幽冀函兩都山東雖未盡失而隔絕不通賦既寡又限以劍門棧道之險所可資以贖軍者唯江淮故琦請督租庸自漢水達洋州以輸於扶風一時不獲己之計也乃自是以後人視江淮為腴土劉晏因之輦東南以供西北東南之民力彈焉垂及千年而未得稍紓嗚呼朝廷既以為外府垂腴存頤之官更亦視以為瓊瑤耕夫紅女有官匪旦以應密告之誅求乃至衣被之靡麗口實之珍奇苛細煩勞以聽貪人之侈濫匪古是出不敢告勞亦將孰與念之哉自漢以上吳越楚閩皆荒服也自晉東遷而江淮之力始盡然唐以前姚秦拓拔宇文唐以後自宋溫以迄宋初江南割據而河雒關中未嘗不足以立國九州之廣豈必江濱海澨之可漁獵乎相第五琦劉晏之術者因其人惜廉隅畏輟營易於戈取而見為無盡之藏竭三吳以奉西北而西北坐食之三吳之人不給饘粥之食抑待哺於上游而上游無三年之積一罹水旱死徙相望乃西北坐食之休而民抑不為之加富者豈徒天道之虧盈哉坐食而驕驕而佚月倍三釜之養土無再易之力破堰不修桑蠶不事舉先生盡力溝洫之良田聽命於旱蝗而不思擇救仍飢相迫則夫削妻鬻弟烹肉其彊者彎弓馳馬以殺奪行旅而猶睥睨東南如勞人之采梠剝蟹也誰使之然非偏困東南以驕西北者縱之而誰咎邪驕之使極佚之使憤貪欲可遂則笑傲以忘所自來供億不遑則悵怵而狂興以逞其野人惡古嗜噍以脅羸懦之馴民其士大夫氣滿膽張悃喝以凌衣冠之雅士於是國家無事則依中涓附戚里而不惜廉隅天下有虞則降盜賊戴口口而不知君父何一而非坐食東南者之教孫秦虎以使農非農士非士日漸月靡俾波逝而無回瀾哉曩土者唐堯勤儉之餘澤也三河者商家六百載真安之樂土也長安者周漢之所久安而長治也生於此遂放於此數一移其儲峙之權於江介而中原幾為無實之士第五琦不得已而偶用之害遂延於千載秉國之均不平謂何非均平方正之君子以大公宰六合未易以齊五方而綏四海邵康節猶抑南以伸北一不審民情天化之變矣

之大臣此之謂保邦於未危不然則如劉裕之誅桓元李克用之驅黃巢社稷隨之以傾矣其諫肅宗以元帥授廣平勿授建甯也故國儲定而人心一全二王兄弟之恩息骨肉猜疑之弊此之謂制治於未亂不然則且如太宗宮門流血之慘元宗太平構禍之危家國交受其傷矣太原之起秦王謀定而乃以吉韋氏之誅臨淄不吉相王而行非適非長而獨建大功變起宮庭高祖睿宗亦無如之何也非君父之舍適長而授庶少以權也使肅宗以元帥授建甯則業受命於已矣是他日之爭端肅宗自啟之也乃肅宗之欲命建甯非有私寵之情以建甯英果之姿成功較易則為當日平賊計者固得命帥之宜廷臣自以為允乃長源於國功之始豫計未有之隙早遂擊以泯其逆決之一言而亂萌永塞所貴於天子之有大臣者唯此而已矣事已咎禍已生始持正以爭於後則雖以身殉國家不蒙其祐矣足賴哉且夫逆賊有必亡之勢諸將有克敵之能廣平雖才讓建甯亦非深宮養素無所識知者也假元子之寵靈為將士先自可制賊之死命無待建甯而始勝其任長源知之審矣廣平為帥兩京旋復亦非拘名義以應大功知深慮遠與道相扶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也故曰必如是而後可以為天子大臣也

借援夷狄導之以蹂中國因使乘以□□其為失策無疑也然而有異焉者情事殊而禍之淺深亦別焉唐高祖知突厥之不可用特以孤梁師都劉武周之黨不得已從劉文靜之策而所借者僅五百騎未嘗假以破敵也故乍屈而終伸滑上之役太宗能以數騎卻之突厥知我之疆而無可挾以逞也故其禍尤輕石敬瑭妄干大位甘心臣虜以逞其欲破滅後唐者皆契丹之力也受其冊命為附庸之天子與宋之借金亡遼借元亡金晉仰鼻息於匪類以分其濡沫則彼已操我之存亡生死而唯其吞吸者也故其禍尤重肅宗用朔方之眾以討賊收京乃唯恐不勝使僕固懷恩請援回紇因脅西域城郭諸國徵兵入助而原野為之蹂躪請杜爾擬絕天驕花門蕭瑟之詩其亂大防而產生民禍亦棘矣嗣是而連吐蕃以入寇天子為之出奔害幾不救然收京之役回紇無血戰之功一皆郭汾陽之獨力唐固未嘗全恃回紇屈身割地以待命也則愈於敬瑭遠矣有自立者存也夷考其時西京被陷而祿山留雖不敢入關孫孝哲安守忠李歸仁張通儒田乾真之流日夜縱酒宣淫而無戰志慘索民財人皆怨憤焉首以望王師時景德破賊於扶風京西之威已振畿內豪傑投賊應官兵者四起肅宗既擁朔方之眾兼收河西安西之旅

以臨欲潰之賊復何所藉於回紇而後敢東嚮哉此其故有二皆情勢之窮慮不及於遠大也其一自天寶以來進兵外疆所可與幽燕河北並峙者唯王忠嗣之在朔方耳元宗自削其輔奪忠嗣而廢之毒忠嗣之餘威收拾西陲者哥舒翰也翰為祿山屈而稱病居朔方之勢已不振既且盡撤之以守潼關而陷沒於賊郭李雖分節鉞兵備已朽同羅叛歸又扼項背以掣東下之肘故郭李志雖堅名雖盛而軍孤且弱不足壓賊勢於未成陳濤之敗繼以清渠不得專咎房瑄而謂汾陽之所禦無前也推其致弱之緣元宗失計於前肅宗不能遽振於後積弱乍興不得不資回紇以壯士氣而奪賊膽其勢然也其一肅宗已至鳳翔諸軍大集李泌欲分安西西域之兵並塞以取幽燕使其計行則終唐之世河北跋扈之禍永消而肅宗不從急用回紇疾收長安者以居功固位不能稍待也其言曰切於晨昏之戀不能久待徒飾說耳南內幽居父幾死於官豎之手猶曰功在社稷晨昏之語將誰欺乎蓋其時上皇在蜀人心猶戴故君諸王分節制之命元宗且無固志永王璘已有瑯琊東渡之雄心矣肅宗若無疾復西京之大數孤處西隅與天下縣隔海岱江淮荆楚三巴分峙而起高材提足先收平賊之功區區道長之名未足以彈壓天下也故唯恐不速收而日暮倒行屈媚回紇縱其蹂踐但使秦效崇朝莫違他恤哉法道燧煌王以為賢而受辱於虜帳其情然也乃以勢言之朔方之軍雖弱賊亦散處而勢分統諸軍嚮長安者凡十五萬回紇六十年卒之力戰以破賊者非回紇也固愈於石敬瑭之全恃契丹童貫孟珙之僅隨虜後也故回紇弗敢睥睨而乘之以奪中國則唯情之已私則奉回紇以制人與高祖之假突厥而實不用者殊是以原野受其荼毒而僕固懷恩且挾之以入為寇難非汾陽威信之能服疆夷唐亦殆矣故用口者未有免於禍者用之有重輕而禍有深淺耳推其本原劉文靜實為厲階僅免於危亡且為愚夫取滅之噍矣不亦悲乎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但言敬也則以臣之事君者事父焉可矣乃抑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愛同於母矣徒道之必盡抑亦志之必從飲食男女非所得聞也豈容以事君者事父乎責難於君敬之大者也責善賊恩傷愛之尤者也至於此則以臣之事君者事父陷於不孝以傷天性辱死及身而不足以贖其愆矣均一事也君父有過臣諫之則納者十之三四也雖不納而不施以刑殺者十之五六也遇暴君而見戮見殺十之一二耳抑雖死而終

不失其忠子則不然子諫而父納自非至仁大聖百不得一焉况乎寵妾媚子君所溺愛位相逼勢相妙情相奪豈人子所能施其繫括乎申生以君安驪姬之故不忍辨而死君德失宗社危而君不忍君失其寵嬖之情任其禍感瘖死無言臣而若此則非臣也臣以青難為敬者也子之事父愛敬並行而敬發愛起於弟之歡私昵之辭父安而不得不安之忍以臣道自居哉非徒禍之及己而陷父以不慈也言焉而未嘗聽焉也爭焉而未嘗勝焉也徒為無益以召死亡庸詎非一朝之忿乎肅宗方在軍中而張良娣以護符見廢棄於李輔國以亂政李長源惡之建甯王侯亦惡之嗚呼良娣雖不可容豈侯之所得惡者邪長源東道之正以臣君侯違子道之常以逆父故肅宗雖感良娣輔國雖伏機械以求害長源而終保全恩禮悠然以去於侯則發蒙振落擗之死而肅宗不生魂木之悲其道異其情殊其得失不同而其禍福亦別豈有爽與小弁之怨所以不害乎為君子者幽王無忠直拂瀾之臣而平王之傳亦徒訟己誣不斥褒之惡也當此之時肅宗任長源以腹心長源業不恤良娣之怨以與爭成敗則侯授規正之責於長源而可平情以靜聽乃欲殺良娣以為長源效不已復乎相激而陷父以殺子之大惡自貽之矣所惜者長源於侯投分不淺而不能固諫侯以安人子之職侯死乃追悔而力止廣平之忿怒至於他日涕泣以訟侯之冤亦已晚矣豈侯之剛腹不可與深言邪不然則長源善處人父子兄弟之間功慶著矣而徒於侯失之抑又何也

肅宗表請上皇自求還東宮修人子之職雖其飾詞亦子道之常耳而李長源料元宗之喞然果傍徨不進得羣臣就養之表而後欣然就道抑何至於此哉言之必如其事也事之必如其心也君子之以立誠而動物無有不然者也然有時乎以交天下之人猶出之以遜讓飾之以文詞抑以昭雍容謙挹之度而遠直情徑行草野倨侮之惡君臣朋友賓主之間蓋亦擇其可用而用之矣獨至於父子之際固無所容此也幼而哺以乳未嘗讓乳也長而食以食未嘗讓食也壯而授以室未嘗讓室也天性自然之愛不忍欺也可欲者欲之可得者得之以誠請以誠受天子雖尊天下雖大亦將徹之庖酒豆肉而已矣父猶父也子猶子也奪之非怨予之非恩父母而賓客之豈復有人之心哉肅宗自立於靈武其不道固矣天下不可欺而尤不可自欺其心以上欺其父偽為辭讓以告天下人亦孰與諒之乃於拜表奉迎之日悲歡交集之頃為飾說以告父此何心耶賊未破京未收寸功不見於社稷則居大位而不疑已破賊收京飲至論功正南面之尊乃曰退就東宮歸大位於已稱上皇之老父乎肅宗之為此也探元宗失位快怏之情而制之也若曰吾非不欲避位而天命已去人心已解父且不能舍拂取以復貪大賢折服其不平之氣而使藉口載志以無敢復他也嗚呼天理滅人心絕矣元宗固曰彼已自立而復為此辭者不以父待我而以相敵之情相制心已測矣司馬懿稱病以謝曹爽唐高祖輸款以推李密其後竟如之何也尚能忘憂以安寢食哉不孝之大者莫甚於匿情以相脅故自立之罪可原而請就東宮之惡不可道非郭侯之善處則南宮禁錮不待他日且使自斃於成都惡尤烈於衛軌矣羣臣表至元宗乃曰今日為天子父乃貴所以明其不復願為天子而自保其餘年也悲哉

張巡捐生殉國血戰以保障江淮其忠烈功績固出顏杲卿李澄之上尤非張介然之流所可企望賊平廷議獲錄議者以食人而欲訕之國家崇節報功自有恒典誦之者非也議者為己奇矣雖然其食人也不謂之不仁也不可李翰為之辯曰捐數百人以全天下捐者不恤其死則可矣使之致死則可矣殺之饜之斃而吞之豈損之謂乎夫人之不忍食人也不待求之理而始知其不可也固聞言而心悼道頓而神驚矣於此而忍焉則必非人而後可巡抑幸而城陷身死與所食者而俱亡耳如使食人之後救且至城且全論功行賞尊位重祿不得而辭紫衣金佩赫奕顯榮於斯時也念鬻筋噬骨之慘又將何地以自容哉守孤城絕外援糧盡而餓君子於此唯一死而志事畢矣臣之於君子之於父所自致者至於死而後以加矣過此者則愈尤之府矣適以賊仁賊義而已矣無論城之存亡也無論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漢末賊賊起而禍始萌隋末朱榮起而禍乃烈然事出盜賊有人心者皆惡之而不忍效忠臣烈士亦馴習以為故常則後世之貪功幸賞者且以為師而惡流萬世良哉若張巡者唐室之所可褒而君子之所不忍言也李翰這游辭以導狂瀾吾滋懼矣

史思明降而復叛肅宗使烏承恩陰圖之而給阿史那承慶鐵券以離其黨事覺而速其反謀之不臧祇以速亂雖然亂自速耳即弗然而思明豈悔過自新終於臣服者哉張鎰之策李光弼之請非過計也安慶緒欲圖思明秋仁

智鳥承珙乘其危疑而誘之以降於時慶緒孤保鄴城不亡如綫思明既甚其圖已抑料其必亡姑為自全之計持
兩端以觀其不可恃也亦較著矣慶緒之心既非不可解之仇無難數易而唐室君臣復東京而志已滿回紇歸
子儀弱威力不足以及河朔明矣思明何所憚復何所敬而已張之爪距耳受押半曠歲無非伐之師思明目已
無唐矣不反何待焉討賊易乎亂難誘賊降已易受賊之降難能受降者必其力足以殲賊而姑容其歸順者也威
不足制德不足懷賊以降餌已足以受降餌賊方降之日即其養餘力以決起於一旦者也非高位厚祿溫言重賜
之所能撫也非輸粟釐金安插屯聚之所能戰也非深謀秘計分兵散黨之所能制也誠視吾所以致其降者何如
耳重兵以臨之屢挫而奪其魄如諸葛公之於孟獲岳鵬舉之於羣盜而後開以自新之路而不萌反復之心故
肅宗之失在不聽鄴侯之策並塞以攻幽燕使諸賊失可據之穴魂銷於奔竄而後受其歸命之忱簿錄其將解散
其兵乃可以受降而永綏其亂失此不圖遽欲挽狂瀾以歸壑庸可得哉鄴侯去國兵無謀主郭李之威盡於一戰
思明再叛河北終不歸唐非但為承恩之謀淺李光弼之計左也梁武之威不足以壓侯景唐肅之威不足以制思
明養寇與激亂均為失策張鑄雖能先知亦將如之何也嚮令承恩之計行與承慶共斬思明而承慶承恩又一思
明矣數叛之人不保其繼愈疑愈紛愈防愈濇河決而塞之癰潰而斂之其亡速矣
將與兵必相得也兵不直其將非弱則訂唐節度使死因蔡軍中所欲立者授之亦未為過也其事自肅宗以平盧
授侯希逸始於是唐權下移終其世而國以亡蓋人君之心有可洞然昭示使天下共見者雖雄猜如曹孟德而亦
無所隱有藏之密慮之熟決於一旦而天下莫測者雖孔子之墮郈費亦未嘗示人以欲墮之志非疑於人信之在
己者深也唐之中葉節度使各有其兵而非天子所能左右其勢成矣蔡三軍之志立其所願戴者使軍效於將將
效於國亦不容己之勢也非可以漢高且馳入營奪韓信張耳之軍行焉者也惟然而此意可使將與兵知之乎軍
有帥有偏裨帥死而偏裨之可任與否非不可以豫知者也其為忠為逆為智為愚為實為嚴天子與大臣辨之審
而慮之早則帥一死而赫然以軍中所欲奉之主授以節鉞而不待其陳請則帥既感其特恩兵亦服其夙斷既憚
其明見萬里之威復懷其實獲我心之德雖有桀鷲敢生攜貳乎天下止此數鎮鎮之偏裨止此數人天子大臣曾

不察其可否則待迫以詢之羣小邪劉後主之闇也猶能使李福問帥於諸葛方病之日若蔡邕來擊死於倉卒不
兵柄有歸尤先事以防不測其計定矣惡有縣三軍之任搖搖不知所付帥死而後就軍中以謀用舍哉又况所遣
者奄人賄賂行威權替李懷玉得逞其姦而唐無天子養亂以垂亡寄生之君尸祿之相不足與有為久矣將有材
而不能知軍有情而不能得浸使不問軍中自為子奪其召亂尤速也操大權者非一旦之能也
安史之滅自滅也互相殺而四賊夷唐不能得滅之也前之復兩京後之收東都皆乘其敝而資回紇之力李郭亦
因時以取大勳非有血戰之殊勞焉以戰功論李光弼奮其智勇克敵制勝之功視郭為多郭則一敗於清渠再潰
於相州功尤誦焉然而為唐社稷之臣天下倚以重輕後世無得而議者又豈徒微虛譽乎任天下之重者莫大乎
平其情以聽物之順逆而不挾意以自居於勝此唯古之知道者能之故詩稱周公之德曰赤為凡凡言其志定而
於士皆安也夫有攬天下於己之心其心危有疑天下而不自任之心其心誠心者藏於中而不可掩者也藏於中
而固不可掩故天下皆見之而思與數疑與信報之以不爽汾陽以翹關負米起家而暗與道合其得於天者三代
以下莫與之倫矣能任也則不能讓所謂豪傑之士也韓信馬援是已能讓也則不能任所謂保身之哲也張子房
李長源是已汾陽於位之崇替權之去留上之疑信讒佞之起滅乃至功之成與不成俱至則受之受則任之而無
所容心於其間情至平矣而天下不能測其所為山有波陀則測其峯之起伏水有灘碕則測其波之回旋平乎蕩
蕩無言無下無奇無曲而物惡從測之哉天下既共見之而終莫測之大哉平情之為用也四海在其度中賢不肖
萬殊之情歸其範圍矣相州潰汾陽之威名既損魚朝恩之譖行肅宗奪其兵柄授李光弼數年之內光弼以元
帥擁重兵戮力中原若將駕汾陽而上之也乃許叔冀叛於汴州劉展反於江淮段子璋反於梓州楚州殺李藏用
河東殺鄧景山行營殺李國貞焉非元禮內亂盡起此撲彼興迨乎寶應元年汾陽受王爵知諸道行營而天下帖
然內既寧而外自戢史朝義釜釜之游不能以終日弗待血戰之功也嗚呼是豈光弼智勇之所能及漢魏以下將
相大臣之能得於天下者乎董卓不足以亡漢亡漢者關東也桓元不足以亡晉亡晉者非府也黃巢不足以亡唐
亡唐者亦晉也然則安史非唐之憂而來時以讎起者鹿不知死於誰手汾陽一出而天下息其建威也不過斬王

偽行之以害人心壞風俗傷政理者倍於偽飾之文支離浮曼而害止於言也且設科以取士則必授之以式矣文者言治而要之事實道而要之理即下至駢偶聲韻之文亦必裁之以章程可式者也行而務為之成法則孝何據以為孝之程廉何據以為廉之則邪不問其心而但求之外非稟鏡皆可云孝非盜賊皆可云廉不可式者也極其弊委之守令而奔走於守令之門臨以刺史而奔走於刺史之門以聲譽相獎以攀援相競乃至以賄賂相要父母為羔鴈廉恥為優俳其不幸天下以狂趨者能幾也鄧舉里選三代之法也而殷之大國方百里周之大國五百里而止其小者五十里耳即其地選其人官其土君大夫世與相狎而賢姦易辨猶今置鄉耆於一村一社而已則公議固不容掩也乃以四海之遠絕刺史守令三載之乍臨求知巖穴之行履責以知人之哲而升朝以任天下之大何易易邪又況曲士之垂腴而干請賊吏之需民以徼利者哉漢之舉孝廉舉其為吏於州郡者也既為吏而與一鄉之政能可知其大凡矣而清濁異流臭味異合請託易集黨比相怙孝者固非孝廉者固非廉也漢末之得士際可見矣况使求升朝而理易地而官者於未登仕籍之處士乎楊綰德進士之亡嘗欲復孝廉之舉終不可行論者惜之惜之者未嘗體人情揆事理周世變究始淳慕古昔而徒以空言居勝者也綰未幾而奏罷孝弟力田科以無實狀多僥倖故廢之綰亦自知其前之失言矣然則行不足以取真士而以文取者可得士乎夫非謂文之可以得士也設取士之科者止以別君子野人而止耳雖有知人之哲不能於始進而早辨其賢姦也故三代之法觀之於欽觀之於射觀其比禮比樂內正外直之度拜起揖讓之容而已疇爵行而合語觀其稱古昔道先王而已觀之於此而君子野人之辨可十九得也過此以往敷奏以言明試以功皆論定後官之錄乃以察其賢不肖而進退之然則立法以取士試之以策問試之以詩賦試之以經義亦飲射之遺意而變通之豈期於此而遂得真士哉習文教而與聞乎德言之緒論為野人之所不勝既絲乎君子之途則可望以循此而上達耳授之以政而智愚動惰忠佞貪廉自有秉憲者執法以議其後其可懸行誼為標格使之雙偽以藏姦乎若夫學校之設清士類於始進不當專求之文而必考其閨門之素履正士習有賢才嚴不淑之德又不待登進之日也然而方在子矜之列修子弟之敬愛絕公門之請謁亦士之常耳或既貴而畏其所守詎可遽以此為賢而授之大官大邑乎以行接不肖之罰而

以文求君子之度流品清而偽行抑不敢冒斯且於取士之法始庶幾與
 盈唐之廷而發程元振之姦者太常博士柳伉也唐可謂廷無人矣抑考古今巨姦之在君側大臣諫官緘默取容小臣寒士起而擊去之若此類者不一夫人君亦何賴有心膂股肱之臣哉誠足悲已乃其間柳有辨焉如其姦邪得執執閹主之權生殺在手士大夫與爭而不勝因起大獄空君子之羣誅戮流風流血盈廷檻車盈道而編席柳署偏置私人故姦已露執將傾而無有能詰者於是一介之士迎其機而孤起以攻之此固無容深怪已程元振得權以來所誅而誅者來瑄瑒固可有誅之罪也所忌而逐者裴寬猶得刺州以去未有大傷也李峴與相不協柳伉之事峴且與謀未嘗先發制峴而安位自若若李峴端賴非絲元振以升而害亦不及士大夫固優游於朝右誰禁之使瘖而讓博擊之舉於一博士乎通國痠痺無生人之氣何其甚也宋之諫臣遭謫接踵於嶺南而諫者曰進唐無貶謫之禍而大姦根株莫之敢搖無他上委靡而下偷容相養以成塞耳蔽目之天下士氣不伸抑無有激之者也進無聽從之益以仰庇宗社退無誅逐之禍以俯著直聲雖欲扼腕昌言一蟹吟而蟹泣耳無惑乎視糾謬蚰蝨為逐閹之圖人棄廉隅而保容谷之福也是以董德立御之朝廷不如水火交爭之士氣也
 擁重兵居高位立大功而終叛類皆有激之者唯僕固懷恩不然來瑄雖誅然無功於唐而據邑脅君上下之猜嫌久矣非彭韓在漢蘇祖在晉此也雖誅十瑄懷恩自可坦然無危疑也代宗推心以任懷恩至於已叛猶眷眷不忘養其母鞠其女且曰朕負懷恩程元振魚朝恩雖不可久恃而方倚懷恩以沮汾陽柳不如楊國忠之於祿山矣懷恩不叛優游擁王爵於朔方何嫌何懼不帝富貴以終身邪河北初平大功已集許嵩等迎拜馬首乞隨行聞正其策勳鳴豫之日矣遂起異心養寇樹援為叛逆之地幸雲京閉城自衛豈過計哉駱奉仙雖為雲京行說以發其反謀亦非懸坐以本無之志而臨以醢首幸雲京李抱玉先事之知耳非激之也然而冒昧以逞決志不回此何心哉傳曰狼子野心洵懷恩之謂與乃若唐之召叛也其失在過任懷恩耳許回紇之昏而以懷恩之女妻之使結戎狄以為援有藉而得起一失也命羅王為元帥進收東京不置帥副而以懷恩領諸營即度為羅王副二失也奪汾陽兵柄以朔方授懷恩三失也功已立權已張位已極人臣而逼上內有河北之援外結回紇之好睥睨天下莫已若

也汾陽亦不得解元帥之任以授之汾陽且為之屈懷恩目中不復有唐矣應範則颯特激之而後叛哉雲京不發其恚懷恩之逆特遲耳禍運則其根本未固河北四鎮初分土得兵尚未有生聚固結之資以擁懷恩而違起使其羽翼已成羣凶翕聚幸而為祿山不幸而為石敬瑭矣唐之不亡其餘凡幾也夫人之所受如其器而止溢於器則汎濫不可復收並其器而亦傾懷恩可使為偏裨聽汾陽之誦指者也故當李光弼入軍之日而能止軍中之亂過此則溢矣雖自速其亡亦所不恤也叛之速而禍止於太原與奉天河非不與俱起猶雲京抱玉之功也借曰勿激則其反也在程元振既誅之後徒委罪於元振豈定論乎以大任委人不揆其器未有不亂者也

唐德二年戶部奏戶口之數二百九十餘萬較天寶戶九百六萬九千有奇僅存者三之一也而猶不足叛賊之所殺掠善美之所蹂踐亂軍之所擄刷死絕逃亡而民日以耗固也然天地之生盈而必消消而抑長民之自惜其生驚懼甫定必即謀由廬有婦子筋骸以習苦而彊婚嫁以殺禮而易亦何至凋零之速是故蓋國家所以安集其人而足其賦役者恃夫法之不亂政之不苛汗吏無所容其姦猾胥無所學其偽且喪亂猝興而典籍亂軍搖數動而遷徙雜役繁賦重有司以消耗薄徵輸不及之責而利報逃亡單丁疲戶徵幸告絕而黠民乘之以求為寡以熟為業墮賦於僻遠應樸之鄉席腴產長子孫者公為籍外之游民墨吏鬻版籍市脫漏乃使奉公異法之愚民代姦人以任國計戶口減科斂不得日增昔以三而供太平之常賦今以一而應軍興之求索故其後兩稅行而稅外之苛徵又起杜南所為哀寡婦誅求之盡者良有以也民之重困豈徒掠殺流亡之慘哉第五琦元載之罪賊愈酷疲民之說漏愈滋官胥之欺誣愈劇此二百九十餘萬者猶弗能盡隱而聊以塞上之摻求者也以此知廣德之凋殘上損國而下病民誠有以致之蓋亂世必然之覆軌矣賦輕役簡官有歲民有恥雖兵戈之餘十年而可復其故亦何至相差之遠絕乎

讀古人書不揆其實欲以制法則殃民者亦攀援附託以起非但耕戰刑名之邪說足以禍天下也三代取民之法皆曰什一當其時必有以處之者民乃不困其約略可考者則有中地下地一易再易田萊相參之法名為什一非什一也以國之經費言之天下既自上古以來封建相沿而各君其國以與天子相頡頏以孟子所言率今一小縣

而有五世之廟路腹三門之制百官有司則以周初八百國計之以次國二卿為準南不盡楚塞西不踰河隴東不有吳越中焉倭甸未訖六州而為卿者已三千六百人人食一千六百之粟而大夫士府史胥徒坐食無算今天下十不得一也幣帛鬻養見於聘禮者如此其繁比年三年數舉而徧於友邦皆民之書耕夕織勤苦而僅獲者也後世而幸免此矣則無三王寬恤之仁而欲十取其一以供會君之慢藏哀哉苟有惻隱之心者誰忍言此哉然而第五琦竊其語以橫徵欲詰其非則且曰此禹湯文武裁中正之法以仁天下而孟子謂異於路道也者胡不可行也乃代幣行之三年而民皆流亡卒不可行而止以此推之後世無識之士欲撓亂成法謂三代之制一可行之今適足以賊民病國為天下僂類此者眾矣不體三代聖人之心連其時變而徒言法古者皆第五琦之徒也惡逾於商鞅矣何也被猶可銷束其民而民從之此則曰令行而夕哭於野無有能從之者也三十取一猶不適有生況什一乎

以道宅心者天下所不能測也兵凶戰危以死為道者也以死為道然後審乎所以處死之道審乎所以處死之道然後能取威制勝保國全民不戰而屈人之道威裕於中而得其理絲其功之已成觀其所以成功若有天幸乃其決計必行之際甚凶甚危而泰然不疑若不矐於禍福生死以徵幸皆人之所不測也不測之則疑其智之度越而善操利鈍之樞矣豈然哉知死為其道而處之也不惑耳回紇要郭汾陽相見汾陽知戰之必敗而唯以身往赴之一策可以抑鋒止銳而全宗社於斯時也固不謂往之必死也亦不謂往之必不死也雖死而無所恤焉而已故警葛羅情窮而辭屈攝於其不畏死之氣則未知殺公以後勝敗若若而心已折氣已餒矣法於死則情志定情志定則神氣平而條理現免曾投鎗之際一從容就義者大雅之風裁也處死之道致一而已致一則神全神全則理裕理處其至裕而事必應乎其心凡人之情局於目前而迷於四際者固不足以測之遂相與說之曰其不可測也有若是哉不則其有天幸乎夫惡知所守之約為惡懼疑惑之所不得乘哉其謂子晞曰戰則父子俱死不然則身死而家全聊以慰晞而已非公之本志也告警葛羅曰挺身聽汝殺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亦示以不可勝耳非挾將士之報警死戰足以懼回紇也公之心則惟極致於死而固無必生之計也爾

代宗委權以驕藩鎮而天下瓦解其柔弱寬縱也人具知之抑豈知其失也非徒柔弱不自振之過哉惟握深險之機以與天下相制相制而一人之機固不足以敵天下也代宗之機得之於老氏老氏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此至險之機也而代宗以之固為寬弱以極悍戾者之驕縱驕縱已極人神共憤而因加之殺戮也不難將自以為善制蓋慮而必死於其手乃天下習知其術而受其與不聽其取乘弱制之以不復剛終處於無何而權以倒持安足以馳騁哉自敵而已矣李輔國惡已極而殺矣程元振惡已極而流矣魚朝恩惡已極而誅之俄頃矣假手元載以殺朝恩復縱元載以極其惡而載又族矣當其姑為隱忍則輔國繇三公而王唯其志也程元振位驃騎激怒羣情桂柳汾陽唯其志也魚朝恩總禁兵判國學隸視宰相發汾陽之墓削朝政唯其志也然猶曰宦官已掌禁軍有不測之防弗能驟計也元載以一書生貪猥無狀自可折筆以鞭笞之者乃顏真卿為之坐敗楊綰為之左遷李少良為之杖死且寄勅侯於江外一唯其毒而莫之禁其處心積慮欲甘心於載者已非且夕且必俟其惡盈而後殛使害已播於天下乃以快刑殺於俄頃凡誅四肘腋之臣皆以老氏之深機圖之而藉口以號於天下曰吾非忍殺之也彼自殺而我因之也亦險矣哉夫四姦者依附左右弗難制者也不若是而誅之也有餘即若是而誅之也亦弗能抗也故代宗得以用其機而終獲其併乃怙此以為脅持天下之具餌藩鎮而徐圖之則愚甚矣乘璵不臣已著舉天下以討一隅易矣而餌之以宰相誣之以通賊然後殺之僕固懷忠已反勢且潰敗而猶為哀矜之說以恤之於是梟雄之帥皆測其險詐即乘其假借之術淫威既得而不復可制故懷恩受副元帥而後叛田承嗣受平章事而終不入朝李靈曜崔旰朱希彩李正己李寶臣皆姑受其牢籠而終逸於柙阱之險何足以勝天下哉徒寬縱之而莫之能收故曰其愚尤甚也元載死晉楊綰而任之意且與綰深謀制靈曜而快其夙恨縮早卒乃載意而廢然返耳藉其不然誅夷行於一方則四方愈為搖動然而無慮也元載殺朝恩而惟蓋之恩不保館雖忠亦必慮及於此以自處於不才之散木挾詐之主未有敢與深謀者也信乎老氏貪張取與之術適以自敵孰謂漢又几杖賜吳之智為能制吳之死命乎帝王之誅賞奉天無私猶寒暑之不相貸也邪說興彼行違賢此以為術而天下之亂日生可勿戒歟

李長源當肅宗之世深觸張良姊李輔國之怒拂衣而歸衡山何其快也其於元載也未嘗斥其惡以糾責之徒以賢姦不可並處而去之則引身歸嶽不猶便乎乃置身參佐託魏少游以自全又何屈也夫豈意畏無端而不能自持也哉達人之通識度己度人因時以保明哲之身而養國家和平之福非一槩之說所可執為得失也長源之於肅宗在東宮則定布衣之交在靈武則冒難首至參大議於孤危坐覆與偕成收復之元功其交固矣良姊輔國雖惡其下己而所欲者但令長源一日不居左側弗為己難則意得而無餘恨於此而翩然已逝全終始之交線有餘裕矣其於代宗也雖與謀元帥有翼戴之功而其早不待言官其後不參帷幄交未固也復東京拒吐蕃追陝州之駕誅姦三闕以清宮禁又未有功也代宗以蓋疑之主離合不可終憑元載雖身忘於君而旁無相逼以升之朝士唯長源以宗臣入參謀訪唯恐軋己而代之且載文辯足以濟姦朋黨寧為致命眾忌交集深謀不測抑非如婦人奄豎編衷兩識一去而遂釋然也載與長源立於而不相下之勢而禍機所發不可預防岫嶽煙雲視融冰雪其能覆陰幽人使之安枕哉且夫山亦未易居也其惟沈沈未試混迹漁樵者則或名姓上達於天子而鋒稜未著在廷忘情如之心乃可怡情物外世屢變而不驚其不然者名之所趨世之所待功之已盛地之已危即欲抗志煙霞杜口時事而講說吟咏以適琴酒書畫之流聞風而輻輳乃有徧遊戎幕拓落不偶之士爭其長短以恣其雌黃甚且挾占星卜氣讖緯之小技者亦浪迹溪山而附高人以自重絕之則怨生而謗起納之則禍發而憂延孰謂山之產水之渙非風波萬疊殺人族人之險阻哉如稗說所傳爛熳十年宰相之說已足深元載之媚嫉而可坐以結納妖人之大法則衡山一片地正元載橫施網罟之機也自非有所託於外援優游軍府而屈志下僚示以不相逼代之勢其免乎代宗慮此已熟而長源何不俛首以從也夫長源非無意於當世之務明矣相唐以定天下者其志也固且誅逐元載而戴之以匡王者也進退之間豈容不審而但以冥飛之鴻鵠志林泉也哉

辨姦者辨於其人而已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大麻之季年河非降賊之抗衡久矣田承嗣連昏帝女致位元宰一再召而必不踰魏博一跬步李正己李寶臣黨叛而自相襲奪不復知唐之有天下也乃盧龍強悍可憑凶逆成習而朱泚一授節鉞隨遣朱滔入衛繼且自請釋鎮歸朝病而有與尸赴闕之語代宗於此

雖欲不驚喜失措隆禮以待之則之汾陽之列使冠百僚不能也樂驩者如彼而持忠者如此其誠也雖然亦思其何為而然哉德有以懷之與威有以震之與處置之宜有以服其心與三自反求而皆無其具則意者其人之忠貞素篤超然於羣類之中而可信以無疑邪乃泚之非其人也明甚矣託胎於亂賊之中熏染於悖戾之俗而狡凶尤甚假手於李懷瑗殺未布彩而使其弟滔蓋三軍以戴已柔媚藏姦乘間而竊節鎮既有明驗矣飾忠歸順遂倚為心膂之大臣嗚呼何其愚也田承嗣李正己株守一隅阻兵抗命雖可負固以予雄終非良久之謀也而泚尤岌岌驟竊幽燕眾志未散而李寶臣有首印之志日思攘臂輕兵入其郭弗能過也於是張皇四顧晚朝廷為臧身之窟使朱滔倚內援以安枕於非平已乃居不世之功狎天子大臣而伺其間隙以逞狂圖自強藩割據以來人所未及謀者泚竊得之以僥幸代宗不能知汾陽不能制常袞崔祐甫之編淺莫能致詰而泚果能優游巖廊以觀變亦狡矣哉代宗崩汾陽總已德宗初政未有釁也是以遲久而始發不然泚豈能繼勢久居此哉若此者一望而知之而唐之君臣固夢夢也夫豈姦之難辨哉問泚之何以得帥盧龍而能不為之寒心乎非但如安祿山之初起非有猾逆之易窺者也然則如之何於其入而待之以禮榮之以秩而不授以政使受統於汾陽而汾陽得以制之豈徒泚之惡不足以逞乎河北諸逆知天子不輕於噴笑而意亦消沮矣得失之機昏昭之別判於持重審固者之心非庸主具臣浪為驚喜者之所能與也

法未足以治天下而天下分崩離析之際則非法不足以定之故孟子言仁天下而歸之法為七國分爭十二失守不定之天下而言也有法不可施之日而後法亦無能以行則孔北海欲復王畿千里之制徒為空言而身以喪國終以亡若其猶可治也法可施而惡不容不建立乎唐自天寶以後天下分裂而無紀至於大祿亂少息而泚散尤甚雖然可為之幾正在是矣逆臣之逆橫已極矣唯意所為而不能以非法之法亂法也邪臣之邪會已極矣唯利是崇然其亂法者莫能改法也故楊綰一相三月之間而天子為之震動恪其以崇又綰於是得立法之本而有之有序綰不死知其可以定天下矣河北之逆未也西川嶺南之亂尤末也鳳翔涇原汴宋河陽之逆起猶非本也三豎亂於前元載亂於後朝廷無法而天下從風綰清修自勵力法於身而增百官之奉以養官屬罷罷團練守提以肅軍政禁諸使之擅召刺史以孤恃連之當定諸州兵數以散聚舉之謀行之朝廷可行而行矣行之內地可行而行矣且姑置抗拒之逆論於不論使其允行之十年之後內寧而外患亦無藉以生天下將秩秩然兵有制吏有守則據土叛君者明其為化外之迹而不敢以中逆視順朝朝廷之寵命河北梗化之凶豎不敢手而聽命者未之有也夫代宗非果無能為者一受制於羣輔國而二豎因之元載乘之懷情以待得綰以相而志將伸綰遂卒常袞不足以勝任而代宗又崩矣唐之不振良可慨已然建中之初天下姑安者猶綰之餘休也法先自治以治人先治近以及遠綰清慎自持汾阻且為之悚惕孰敢不服哉法猶可行治猶可定天奪綰而代宗終為寄生之君過此無可為矣

德宗

驟為震世之行者其善必不終震世之善驟為之而不疑非其心之能然聞人之言善者必信之也聞人之言善而信以為必行則使聞人之言不善者抑不審之於心而亟從之聞人不善之言而信則人之言善者無不可疑也又相疑信而善者恒不敵不善者之巧給矣望其善之能有終邪且夫事之利病豈其有常人之賢不肖豈易以一槩論哉肯一善而或為之而效或為之而不效義難精也亟於信者期其必效矣期之太過不遂其望而或至於驟功遂以疑善之不足為也胥為君子而或不與其名或大爽於其名志難知也亟於信者期君子之必善矣期之太過不慰其所求而或至於敗行遂以疑君子之不可用也若此者欲其善之終也必不可得矣夫明主之從善而進賢寬之以取效之塗而忍其一時之利鈍諒小人之必不仁而知君子之有不仁者但黜其人而不累於其類然後其決於善也以從容而收效決於用賢也以闊略而得人無他審之於心百折迂回詳察乎理之必有與事之或然而持其志以永貞非從人聞善而遽希驟獲之功也唐德宗之初政舉天寶以來之亂政疾改於旬月之中斥遠宦寺閑制武人慎簡賢才以在位其為善也如日不足察常哀之私速奪其相位以授所斥責之徒祐甫因以震動中外藩鎮有聰明英武之言吐蕃有德洽中國之譽乃不一二年而大失其故心以庇姦臣聽讒賊而海內鼎沸幾亡其國人徒知其初吉終亂之善不長而不知其始之善非固有之道聽而襲取之迨乎物情之變固不可期致迫而不副其所期則懲往而急於改圖必然之勢也罷轉運鹽鐵使而省職廢命黜陟使巡天下而洪經綸激田悅之軍使之痛哭任文臣以分治而薛邕以文雅舊臣盜隱官物巨萬張涉以舊學師友坐贓放黜所改行者齟齬所相信者二三猶豫於善敗臧否之無據姦佞起而榮之無惑乎窮年猜忌內蠱而外離也嚮令德宗於踐阼之始曲體事幾之得失而權其利害之輕重深察天人之情才而別其名實之同異折理於心窮心於理鄭重研精不務皎皎之美名以需效於歲月則一事之失不以沮眾事一人之過不以疑眾人其夫也正其所以得也其可疑也正以無不可信也竟不以共驩而防毋禹周公不以官祭而廢親親三折肱為良醫唯身喻之而已躁人浮慕名矣足以及

此故以德宗之初政可以決其不克有終也法為賢者設乎誠賢矣雖不授之以法而可矣故先王之制法所以沮不肖者之姦私而賢者亦循之以寬過唐既於收守之外置諸道諸使使自擇任察吏於是其未亂也人樹黨以營私其亂也聚徒以抗命沈既濟上選舉議猶欲令州府辟用僚佐而不任宰相吏部兵部之銓除且曰今諸道諸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辟吏之法何其不恤當時之大害至此極也自天寶兵興以後迄於宋初天下浮薄之士置身私門背公死黨以逆命謀篡割據分爭者誰邪既濟以為善政而論者獎之為三代之遺法其矣其貽禍之無窮矣夫環天下之賢不肖待銓除於吏部不足以辨不齊之材品此誠有未允者而亦事理之不得不然者也操黜陟之權於一人者天子憲天以立極猶萬彙之榮枯統於真宰也分進退之衡使宰相部臣司其進收守使臣糾其退者各有所司而不相侵猶春夏之司生秋冬之司殺互成歲功也收守既臨下以考功罪矣又使兼爵人祿人之權焉則誣上行私政散人流而不可止唐以之判官副將聽諸使之自擇其威福下移之害既可睹矣激安祿山以反者幽燕部曲也黨劉展以反者江淮親舊也勸李寶臣以抗命者王武俊也導李惟岳以自立者畢華也說朱滔以首亂者王侑也奉四叛以稱王者李子千也自非端士必懷祿以為恩足不涉天子之都目不睹朝廷之法知我戎生死以之而違問忠孝故自田承嗣李薛嵩李正己李希烈以洎乎李克用朱温王建楊行密皆有盡心推戴之士以相煽而起朝廷孤立無與為謀唐之亡亡於人之散明矣神令天下無覺收守無妄動之心而互相輔倚以貪縱虐民傷法法制亦孰與禁之而國民之交病不可詰矣既濟倡為邪說以破一王之法制意者其為藩鎮之內援以禁天子不得有一士之士乎不然何大綱已失必取其細目而裂之也其曰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不軌之情已不可揜矣

不欲以其死累天下者君子之義也不忍於送死之大事而不以天下故儉其親者人之子心也兩者並行而各盡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宜必唯父命之是從哉況乎固有各之心而託之遺命以自飾也秦燻天下之力以役驪山窮奢戕民洵無道矣乃欲之者嬴政之自縱其惡非胡亥之矯父命以崇侈虐民也且秦之毒民而以自亡豈但驪山之役哉檀弓出於淫儒之雜記有非聖人之言者矣其曰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見之也封樹云乎哉夫人不愧於天不怨於人死天下知其葬懷其恩者過墓而歎歎聞其風者望旣而愴想即其不然亦相忘於林鬱之下何所抱恨何所含羞而託鼠穴以深匿欲人之弗知之邪如其負大惡施大怨死而人且甘心焉則不封不樹哀然平土而操斂以祿之猶易易也故以知檀弓之言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親喪乎士庶人有財而得為皆可致而無弗致也况四海兆民之元后父終母亡終古止此一事而為天下各乎喪禮之見於士喪者且如彼其慎以周矣遣車抗木茵襲明器空中之產士貧且賤猶且必供以此推而上之至於天子率萬國以送其親而迪民以歸厚不可過也而矧可不及邪遺命雖嚴在先君以自章其儉德惟不賤削斯民致之死亡而已善承先志矣若挾此為辭各財力以違可致之心薄道取法於墨者充塞仁義其視委壑而聽狐蠅之噴食也無幾非不仁者孰忍此哉唐德宗葬代宗於元陵詔從優厚而令孤垣曰遺詔務從儉薄不當夫顧命之意不仁哉其言之乎為人子者當親存之日無言不順無志不養沒而無遺訓之不奉姑置此言焉可也他不具遵而唯薄葬之言為必從將誰欺也邪說誣民若此類者殆仁人之所必誅勿赦者與

政莫善於簡簡則易從抑唯上不憚其詳而後下可簡也始之立法者悉取上下相需大小常變之條緒而詳之乃以定為畫一而示民以簡則允易從矣若其後法敝而上令無恒民以大困乃苟且以救一時之弊舍其本而即其末流之弊政約略而簡之苟且之政上與民亦暫便之矣上利其取給之能捷下利其期會之有定稍以戢墨吏猾胥豪民之假借民雖彈力以應而亦幸免於紛擾於是天下翕然奉之而刑法者遂自謂立法之善又惡知後之汎濫而愈趨於苛刻哉蓋後世賦役虐民之禍楊炎兩稅實為之作俑矣夫炎亦思唐初租庸調之成法亦豈繁苛以困民於旬輸月送乎自天寶喪亂以後兵興不已地割民凋乃取僅存之田土戶口於租庸調之外橫加賦斂因事取辦而無恒乃至升斗錙銖皆酒派於民而暴吏乘之以苛斂實皆國計軍需在租庸調之初已詳計而無不可給者也舉天下之田畝戶口以應軍國之用而積餘者尚不可以數計量其入以為出固不待因出而求入也因出以求入吏之姦民之困遂浸淫而無所止然一時喪亂之權計有司亦乘時以破法而不敢以為一定之規民雖勞且引領以望事之漸平而輸正供者猶止於其數也兩稅之法乃取暫時法外之法收入於法之中於是而權以應迫

者皆以為經當其時吏不能日進猾胥豪民而蹤指之猾胥豪民不能日取下戶樸民而苛責之膏血耗而夢寢粗安故民亦其便也非時非法之貨斂併於上而操全數以待用官亦甚利也乃業已為定制矣則兵息事已國用已清而已成之規不可復改人但知兩稅之為正供而不復知租庸調之中自餘經費而此為法外之征矣既有盈餘又止以供暴君之侈汙吏之貪更不能留以待非常之用他日者變故與國用迫則又曰此兩稅者正供也非以應非常之需者也而橫征又起矣以此思之則又何如因事加科旬輸月送之無恆上猶曰此一時不獲已之圖不可久者也民猶知租庸調之為正供而外之苛征事已用饒可以疾苦上聞邀求蠲貸者也唯據亂法以為法則其亂不已嗚呼苟且以圖一時之便利則其禍生民亦至此哉兩稅之法行之數百年至宋而於庸外加役焉役既重派於民而作輟猶無定也至成化中而朱都御史英者又為一條鞭之法於夏秋稅糧之外取濫派之雜徭編於正供其斂益精而漏厄愈潰迨乎兵興用棘則就條鞭之中裁減以輸京邊而地方之經費不給又取之民而莫能禁制英且以法簡易從居德於天下夫孰知其為楊炎之續以貽害於無窮乎夫立法之簡者唯明君哲相察民力之所堪與國計之必畜早有以會其總於上而瓜分縷別舉有司之所得用者統受於司農以天下之富自足以給天下之需而不使羣司分索於郡縣則簡之道得矣政已敝民已疲乃取非常之法不恤其本而橫互以立制其定也乃以亂也其簡也乃以繁也民咸死於苛且便保之一心奚取於簡哉楊炎以病民而利國朱英以利民而害民後之效之者則以戕民蠹國而自專其利簡其可易言乎矣不足誅君子甚為可惜矣

言治道者諱言財利斥劉宴為小人晏之不得為君子也自有在以理財而斥之則倨驕浮薄之言非君子之正論也夫所惡於聚財者以其殃民也使國無恆畜而事起倉卒危亡待命不能坐受其斃抑必橫取無藝以迫民於死其殃民又孰甚焉故所惡於聚財之臣者唯其殃民也如不殃民而能應變以濟國用民無橫取無藝之苦詎非為功於天下哉晏之理財於兵興之日非字文融王鉉元載之額外苛求以困農也察諸道之豐凶豐則責糶凶則賤糶使自有餘息以供國而又以蠲免救助濟民之餒瘠其所取盈者彘商豪民之居贏與墨吏之妄濫而已仁民也非以殃民也權鹽之利得之彘商非得之食鹽之民也漕運之羨得之徒勞之費非得之輸輓之民也上不在官下不在民晏乃居中而使租庸不加軍食以足晏死兩年而括官商增稅錢減陌錢稅間崇剝餘民之政興晏為小人則彼且為君子乎抑考當日戶口虛盈之數而晏體國安民之心不可沒矣兵興以來戶不過二百萬晏任財賦之季年增戶百萬非晏所統者不增夫豈晏有術以餽之使鄰民以歸已邪戶口之耗非果盡死亡也貪汙之吏舉百費而一責之農民猾胥持權以私利為登耗民不任其誅求賄吏而自詭於逃亡死絕猾胥嚮天子之民以充懷憂偷竊之守令亦以戶少易徵免於催科不足之罰而善匿者長子孫據阡陌徵徭不及以為法外之民其著藉而重受荼毒皆窮鄉僻壤者爾戶日耗賦必日增僅存之土著日斃於杖筆囚繫之下此其所以增者百一而減者十

三也晏唯通有無收鹽利清輓兌以給軍用而常賦有經以不濫且所任以理租庸者一皆官箴在念之文士而吏不得以持權則彼民也既優游於奉公之不擾自不樂受猾胥之督索抑安居晏寢無漏洩受戮之隱憂有田而租有口而庸調何憚而不為版籍之良民以康乃身心邪然則非晏所統而戶不增者非不增也增於吏而不增於國也晏得其樂於附籍之本情以杜姦胥之說使樂輸者無中侵之傷故民心得而戶口實仁人君子所以體民而生聚者亦此而已豈乞靈於造物而使無天札遙呼於胡越而使受戎索哉然則晏之於賦財君子之用心也不可以他行之瑕責之也

無利於國無補於民聽姦人之挾持為立法禁以驅役天下而桎梏之是謂穉政能知此者可與定國家之大計矣劉晏屯軍國之用未嘗有校吏苛斂於民而以權鹽為主鹽之為利其來舊矣而法愈繁則財愈絀民愈苦於淡食私販者遂為亂階無他聽姦商之邪說以擅利於己而毀害業集矣官權之不能官賞之也官責之而有抑配有此較有增價有解耗殃民已亟則私販雖死而不懲必也官於出鹽之鄉收積以鬻於商而商之姦不售矣統此食鹽之地統此歲辦之鹽期於官無留鹽商無守支民無缺乏踊貴而止耳官總而計之自竈丁牢盆薪芻糶值之外計所得者若干足以裕國用而止耳一入商人之舟車其之東之西或貴或賤可勿問也而姦商乃督官以限地界地界限則姦商可以唯意低昂居盈待乏而過索於民民苦其貴而破界以市於他境官抑受商之餽為之禁制嚴纏日疊於廷掠奪日喧於野民乃激而走挺於是結旅操兵相抗相殺而盜賊以起元末泰州之禍亦孔烈矣若此者

於國無錙銖之利君與有司受姦商之羈索以毒民而激之亂制法之愚莫甚於此而相治不革何也朝廷欲鹽之
速售不得其術而墨吏貪姦商之賄為施網罟以恣其射利之孽斷民窮國亂皆所弗恤也晏知之矣省官以省掣
查支放之煩則商既不病一委之商而任其所往商亦未嘗無利也相所缺而趨之捷者獲馬鈍者自咎其拙莫能
怨也而私販之刑不設爭盜抑無緣以起其在民也此方挾之以增價而彼已至又唯恐其售之不前則踊貴之害
亦除守此以行雖百王不能易也晏法策行之而後世猶限地界以徇姦商不亦愚乎持其大綱疏其節目為政之
上也統此一王之天下官有蒼海之饒民獲流通之利片言而決耳善持大計者豈有不測之術哉得其要而姦不
能欺千載莫察焉亦可歎已

德宗不許李惟岳之嗣位而亂起延及數王身幾危國幾亡天下鼎沸是豈可謂德宗之宜聽其嗣使假我之爵位
據我之土地甲兵以抗我哉而不許之則又兵連禍結而不解論者至此而議已窮謂不先其本而急圖其末是已
顧處此迫不及待之勢許不許兩言而判徒追咎於既往而無以應倉卒是亦塵羹土飯之言耳粵自田承嗣等勢
窮而降罪可誅功無可錄授以土地甲兵者僕固懷恩姦竊上命而擅予之也起家無賴之健兒為賊已感偷竊土
壤乃欲效古諸侯之世及延其福祚其愚而狂以自取滅亡也本可折筆以收之者也實臣先死惟岳首為難端閭
弱無能而張孝忠王武俊又與離心而伏戈相擬則首仰之以懲李正己田悅梁崇義於未發也誠不可不決之一
旦者矣不許而四凶表裏以佐亂離之必潰養之奚可哉曾未逾年而田悅大勳李納勢蹙惟岳之首懸於北闕天
下亦且定矣以與納株守一軍無難坐待其斃然則惟岳之叛不足以為唐社稷病而德宗之不許事雖勞而固有
功矣天下復亂固非不許惟岳之所致也謂殺劉晏而登叛懷疑以競起者非也晏自不當殺耳不殺晏而河北能
戢志以聽命乎誰其信之不殺來瑱而僕固懷恩固反不殺劉晏而河北固叛賊指為名以激眾怨耳實則了不相
及之勢也抑欲天子不敢殺一人以媚天下而取容乎惟岳既誅成德已平而處置未滔王武俊者方以致亂則誠
過已雖然治武俊之志猶在乎承嗣寶臣也平一賊而進一賊又宜易言哉嗚呼蓋至是而所以處此者誠難論者
設身處此又將何以處之與且德宗之初政猶勵精以求治盧杞初升其姦未逞固本治內即不速漢光武唐太宗

之威德亦可無咎於天下以此言之雖久必清河壅必決代宗以求養成大患授之德宗誠有無可如何者固非天
數之必然亦人事漸漬之下游成乎難挽豈一事之失宜所粹致哉乃若德宗之不能定亂而反益亂者則有在焉
當時所冒昧狂逞以思亂者數人耳又皆統縉子弟與夫偏裨小將無能為者也若環海內外戴九葉天子以不忘
且英明之譽早播於遠近賊之宗黨如田庭玠郭真谷從政李有田昂劉呼下至幽燕數萬之眾無敢叛者德宗誠
知天下之不足深憂則羣逆之黨固可靜待其消而德宗不能也周視天下自朝廷以至於四方無一非可疑者樹
欲靜而撼之波欲澄而相之疥癬在四末而鍼石施於膏肓可談笑以收功必震驚以召海內疑起愈疑疑乃
至空腹心之衛以爭勝於東方憂已深慮已亟禍愈速而敗愈烈梁州之奔斯致之有繇而非先安之災矣蓋河北
之勢不能不亂者代宗積壤之下游也而於德宗則為偶起之波濤事窮而變變則有通之幾馬田承嗣李寶臣李
正己未希彩之毒大潰而且竭矣其潰也正其所以痊也嗚呼能知苟安之必為後患禍發之可待消亡守順逆之
經居高乘權困窮變通久之時無震動難悚之惑而後天下靜於一人之心一發不效惴惴焉迫為改圖載鬼一車而
孤張不說庸人之識量所為自貽伊戚者唯此而已矣

劉盆子請降光武曰待以不死耳大哉言乎理正而法明量宏而志定無苟且求安之情則威信伸而亂賊之膽已
戢天下之竄也必矣詩云我徂惟求定者非一旦之定也志惟求定未定而不以為憂將定而不以為喜所以求
之者持之心者定也史朝義窮蹙東走官軍追敗之於衛州而薛嵩李寶臣降再敗於莫州窮蹙無歸而田承嗣降
獨與數百騎北奔塞外而李懷先殺之以降馬燧李抱真李晟大敗田悅於臨洛梁宗義得斬於襄陽李惟岳孤
將潰而張孝忠降馬燧等大破田悅於洹水宋滔張孝忠攻拔東鹿惟岳燒營以遁而王武俊殺惟岳以降凡此皆
梟雄狡獪為賊爪牙以成其亂者火燭水平則賣主以圖僥倖使即不降而欲燼之反欲澄之浪終不足以復興且
其反面無親且君夕虜憎焉絕其不忍之心者九為亂人非一挫可消其狂獠以視赤眉盆子其惡尤甚而既俯首
待命則制之也尤便待以不死而薄給以散微秩祿置之四裔則禍於此而訖矣官軍將士血戰以摧彊寇功未及
錄而窮乃投懷之驚獸寵以節鉞授以疆土義士心反狂徒得志無惑乎效忠者鮮而犯順者日滋也語有之曰受

降難於受敵而非此之謂也兩國相距勢均均乍然投分誠偽難知則信難矣以天下之全力奉天子之威討逆臣而賊之死地得生為幸雖偽何為操生死榮辱之權於吾腕掌夫何難哉夫先武初定雒陽寇盜林立統孤軍以遏歸寇之衝則誠難耳而一言折益子之覬覦易且如彼況朝義惟岳焚林之浮談已滅天下更無餘燭乎惡已滔天而戮其身固非不仁也且使以不死待之而劉盆子終老於漢固可貸其生命則其為恩也亦厚矣非若白起項羽坑殺之慘也乃唐之君臣迫於亂之苟定一聞瓦解驚喜失措納漢軍於懷中其恩也足以亡國不亡者幸爾末温叛黃巢以歸而終篡唐郭樂師叛契丹以來而終滅宋代德之世唐猶殫盛是以得免於亡然其浸以亂而終亡於降賊於此始之矣寵薛高等以分土者僕固懷恩之姦也君與大臣聽之者其偷也孝忠武俊則德宗自假之威而又猜忌以裁抑之馬燧等不能與賊爭功尚何能奪其寵命哉君聞相伎天下有亂人而無姦雄則亂必起民受其毒而國固可不亡君聞相姦有姦雄以艾夷亂人而後國之亡也不可復支漢唐之亡皆姦相移政而姦雄假名義以中立伺天下之亂不輕動而持其後是以其亡決矣田悅李惟岳朱滔皆狂駭驟妄自取誅夷者也雖相煽以起其能如唐何邪又況李希烈朱泚之狂愚已甚者乎希烈之鎮淮甯獵得旌節非能如河北之文從安史養養暴雄修城繕備之已夙梁宗義晚弱無難平者幸而有功固不足以予雄淮甯處四戰之地東有曹王皋西有哥舒曜北有馬燧李抱真張孝忠李懷光雲屯之旅希烈懼無所畏據彈丸之地橫觀其中而稱帝擬之哀術而又非其時也未泚兵權已解與朱滔懸絕一方旁無可持之黨乘無主之亂兵一旦而遽登天位保長安片土為燕雀之堂以視桓元百不及一也此二賢者白晝而擄市金直不足以當姦雄之一笑自非李元平源休張光晟輩之慙不畏死誰則從之盧杞邪矣而挾偏私以自怙然未嘗知郝處俊之與賊交謀也以此言之德宗能持以鄭重而不枯民財空扈衛以爭旦夕功於外此賢子者惡足以逞哉夫羣賊之中狡黠而知付者王武俊耳擒惟岳反朱滔皆其籌利害之已夙而能留餘地以自處者也天子不恃以為依宰相不結以為黨抑有李晟馬燧力敵勢均而懷忠正以扼之故其枝止此而不足以逞其邪心不然進而倚之以立功則桓元平而劉裕篡黃巢而末温逆不知武俊之所止矣夫戡亂之主極危之將相慮慮不可不密也尤不可無鎮定之量以謹持其所不必防李抱真得武俊之

要領而示之以誠李晟沒後懷犬之反而安誠清橋不為妄動皆能忍暴集之奔而堅以俟其歸擊者也有臣如此賊不足平矣德宗之君亂也視希烈之惡已重而捐社稷之衛為孤注以與爭也田悅李希烈武俊皆降而希烈稱帝奄奄日就於斃何足以煩空國之師乎可以知已亂之大略矣

人而不仁所最惡聞者忠孝之言而孝為甚君子率其性之誠然而與言則必違其怒加之以欺嚴垂涕行其誠心之語而怒愈不可撓矣陳天彝之言於至不仁者之前勿論其怒與否也不可與言而與言先失言矣顏魯公謂盧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其面血公忍不相容乎近世高邑趙家宰以魏廣徵叔事逆奄而數曰寬冥無子魯公陷死於賊中家宰沒身於遠戍取禍之繇皆君子之過也雖為小人而猶知有父猶知其父之忠清而恥貽之辱則與人所同志者雖異趣殊情而必不忍相忤害此不待人言而自動於心蓋捨亡之餘夜氣猶存不能泯沒者也既不自知矣知之而且以其父為戒矣則忠臣孝子固其不必有怒而挾蠻以唯恐不傷者也蔡京小人耳使京為君子蔡攸豈但執手診視迫其病免已乎故夫子之責宰子待其出而斥其不仁弗與盡言也使以三年之懷面折其逆心震委其貝而彼且躋於高陵與於不仁之甚矣君子於此知其入理之已盡置之而勿與言也漢然若羣蠻之過前不問其誰氏之子也權在則誅誅之權不在則遠引以避之如二胡之於秦檜斯得矣盧奕魏允成之生財虺腹悲焉可也

樊系受末泚之偽命為謀冊文乃仰築而死其愚甚其行不可究自度必死而死於名節已虧之後人所怪也嗚呼人之能不為系者蓋亦鮮矣以為從賊謀冊法所不放光復之後必罹刑戮懼而死者未盡然也待至先復議法之日止於死耳螻蛄之春秋且苟延以姑待亦庸人所以不能引決者則系之死實以自願懷慙天壤之未盡忘者也乃既慙而有死之矣矣而必自玷以兩虧者其故有三苟非持志秉義以作其氣三者之中以下之所恒有而何怪於系焉懷疑而有所待一也氣不勝而受重灼以不自持二也妻子相縈而不能制三也泚之僭逆出於倉卒所與為黨者姚令言一軍耳在廷之臣固有勸泚迎駕者不徒段司農也系於此不慮泚之必逆而姑俟之一曰偽命見加冊文見委驚惶而迫無以應退而後念名義之已虧而憤以死也此無他其立朝之日茫然於貞邪之辨故識不

早而造次多疑也迨乎僞命及身冊文相責斯時也令言之威已張源休轉鎮張光晟李忠臣實繁有徒出入炬赫於系左右誇之以榮怖之以禍揮霍談笑天日為迷系於此時心知其逆而氣為所奪口吐目眩不能與之爭勝雖還馮淺弗能拒也魂搖神湯四顧而無可避之方伸紙濡毫亦不復知為已作矣此無他立義無素狎小人而為其所侮乍欲奮志以抗凶鋒直足當凶人之一笑義非一旦之可襲鋒稜不樹者欲振起而不能有含羞以死而已矣當德宗出奔之際姜公輔諸人皆宵馳隨蹕李晟在北家固居於長安弗能恤也系徒留而不能去既而陷身賊中矣段司農劉海濱擊賊而死一時百僚震懼固可想見而婦人孺子牽裾垂涕相勸以瓦全固有不忍其聞者系濡遲願恤以讓冊保全其家以一死自謝其咎蓋無如此响喁嗚嗚者何也嗚呼至於此而中人以下之能引夫者百不得一矣捐身以全家有時焉或可也郭汾陽之斥郭晞而自入回紇軍中是也捐名義以全妻子則無有可焉者也身全節全而妻子勿恤顧其所全之大小以為擇義之精而要其志士身死節喪而唯妻子之是徇則生人之理亡矣此亦有故素所表正於家者無本則狎昵嘵嘵敗亂人之志氣以相奪曳也夫若是官言故怪系之所為者吾且恐其不能為系即偷免於他日亦幸而為王維鄭虔以貽辱於萬世已耳段司農自結髮從軍以來其光昭之大節在軍中而軍中重在朝廷而朝廷重夫豈一旦一夕之能然哉

姦佞之惑人主也類以聲色狗馬嬉遊相導而擊曳之以從其所欲不則結宮闈之寵宦寺之援為內主以移君之志唯慮祀不致盡惑之具一無所進婦寺之交一無所附孤情其機巧辯言以與物相枝距而德宗倚如此其駕至於保朱泚以百口而泚旋反命靈武鹽夏渭北援兵勿出乾陵而諸軍潰散拒李懷光之入見而懷光泣淚言發禍隨捷如掃敵而事愈敗德宗之聽之也愈堅及乎公論不容弗獲已以調之而猶依依然其不忍舍祀何以得此於德宗邪德宗謂人言祀姦邪朕殊不覺者亦以其無勸導導修之事無皇官宮妾之援也夫祀豈不欲為此哉德宗之於嗜欲也輕而官中無皇后楊妃之寵禁門無元振朝恩之權也德宗之所以求治而反亂求親賢而反佞姦者無他好與人相違而已樂道人者決於從人一有所從雷霆不能震動斗不能移矣祀知此而言無不與人相違也其保朱泚也非與泚有香火而為賊開也與言泚反則曰不反而已矣其令援軍勿出乾陵也非於諸將有恨而

陷之死地也渾瑊言漢谷之危則曰不危而已矣故顏魯公涕泣言情而益其怒李揆以天子所恤而必驅之行人所謂然則必否之人所謂非則必是之於是德宗周爰四顧求一力矯眾論如祀者而不可得志相孚也取相協也孰有能間之者蓋德宗亦猶祀而已已偏任之取力攻之眾愈攻之已益任之其終不以祀為姦邪者抑宜別有所私於祀者向令舉朝譽祀而祀不足以容矣故姦邪必有黨而祀無黨也挾持以固寵於上者正以孤之無援信偏忠貞之實絕耳夫人之惡未有甚於力與人相拂者也王安石學博思深持已之清尤非祀所可望其肩背乃可人之否否人之可上不畏天下不畏人取全盛之天下而毀裂之可畏哉孤行已意者之惡滔天而不戢也蘇以直而必殛夫豈有貪憚婦媼之為乎

德宗之初天下鼎沸河北連兵以叛李希烈橫互於中未泚內逼天子匿於褒漢李楚琳復斷其右臂韓昇收拾江東以觀成敗其有必亡之勢者十九矣李晟馬燧以孤軍援之非能操全勝之勢而罪已之詔一下天下翕然想望清謐陸敬輿之移王心以作士氣存國派者功固偉矣然所以言出而效隨者由來有二不然則漢之將亡亦有忠靖之臣宋之將亡亦下哀痛之詔而何以訖於不救邪其一則德宗之為君也躁慢猜忌以離臣工之心而固無奢淫慘虐之暴行以失其民故亂者自亂德宗固居然四海之瞻依也倉皇北出而段司農追韓曼以返得安驅以入奉天趙昇鸞劫駕之謀尤亟矣渾瑊一洩其謀復得徐行以入梁州天下知吾君之尚在故罪已詔下咸翹首以望蕩平河北羣逆亦知唐室之必興而有所歸命皆乘輿無恙足以維繫之也向令帝之出也不速或為逆賊所害則如梁氏父子死於侯景之手而梁速燬燬或為逆賊所劫則如漢獻困於董卓辱於李傕郭汜而漢遂夷唐於是時無宗藩之可倚如瑯邪之在江東無儲貳之可扶如肅宗之在靈武敬輿將何託以效忠天下無主可依則賊賊以安亦必然之勢矣唯唐之君臣不倡死社稷之邪說沮捲土重來之計故維繫人心者亦不僅在慷慨淋漓之一詔也其一則惑德宗以致亂者盧杞也敬輿與杞忠佞不兩立而其奔赴行在也與杞同至當是時敬輿所欲除帝根本之蠹以滌舊惡者莫杞若也杞所深知危言切論雖未斥訟其姦而必將逐已者唯敬輿也顏真卿李揆崔寬杞皆先發而制之矣唯敬輿以患難同奔之侶迫不及排而氣傲手采直辭正色非杞之可投閒以相攻乃猶不備此也

凡姦臣知不容於正士而反噬無已雖見逆遂猶將債起者唯其有黨也故蔡京誤國已有明徵而靖康之初小人猶沮抑君子以不得伸其忠懼則執拗專橫之性不與人相親而唯與人相恃恃君之寵如山岳而視百僚如培塿雖引裴延齡白志貞以與同汚而未嘗以天子之爵祿市恩錮眾故敬輿一受上知祀旋放黜而在廷在外舉倚敬輿以求安無有暗護祀以沮撓敬輿者德宗偏聽之性一移而中外翕然不然宋室垂亡而王燦陳宜中之黨猶沮文信國之謀吾未見敬輿之得行其志以歷數德宗之失暢言之而無所撓也是故天下無君則後立之君必不固小人有黨則君子之志必不行非此二者則人心不搖廷議不亂內靖而外不離叛寇之起縱如亂絲亦有緒而無難理矣人臣而知則勿為李綱之被辭陷其主以寒天下之心人君而知則勿任結黨之小人塞君子以效忠之路存亡之樞決於毫髮蓋可忽乎哉

詩云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輯云者合集事理之終始序次應違之本末無有偏伸無有偏屈詳析而得其要歸也如是則物無不以類辨事無不以緒成而智愚賢不肖之情皆沁入而相感故曰民之洽也懌云者推其心之所以然極於其事之必至宛轉以赴其曲開明以啟其迷雖錮蔽之已深而善入其中則自悅雖危言以相戒而令其易改則自從如是則君與臣不相抗智與愚不相拒意消氣靜樂受以無疑故曰民之莫也如是者無他道焉辭不以意與意不以氣激盡其心以達人之心誠而已矣故易曰修辭立其誠誠立而後辭可修抑必辭修而後誠乃立不然積忠悃於咽喉輪困猝發浮動而不本於心甚則反激以召禍而不莫不然亦悠悠聽之而固不洽也辭之為用大矣哉今有說於此其為理之必然明矣見為是而毅然決之曰是其所以是者未之詳也其疑於非而必是者未之辨也則人亦挾其所是者以相抗矣見為非而憤然斥之曰非其所以非者未之詳也其於是而固非者莫能詰也則人亦報我以非而相折矣是與非立於未事之先未有定也觀於已事之後而非者非是者亦難全其是也恃氣以言之一言以斷之無體驗成熟之實而出之也厲父不能得之於子師不能得之於弟子而况君臣之際乎故修辭而足以感人之誠者古今不易得也非陸敬輿其能與於斯哉今取其上言於德宗者而熟繹之推之使遠引之使近達之以其情導之以其緒曲折以盡其波瀾而徑捷以御之坦道擴其所憂暢其所

鬱排宕之以盡其變翕合之以歸於一合乎往古之經而於今允協究極於中藏之密而於事皆徵其於辭也無間然矣貞元以後勢亂之字當孤危之社稷渙散之人心彊悍之戾氣消融蕩滌而唐室為之再安皆敬輿悟主之功也故曰辭之為用大矣哉前乎此者董仲舒正而浮賈誼奇而偏魏徵切而俗莫能匹也後乎此者蘇軾辯而說真德秀詳而迂莫能及也不主故常而不流不修藻采而不鄙六經選矣巨言曰進欲以辭立誠而匡主安民撥亂反正三代以下一人而已矣

亂與治相承恆百餘年而始定而樞機之發繫於一言曰利而已盜賊之與夷狄亦何以異於人哉志於利而以動人者唯利也唐自安史以後稱亂者相繼而起至於德宗之世而人亦厭之矣故田悅李惟岳朱滔李懷光之叛將吏士卒皆有不願從逆之情抗凶豎而思受王命然而卒為所驅使者以利啗之而眾暫食其餌也田緒殺田悅慮將士之不容乃登城大呼許緡錢千萬而三軍屏息以聽李懷光欲奔據河東眾皆不順而許以東方諸縣聽其俾掠於是席捲渡河嗣是以後凡據軍府結眾心以擅命者皆用此術而盡眾以逞志嗚呼此以利啗片時之歡者豈足以窺非望而成乎割據哉以此為藏身之固利盡人離旋以自滅蓋亦盜賊之算而已矣老子曰樂與餌過客止夫君子豈不知人情之且然哉乃得天下而不為身可死國可亡而必不以此新合於愚賤之心者則所以定天下之志而安其位也以利動天下而天下動動而不可復止有涯之金粟不足以填無涯之谿壑故唐之亂也無已期利在此而此為主矣利在彼而彼為主矣鸞權責爵柄天子操之且足以亂庶人操之則立乎其上下者之安安何如也天子聽命於藩鎮藩鎮聽命於將士迄於五代天子且以賄得延及宋而未息郊祀無名之賞幾空帑藏舉天下以出沒生死於錢刀嗚呼利之亡國敗家也盜賊一倡其術而無不效之尤也則亂何由已也而其愚已甚矣盜賊散利以餌人夷狄聚利以制人皆利乘權而制生人之命也誰生厲階意者其天乎抑亦宇文融王鉷楊慎矜楊炎之徒導其源邪是故先王賤利以納民於名義節其情正其性非計近功者所能測而孟子三斤梁王杜纂試奪攘之萌其功信不在禹下也

漢有推恩之詔則賜民爵當時不知天下何以位置此盈廷盈野之有爵者也或者承三代之餘方五十里之小國

卿大夫士亦林立於比閭之中民之無爵者遂不得比數於人類漢亦聊以此謝其缺望邪無祿之爵無位之官浮寄於君子野人之間而天下不亂者未之有也德宗蒙塵梁漢國儲已空賞無可行以爵代賞陸敬輿曰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夫爵而僅以佐利之窮名而詭於虛以誘人之悅天子尚誰與守官而民志亦奚以定乎且夫唐之所以自喪其柄而亂生不已者何邪輕虛名以召實禍也一降賊而平章矣御史大夫矣其去天子直尋丈之間耳李惟岳之求節鉞德宗固曰賊本無資假我位號以聚眾耳是明知爵命之適以長亂矣時感勢窮不得已而又用矣則人主之能操魁柄以制四方者誠難矣哉獻瓜果之民賜以試官敬輿以為不可誠不可矣要其實宜但獻瓜果者哉奏小功小效於軍中而驟予以崇階使與功臣能更相齒以進下傲上賤妨貴以一日之微勞掩生平之大節甚則伶人廝養陵乘清流積閭之間又惡足以勸忠而鼓士氣哉敬輿此論猶爭於其末而遺其本也賊以利唱我以名餌術相若矣利實名虛勢不敵矣夫亦恃唐祚未窮而朱滔李懷光皆猥陋人無固志耳不然是術也允足以亡矣慎重其賞則一縑亦足以明恩一級固足以昭貴如其汜濫無紀人亦何用此吉身以博酒食邪故當多事之秋倍重名氣之予非吝也祿以隨爵位以隨官則效節戮力以拔自寒微登於顯秩者無近功而有大利固無患人之不勸也德宗始於吝而終於濫中無主而一發遂不能收敬輿欲挽之而不能邪抑其謀之未足以及此邪爵冗名賤欲望天下之安必不可得之數也

奚以知其為大智哉為人所欺者是已奚以知其能大治哉不憂人之亂我者是已故堯任伯鯨而聖不可知子產信校人而智不可及蓋其審乎理亂安危得失之大綱求成吾事求濟吾功求全吾德焉而止其他是非利害百說雜進於前且姑聽之必不可者我既不為之移矣彼小人之情有愚而不知者焉有躁而不審者焉有隨時傾動而無適守者焉有規小利而覬幸得之者焉凡此皆不足以撓我之大猷傷我之經德無論其得與不得情識有涯而善敗亦小欣然笑聽以徐俟其所終即令其姦私讐而事有妨要亦於我無傷而惡用窮之哉所欺者小竊吾之露濡而止校人之詐僅食一魚也所欺者大自有法以議其後禹不能為鯀廢也持大法捐小利以聽小人之或微簿福而或即大刑志不撓神不驚吾之所以救幾於理亂安危得失者如日月之中天不驅雲以自照也智者知此而其智大矣以治天下罔不治矣德宗言自山北來者張皇賊勢頗似窺覬陸敬輿曰彼智識精矣道彌遠智哉言乎夫張皇者之情大要可見矣愚而驚躁而懼隨時傾動而道聽塗說其言不足信其情可矜也吾之孱弱在人耳目之間何必窺覬而始悉吾所欲為者大義在討賊而無所隱進止之機在俄頃而必不輕示初至之人即使其為窺覬邪亦何足以為吾之大患且將情窮跡露自趨於死而奚容早為防制哉敬輿之說非徒為濶略之語以誇我量也取天下之情偽而極之誠無所用其彌縫之精核矣

名者實之所自薄也故好名為士之大戒抑聞之曰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斯亦非無謂之言蓋為人君取士勸賢天下於君子之途而言也士以誠自盡而遠乎名則愈深而義固上以誠責下而忘其名則情踈而恥利故名者亦人治之大者也因義而立謂之名義有節而不可踰謂之名節人君之求於士者節義而已名固有相因而起者矣暴變違比皆名之可慕者也惟所好在名則非必暴變而必為暴變之言彼固不足為暴變而君可與於堯舜矣非必違比而必為違比之言彼固不足為違比而君可免於桀紂矣夫導君以侈引君以貪長君之暴增君之淫讐害君子而固結小人取怨兆民而邀歡戚官亦何求而不得者名耳則好名者所畏忌而不欲以身試者也於名而不好則好必有所移榮寵其好矣利祿其好矣全身保妻子其好矣倉而惡好名將謂此此有屋蔽其殼享厚實之小人為誠樸無飾而登進之乎夫所言非道不足以名為名君未有過不足以名為名時未有危不足以名為名善言而效之乘君瑕而攻之知時危而先言之既而其言驗矣天下相與傳誦之然後忠直先識之名歸焉且士苟非自好之有素憂國之有誠但以名之所在不恤惡怒不避罪罟而力爭於廷誠為臣之末節而君子之所恥為然其益於人主也則亦大矣忠信誠懇端靜和平格心非而略人政以遠名而崇實者問世而一遇如有其人固宅揆亮工託孤寄命之選也諫省部寺以降有言守官職者宜必盡得此而庸之乎則汲汲焉求好名之士唯恐不得而加之罪名曰沽直好名安得此亡國之語哉德宗惡姜公輔之諫謂其指朕過以求名誠指過以求名何惜不予之名而因自懲其過乎陸敬輿曰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所以平慎諫者之浮氣也實不盡然也予士以名則上收其實也

德宗之闇也。李晟、渾瑊不信而信吐蕃也。吐蕃歸國陸敬輿以為慶快其識卓矣。借兵於夷以平寇賊。闖入而掠我人民。乘間而窺我社稷。二者之害易知也。愚者且為之辭曰：掠奪雖不能禁，然忍小害以除大患，亦一時之權計也。若夫乘間吞滅之害，則或輕信其不然，而究亦未必盡然。愚暗者且以香火要之矣。故二者之害易知而愚者猶有辭以爭者。夫其徒勞而祇以弛我三軍之氣，驕我將帥之心，旋以債敗則情勢之必然，不必其滅我。掠我而禍在眉睫，猶弗見也。古今之以此致覆軍殺將失地之害者，不一矣。豈難知哉？夫我有危亡之憂，而借人之力以相援，那衛且不能得之於齊桓，而況夷乎？兩軍相當，鋒矢相及，一死一生，以力相敵，以智相距，以氣相凌，將不能自保，兵不能求全，天下之至凶至危者也。豈有人焉，唯他人之是恤，而君忘其敗，將忘其死，以致命於原野哉？孫臏之為趙敗魏，自欲報魏也。項羽之為趙破秦，自欲滅秦也。不然，則君欲之而將不欲，將欲之而軍之士必嗤其強以肝腦殉人而固不聽也。故吳結蜀以為援，蜀待吳以交起，而俱滅於魏。諸葛誕王凌母，即儉倚吳而斃於孤城。實德不揣以奔赴，王世允之難軍心不固，而身為俘虜。恃人與為人所恃者，成敗榮可見矣。兩軍相距，乞援於外，而外垂應之者，大抵師節析教訟之智，兩敵恒輕而已。居其重其所援者，特未定也。此以情告彼，亦以情告此，以利解彼，亦以利餌。兩情俱可得，兩利俱可收，相其勝者而畸與之，夫豈有抑彼伸此之情哉？敵兵旁睨於勝者，居功於敗者，亦可無怨。翱翔於其間，得厚實以旋歸弱者，敗自不廖也。藉令無為之援者，無所恃以生玩敵之心，而量力以自奮，亦何至狂起無擇，以覆師失地於一朝哉？故凡待援於人者，類為人所恃，以自斃。況夷狄之唯利是趨，不可以理感，情合者乎？宇文高氏之用突厥也，交受其制而不得其一矢之力，其明驗已回。訖之為唐討安史也，安慶緒史懷義之愚不能反用，同統以敬唐也，德宗乃欲效之以用吐蕃。未此技而據充盈之府庫，我能與爭媚狡夷使，必親我乎？吐蕃去軍心固，將任專大功，必成敬輿知之審矣。古人成敗之已迹，著於史冊，愚若王□□者，尚弗之省，而以為秘計天奪妄人之魄，以禍人國，亦至此哉。

德宗以進取規畫謀之陸敬輿而敬輿無所條奏，唯戒德宗之中制，俾將帥之智勇得伸，以集大功。其言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上擊其肘下不死，緩至哉。言乎要非敬輿之勸說也。古者命將推轂之言曰：聞以外將軍制之，非帝王制勝之定法乎？而後世人主選制進止之機，以取覆敗則唯其也。中無持守而辯言亂政之妄人惑之，斯惑也惑之者多端，而莫甚於宦寺。宦寺者，瞻旁而氣浮，以肥甘饒饒與輕佻之武人臭味相得，故輒敢以知兵自命，其欲進也如游魚，其欲退也如驚鹿。大言炎炎，危言惻惻，足以動人主之聽。人主習聞之，因以自託曰：吾亦知兵矣。此禍本也。既已於韜鈴之機，說略有所聞矣，又以孤立於上，兵授於人，而生其猜防，弗能自決也。進喋喋，乞之之士，屑屑以商之，慎重而樸誠者，弗能合也。於是有所離帖，括下讀孫吳者，即以其章句聲韻之小慧，為萬俎折衝之奇謀。見荷戈者，而即信為兵也。見一呼一號一擊者，而即謂為勇也。圖畫之山川，管窺之元象，古人偶一試用之，機巧而竇為神祕，以其雕蟲之才，爨穀之口言之，而成章推之而成理，乃以誦元戎宿將之怯而寡謀也，競起攘袂而爭之，猜閭之君一入其彀中，遂以非斤名帥而亟用其說，以遙相迫責軍已覆國已危，彼瑣瑣云云之子，功罪不及，悠悠事外，彼固以人國為嬉者，而奈何授之以嬉也。庸主陋相以寡識而多疑者，古今相襲而不悟，嗚呼，亦可為大哀也已。彼一此者，死生之命也。一進一退者，反覆之機也。一屈一伸者，相乘之氣也。運以心驚以目度以勢乘，以時天石電集，金鼓震耳之下，蹀血以趨而無容出諸口者，此豈揮策擁纜於高軒邃室者所得與哉？以敬輿之博識鴻才，豈不可出片語以贊李晟瑊瑒之不逮，而杜口忘言，唯教其君以專任而白面書生不及敬輿之百一，乃敢以談兵惑主，聽勿誅焉，足矣。而可令操三軍之生死，宗社之存亡哉？宦寺居中，辯言日進，亡國之左券，未有幸免者也。

餘使割安西北庭以界吐蕃則戎馬安驅於原洮而又得東方懷歸怨毒之士卒為鄉導以深入禍豈小哉拓土非道也棄土亦非道也棄土而授之勁敵尤非道也鄴侯決策而吐蕃不能為中國之大患且無轉輸戍守爭戰之勞胡為其善之邪永樂謀國之臣無有如鄴侯者以小信小惠割版圖以貽覆亡之禍觀於此而可為痛哭也陸敬輿自奉天得主以來事無不言言無不盡而德宗之不從者十不一二也興元元年車駕還京徵鄴侯自杖赴闕受散騎之命日直西省迄乎登庸連貞元五年凡六載而敬輿寂無建白唯鄴侯出使陝虢敬輿一謀罷淮西之兵及鄴侯卒敬輿相舉屬吏減運米廣和糴止密封卻饋贈定宣武敬輿復妮妮長言之李進而陸默李退而陸語是必有故焉參觀求之可以知世可以知人可知治理與臣道矣夫鄴侯豈妨賢而窒言路者哉敬輿之所陳又豈鄴侯之所非而疑不見庸以中止者哉蓋敬輿所欲言者鄴侯早已言之而鄴侯或不得於君者敬輿終不能得也德宗之倚敬輿也重而猜忤自賢之情暫伏而終不可遏勢感身危無容不聽耳而敬輿盡其所欲言一如魏徵之於太宗者以爭之德宗不平之隱特折抑而未著故一歸闕而急召鄴侯者固不欲以相位授敬輿也鄴侯以三世元老定危亡而調護元良德望既重其識量安遠達於世變審於君心之偏蔽有微言有大義有曲中之權若此者皆敬輿之所未逮也小人以氣相制君子以心相服使敬輿於鄴侯當國之日而嘖嘖多言非敬輿矣故昔之犯顏危諫以與德宗相矯拂者時無鄴侯也夫豈樂以狂直自炫而必與世相違哉論者或加鄴侯以詭秘之機處人天倫敦叙之介謀國於傾危不定之時而奮激盡言於猜主之前以博人之一快大臣坐論格心之道固不然也使鄴侯而果挾詭秘之術則敬輿何為心折以忘言邪鄴侯卒而敬輿又不容已於廷爭其勢既然其性情才學抑然無有居中之元老主持而靜鎮之如冬日下暄草木有怒生之芽雖水雪摧殘弗所恤也則又敬輿之窮也天子禁衛之兵得其人而任之以處多虞之世四夷雖敗可以不亡唐自肅代以來倚神策一軍以彊其幹及德宗亟討河汴李晟將之而北白志貞募市井之人以冒名而無實於是姚令言一呼天子單騎而走中先瘞也及李懷光平李晟移鎮鳳翔神策一軍仍歸禁衛於斯時也任之得人與不得安危存亡之大機會也德宗四顧無所倚任而任之中官終唐之世宦寺挾之以逞其逆節而迄於亡當德宗初任中官之日鄴侯與敬輿無一言及之何其計大

計於緘默也所以然者自李晟而外亦一無可託之人也禁兵操於宦寺而天子危於內禁兵授之帥臣而天子危於外外之危莫奪固之宋太祖驟起於一旦而郭榮之祀忽諸此李陸二公所不能保也最移鎮而更求一如晟者不易得也即有一如晟者而抑難乎其為也蓋當日所可任者唯鄴侯耳鄴侯任之則且求能為天子羽翼終無逆志者以繼之法制立而忠勤備喻於吏士雖有不順者弗能越也如是乃可保之數十年而居重馭輕之勢以成然而鄴侯不可以自言也敬輿亦不能以此而而鄴侯請也德宗之欲任賢文場王希遷也固曰猶之乎吾自操之也漢靈帝之任蹇碩亦豈不曰猶吾自將之也乎君畜疑自用則忠臣心知其禍而無為之謀李陸二公救其眉睫之失足矣慈能取百年之遠慮為之辰告哉前有諛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可謂天下之至愚矣夫其所以不知者何也瞻前而欲察見其諛顧後而欲急知其賊也可見者既見而知之矣未可見者惡從而知之必將樂聞密告之語以摘發於所未形此勿論密告者之即為諛賊也即非諛而不為賊而人之情偽亦灼然易見矣當反側未安之際人懷危疑未定之情苟非昏濁豈遽安心坦志以盡忘物變之不可測哉惟其然也明者持之以靜乃使迹逆而心順者屢危而失措者有過而思改者為惡而未定者皆得以久處徐思而定其妄虛然而終不悛焉則其惡以大著不待摘發而無可隱如是則諛賊果諛賊也在前在後而無不周知也斯乃謂之大智達矣抱暉殺節度使張勳據陝州要求旌節東與李希烈相應鄴侯單騎入於軍中於時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鄴侯拒之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不願聞也夫抱暉之逆既誅矣必有與為死者亦無容疑矣或有陰謀乘間以作亂者亦其恒矣要可一言以蔽之曰技止此耳河東之軍屯於安邑馬燧以元戎偕行威足以相制鄴侯之慮此也周持此也定屏人以白者即使果懷忠以思效亦不過如此而已惡用知哉拒之勿聽則挾私而諛毀者道聽而張皇者淺中而過慮者言雖未出其懷來已瞭然於心目之間若更汲汲然求取而知之耳目變而心志亂諛賊交進復異從而辨之哉天下之變多端矣而無不止於其數孤吾知其亦烏吾知其黑虎吾知其搏蛇吾知其蟹蛙吾知其鳴鸞吾知其瘡淫吾知其清渭吾知其濁冬吾知其必霜夏吾知其必雷故程子之答邵堯夫曰吾知雷之從起處起也天地之變可坐而定况區區諛賊之情態乎獻密言

以致小忠者即非讒賊亦讒賊之所乘也况乎不保其不為讒賊也知此者可以全忠可以立義可以得眾可以已亂夫是之謂大智

祿山思明父子旋自相殺而朝義死於李懷僊田悅死於田緒李惟岳死於王武俊朱泚死於韓旻李懷光死於牛名俊李希烈死於陳僊奇而李懷僊旋死於朱希彩陳僊奇旋死於吳少誠惡相師機相同逆相報所固然也殺機之動天下相殺於無已愍不畏死者擁兵以自危莫能自免習氣之重蒸天地之和氣銷燦無餘推原禍始其咎將誰歸邪習氣之所由成人君之刑賞為之也安史之逆為梟獍夷狄之天性則然無足怪者夫亦自行吾天誅焉可矣史朝義孤豚受困有必死之勢李懷僊與同逆而北面臣之一旦反面而殺之以為功此豈可假以旌節躋之相也盡天下之兵力以威垂亡之寇豈待於彼之自相吞齧以殺其主而後亂可訖乎降可受也殺主以降不可賞也偏裨不可以殺主帥則主帥不可以叛天子之義明矣幸而成則北面擁戴以為君及其敗則刺其首以博祿位而祿以隨之韓旻陳僊奇惡得而不效尤以徵幸乎朱希彩吳少誠又何憚而不皮為反戈邪一人偷於上四海淫於下我不知當此之時天下之彘倫崩裂父子婦姑兄弟之間若何也史特未言之耳幽燕則朱滔朱泚迭為戎首淮西則少誠少陽踵以怙亂而唐受其敗者數十年而不定代宗毀坊表於前而德宗弗能改也惡積而不可復拚矣陸敬輿之善國本理原情度時定法可謂無遺矣其有失者則李懷光既誅之後慮有請乘勝討淮西者豫諫德宗罷諸道之兵也諸道罷兵八閱月而陳僊奇斬李希烈以降一如敬輿之算而何以言失邪乃參終始以觀之則淮西十餘年勤天下之兵血戰以爭暴骨如莽者皆於此失其樞機也安危禍福之幾莫不循理以為本李懷光赴援奉天而未泚遁盧杞激之而始有叛心雖叛而引兵歸河東猶曰俟明春平賊據守一隅未敢旁掠州縣僭稱大號也所惡於懷光者殺孔巢父而已抑巢父輕躁之自取也德宗欲赦之蓋有自反怨物之心焉李晟馬燧李泌堅持以為不可斯亦過矣若希烈者勝孤弱狂愚之渠宗義既無大功於唐室且當討崇義之日廷臣爭其不可任而德宗推誠以任之賊平賞渥唐無毫髮之首遽乘危以反僭大號以與天子競存亡力弱於祿山而惡相敵矣此而可

忍萬世之綱紀裂矣何居乎敬輿之欲止其討也乘河中已下之勢河北三帥斂手歸命賊已窮之寇易於拉朽乃各一舉之勞而曰不有人禍必有鬼誅為天下君而坐待鬼誅則亦惡用天子為也俟人禍之加則陳僊奇因以反戈而吳少誠踵之淮西數十年不戢之焚皆自此啟之矣原情定罪而罪有等差飭法明倫而法有輕重委之鬼誅則神所弗佑待之人禍則眾難方輿懷光可赦希烈必不可容法之所垂情之所衷道之所定抑即勢之所審而四海之觀瞻將來之事變皆於此馬決也故敬輿之於此失矣隨命李晟渾瑊馬燧一將臨之而淮蔡蕩平天下清晏吳少誠三世之禍不足以興而淄青平盧魏博之逆志亦消矣夫之垂成良可惜哉

細行不矜終累大德三代以下名臣正士志不行而道窮者皆在此也昔以之而不信民以之而不服小人之反持以相抗而上下交受其誣歐陽永叔以因於閨帷之議而陶穀之挫於南唐尤無足怪也張延賞姦佞小人煽亂天下吐蕃劫盟之役幾危社稷廷臣莫能斥其姦而李晟抗表以論劾之正也晟之告李叔度曰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推此心也其力攻延賞之志皎然可正告於君父而在廷將繼之以助正抑姦者不患其孤鳴矣乃德宗疑其抱風忿以沮成功終任延賞聽之以受欺於吐蕃晟雖痛哭陳言莫能救也平涼既敗渾瑊既死延賞之罪已不可揜然且保祿位以終而譴訶不及無他成都營妓之事延賞早有以持晟之長短而上下皆惑也晟之論延賞也且忘其有營妓之事即不忘而豈得以纖芥之嫌置相臣之賢姦與邊疆之安危於不較哉而君與廷臣既挾此為成心以至史官推原譽却亦謂自營妓而開晟之心終不自白於天下唯其始不謹而微不慎也飲食醉飽琴書奕博之微皆有終身臧否天下應違之辨存焉故昔人以在官抄書亦為罪過而不可不慎觀於李晟可以鑒矣

亂國之財賦下培克於民而上不在官民乃珍國乃益貧民罔不怨天子聞之赫然以怒皆所必然而無不快其發覺者然因此而句勘之以盡納於上則害愈浸淫而民之死也益劇矣是所謂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也假公科斂者正以不發覺而猶有所止耳發覺矣上顧因之而收其利既無以大服其心而唯思巧為揜飾以自免上抑謂民之可多取而必應也據所句勘於墨吏者咸以為常則正賦之外抑有句勘之贏餘列於正供名為句勘實加

無藝之征耳且上唯利其所獲而不抵科斂者於法則句勘之外又有橫征而誰能禁之民之無知始見墨吏之囊
畢輸之內帑未嘗不慶快焉孰知昔之剝牀以辨者後且及膚乎故用之一時而小利行之數世而殃民之酷殆不
忍言李長源以此足防秋之國用欲辭聚斂虐民之罪不可得已誠惡墨吏之橫征卹民困而念國之匱也句勘得
實以抵來歲之賦可以紓一時之急而民亦蘇矣民知稅有定額而吏亦戢矣斯則句勘之善政與

小弁所以為君子之詩者太子欲廢未廢之際其傅陳匡救之術於幽王也故其所以處父子君臣之際曲盡調停
之理而奪其迷惑浸淫之幾鄴侯用之以全德宗之恩而奠其宗社故小弁為君子之詩其利溥也其詩曰君子不
惠不舒究之但言究則聽讓而惑者固自以為究矣乃其彌究而彌惑者惟其不舒也淺人之情動於狂而不可挽
無他聞言而即喜聞言而即怒耳以其躁氣與諛人之深機而相觸究之迫則雖有至仁大孝之隱皆弗能自達鄴
侯曰願陛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用此詩也氣平而諛人之機斂抱忠欲言者敢於進矣故間一日而德宗果悟也
其詩又曰君子無易繇言耳屬于垣易言者不必信之於心也心非必惑而偶觸於諛言以有喜怒過情之辭亦將
曰吾為君父之尊言即失而無大過也乃一出而人信以為固然矣匪直懷姦者幸有間之可乘即觀望而無定情
者亦謂君子之喜在此而怒在彼即此以迎合之而將得其心在旁在側者見為不足憚而言之也無擇惡知一入
於其耳以生其心伏莽之戒怙此言以為依據而旋相構扇於無已哉惟慎於口而人不得窺其際則諛人之氣愈
斂而抱忠欲言者敢於進矣鄴侯曰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衷於左右用此詩也故德宗流涕曰太子仁孝實
無他也小弁垂訓於千載之上而鄴侯以收曲全慈孝安定國家之至仁大孝於千載之下故曰小弁君子之詩也
自非幽王之喪心失志循其道而無不可動詩之為教至矣哉知用君子之道者君子也鄴侯之為君子儒於斯見
矣

君相可以造命鄴侯之言大矣進君相而與天爭權異乎古之言俟命者矣乃唯能造命者而後可以俟命能受命
者而後可以造命推致其極又豈徒君相為然哉天之命有理而無心者也有人於此而壽矣有人於此而夭矣天
何所須其人之久存而壽之何所患其人之妨已而夭之其或壽或夭不可知者所謂命也而非天必欲壽之必欲

天之屑屑然以至高大明之真宰與人爭蟪蛄之春秋也生有生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亂有亂之理存存
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寒而病暑而病饑而病飽而病違生之理淺者以病深者以死
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自昧之見為不可信為莫之致而束手以待之曰天之命也是誠天命之也理不可違與
天之殺相當與天之生相背自然其不可移矣天何心哉夫國家之治亂存亡亦如此而已矣而君相之權藉大故
治亂存亡之數亦大實則與庶士之窮通生死其量適止於是者一也舉而委之於天若天之有私焉若天之纖細
而為蟪蛄爭春秋焉嗚呼何其不自揣度而謂天之有意於己者故鄴侯之言非大也非與天爭權自知其貌然不
足以當天之喜怒而天固無喜怒惟循理以畏天則命在己矣雖然言其有病唯君相可以造命豈非君相而無與
於命乎修身以俟命慎動以永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禍福之大小則視乎權藉之重輕而已矣

陸敬輿之在翰林言無不從及其爰立從違相半其從也皆有弗獲之色焉何也大權者人主之所慎予小人之所
爭伎君子之所慎慮者也敬輿之忠直明遠允為社稷之臣而鄴侯將卒不急引以自代蓋鄴侯知此位之不易居
為德宗謀與敬輿謀固未可遽相敬輿也宰相之重任也苟資望之可為皆垂涎而思得董晉嘗參苗晉
卿所不敢相排以相奪者徒鄴侯耳非能忘情而甘出其下也鄴侯以三朝元老立翼戴之功而白衣歸山屈身參
佐無求登台輔之心其大服不肖者之心風矣肅宗欲相之而李輔國忌焉則去代宗欲相之而元載忌焉則去君
輸忱以延佇已養重以徘徊乃以大得志於多猜之主宵小盈廷而俛首以聽命敬輿其等倫哉自唐以來無
日不在君側無事不參大議雖未受白麻而鄴侯既卒其必相也無疑矣嗚呼欲相未相之際姦競邪伺攢萬矢以
射一鵠亦危矣哉鄴侯之不薦以自代全敬輿即以留德宗法家拂士於他日而敬輿不知也今為敬輿計鄴侯在
位國政有託而敬輿忘言未可以去乎董晉嘗參苗晉之命未可以去乎董晉以資財物望歸於己未可以去
乎參死參黨疑敬輿之譖未可以去乎與悅陋之趨懷同井未可以去乎沾沾然若留身於巖廊以待枚卜之來則
倒授指摘於人而敬輿之危益岌岌矣及既相也斐廷齷齪判支苦諫而不從吳通元騰旁書於中外姜公輔以洩
語坐貶賈耽盧邁相繼而登三事及是而引身已晚矣然且徘徊不決坐待貶斥幾以不保其腰領以自全也不宜

以靖國也元不可矣何也已被罪而忠直之黨危邪佞之志得禍必中於國家也宰相者位亞於人主而權重於百僚者也君子欲盡忠以衛社稷必此得而後道可行乎至於相而適人間政之道誦矣欲為繩愆糾謬之臣則不如以筆簡侍帷幄之可自盡也鄭侯知之敬與弗知也二賢藏量之優劣於此辨矣貞元八年江淮水潦米價加倍畿輔公儲委積陸敬輿請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運鎮和糴酌一時之緩急權其輕重信得之矣然未可為立國之令圖也豐凶者不定之數田畝所出則有定之獲也豐而有餘凶而不足通十年之算豐而有餘凶而猶無不足則遠方之租米畢令輕齋京邊之庸調悉使納米可也如其不然則豐年之所偶餘留之民間以待凶歲使無頓竭之虞奈何乍見其豐遽糴之以空在民之藏乎為國用計者耕九餘三恒使有餘以待凶歲如其饋餉有限吏祿軍食豐僅給而凶則乏又值京邊穀餘而價賤則抑以錢絹代給使軍與軍自糴於民猶之可爾何也自糴則食有節而支不糜民尚不至虛糜國以自墮若官與和糴就令無抑買捐民之弊而必求如額以供坐食者之狼戾與糶之紅朽不復念此粟者他日小民炊煙屢絕求粒米而無從者邪况乎立國有經恒畜有餘以待水旱則江淮薦饑自可取足太倉捐歲運以蘇民何事斂民之積以虛根本哉敬輿所陳令江淮斗米折錢八十計其所贏餘錢十萬四千緡一時行之實為公私之兩利而國無常守之經官榷商販之計空內地之積奪凶歲之儲使牟利之臣因得營私以殃民其失也大矣以要言之京邊之盈餘不可聚於上而急食之也此不易之定論也

陸敬輿請罷關東諸道防秋戍卒令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廣開屯田官為收糶自耕於其所守之地此亦以明府兵番戍之徒勞而自弱不如召募之得也論者於敬輿所陳則譏其說而惜德宗之不從乃於府兵則贊其得三代之良法而謂不可易為議論不審事理自相齟齬天下後世以伸其無據之說如此者亦奚必他為之辯哉即其說以破之而足矣夫折中至當之理存其兩是而後可定其一得守其一得而後不惑於兩是誠不易也就今日而必法堯舜也即有媿媿長言為委曲因時之論者不可聽也誠不容不易也則三代之所仁今日之所暴三代之所利今日之所害必因時而取宜於國民雖有抗古道以相難者不足聽也言府兵則府兵善言折衣糧以召募則召募善心無衡而聽之耳耳無準而聽紙上之迹與胥端之辯受奪於彊辭而傲岸以持己之是唯

其言而自謂允愜於天下嗚呼小言破道曲說傷理眾訟於廷文傳於後一人之筆舌且此夕彼其以萬世之國計民生戲邪不然奚為此喋喋哉持其前後彼此之論以相參則其無目無心如籬竹得風之鳴技自窮矣

自米粟外民所輸者本色折色奚便國之利不宜計也而必計利民利民者非一切之法所可據為典要唯其時而已唐之初制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績布其後兩稅法行繒績布改令納錢陸敬輿上言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請令仍輸本色執常理以言之宜無以易也揣事理以言之則有未允者焉繒績布之精粗至不齊矣不求則精則民俗之偷也且以行濫之物輸官而更以包谷受賦此損國計導民姦而取有用之絲象為速敝之絹布減製物產於民亦病矣如必求其精且良與而精粗者無定之數也粟麥猶膏燥權以苛責為索賄之媒民困不可言矣錢則緡足而無可挾之辭矣以絹布綿縷而易錢易錢雖難於姦費而無恐喝之威則其受抑者無幾雖勞而無大損也此折錢之一便也樹桑者先王之政後世益之以麻桑吉貝棉然而不能所在而皆植也桑桑之土取給也易而不產之鄉轉買以充供既以其所產者易錢復以錢而易絹繒績布三變而後得之又必求中度者以受姦商之騰踊愚氓之困費十而不能得五也錢則流通於山海而無不可得此又一利也丁田雖有定也而析戶分產畸零不能齊一勢之所必然也絹繒績布必中度以資用單丁寡產尺寸銖兩之分不可以登於府庫必計值以求附於豪右不仁之里不睦之家挾持以虐孤寒無所控也錢則自一錢以上皆可自輸之官此一利也綠臬者皆用其新者也民儲積以待非時之求而江鄉雨淫山谷煙色黯非鮮則支不收而民苦於重辦吏既受而轉輸之役者民也舟車在道霧雨之所濡濡稍不謹而成駝敝則上重責而又苦於追償其支給也非能旋收而旋散之也有積之數十年而朽於藏者矣以給吏士不堪衣被則起於下是竭小民機杼之勞委之於糞土矣錢則在民在官以收以放雖百年而不改其恒此又一利也積此數則民雖一勞而永逸上有實利金錢流行之世所不能悉使折輸者米粟而已然而民且困焉况欲使之輸中度之絲麻累遞運之勞以徒供朽壤乎唐初去古未遠銀未登於用鑄錢尚少故悉徵本色可也敬輿之言惜舊制之湮順愚民不可慮始之情耳金錢大行於上下固無如折色之利民而無病於國也故論治者貴於知通也

陸敬輿論稅限迫促之言曰：蠶事方興，已輸繅稅，農功未畢，遽斂穀租。上責既嚴，吏威愈促，急責而耗其半，直求假而費其倍，償悲哉！亂世之民愚哉！亂世之君也。民之可悲者，蠹吏中之詩畫之矣。其甚者不待二月而始賣新絲，五月而始糶新穀也。君之愚也，促之甚，則民益貧，民益貧，則稅益通，耕桑之獲止有此數，促之速，盡後雖死於柎楊，而必無以繼流亡日苦起為盜賊，而後下蠲通之令，計其所得減於緩徵者十之三四矣。何其愚也！迫促之令，君憚而不知計，民憚而不敢違，吏得此以張其威，銜猾胥得此以讐其罔，毒積金屯粟之豪民，得此以持貧民之生死，而奪其田廬子女亂世之上下胥以迫促為便，而國日蠹，民日死，夫誰念之？孟子曰：用其一緩其二，緩之為利溥矣哉。所謂緩者，非竟置之謂也。通數十年而計之，緩者數月而已。紕邪臣急功之謀，斥帑臣吝發之說，燭計臣卸責之私，姑忍之少待之，留一春秋之間，俟之秋冬而明歲之春夏，裕矣。源源相繼，實亦未嘗有緩也。統計之於累歲之餘，初何有濡遲之憂哉？國家當急遽之時，自有不急之費取此而姑忍之少待之，可省以應急需者，不患乏也。而奈何遽責之千里之遙，轉輸之不逮事者也。緩者驕帥姦臣，墨吏猾胥，豪民之大不便，而人君深長之益也。愚者自不知耳。君愚而百姓之可悲，無所控告矣。

德宗始召叛臣之亂中，徇藩鎮之惡，終授宦豎之權，樹小人之黨，其不君也，足以亡而不亡者，幸也。乃夷考其行，非有微聲逐色沈溺不反之失也，非有淫形濫殺暴怒不戢之惡也，抑非有聞善不知遇事不察之暗也。疑其可進中主而上之以守成，而保其福祚，然而卒為後世危亡之鑒者，論者以為好疑之過是已。雖然，好疑者其咎之流也，非其源也。窮本探源，則好說而已矣。故陸敬輿欲釋其疑而不足以奪其心，而使之後，蓋其厚有所疑者，唯其深有所信也。非無所信而一用其疑也。於盧杞則信於裴延齡，則信於竇文場，霍仙鳴則信於韋渠牟，則信於不怒，則有不釋死而猶追念之，推心置腹，羣言交擊而愛之益堅，且不僅是也。陸贄之始，李泌之終，亦未嘗不唯言是聽，而無有二三也。然則豈好疑為其不可解之惑哉？敬輿之在奉天，也有排難之顯功，言無不中，則秉義雖直，處時雖危，而志得神怡，發之於辭，氣顏色也必溫和，而淡洽，故罪己之詔，雖暴揚其過，而不以為悔。若長源則究曲從谷之度，足以陶鑄其驕氣，而使其意也消，盧杞諸姦，豈有別術以得當哉？無當之援，無中涓之助，唯面柔口澤，深察言而不相違拂耳。是故德宗之得失，恒視所信而分專有所信，則大有所疑，嗚呼！千古庸人，皆自不起之病，非以失所信而致然哉？有大信者，必有厚疑，有厚疑者，必有偏信，或信或疑，賢姦俱不可恃。唯善說者能取其深信，而天下皆疑矣。夫人之多所疑也，皆生於不足，智不足則疑人之已，詎力不足則疑人之已，凌先自疑而旁皇無據，四顧不知，可信之人，於是諛者起而乘之，諛其所易為，測其所易知，淺為嘗而輕為辨，則不足者亦優為之，而檢其所短，固將曰：非與我合者言，我所不知，不能以相欺，彼即亦一道與固非我之攸行，且惡知其非，矯誣以奪人於所不逮，而奪其異志乎？直者之疑愈厚，則諛者之信愈堅，於是偏信而無往不疑，乃以多疑召天下之難叛，故曰：疑者其弊之流也。信者其失之源也。道處於至足者，知從我者之非誠，而違我者之必有道也，故竟無疑於羣臣之薦，繇而繇不足以病，堯下此者，皆有不足也。知不足而不欲揜，則諛我者之情窮矣。流俗之言苟且之計，惡足以進於前哉！此中材揀過之善術也。能知此，則天下皆與善之人，而奚疑乎？天下皆與善之人，而又奚有所偏信乎？故德宗之失，失於信也。好說而信之，雖聖哲痛哭而不救，其敗紂之惡，無他好說而信飛廉惡來者深也。

讀通鑑論卷二十五

船山遺書

順宗
 王任王叔文以邪名古今二韓劉柳皆一時之選輩執誼具有清望一為所引不可復列於士類惡聲一播史氏極其貶誚若將與趙高宇文化及同其凶逆者乎心以考其所為亦何至此哉自其執政以後罷還奉宮市五坊小兒貶李實召陸贄陽城以范希朝韓泰奪宦官之兵柄華德宗末年之亂政以快人心清國紀亦云善矣順宗抱篤疾以不定之國儲嗣立諸人以意扶持而冀求安定亦人臣之可為者也所未審者不能自量其非社稷之器而任官之情窮耳初未有移易天位之姦也於時宦官秉德宗之危病方議易儲以危社稷順宗瘖而不理非有夾輔之者則順宗危而憲宗抑且不免代王言頌大政以止一時之邪謀而行乎不得已亦權也憲宗儲位之定雖出於郭細而亦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諸內賢脩奪兵之怨以為誅逐諸人之地則韋執誼之驚王叔文之憂色難有自私之情亦未嘗別有推奉思搖國本如謝晦傅亮之為也乃史氏指斥其惡言若不勝實數其詞則不過曰采聽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獎倘然自得屏人竊語莫測所為而已觀其初終亦何不可測之有哉所可惜者氣小而易盈氣浮而不守事本可共圖而故出之以密謀本無他奇而故居之以險膠漆以固其類尤傲以待異己得志自矜身危不悟以要言之不可大受而已矣因是而激盈朝廷之怨寡不敵眾誇毀騰於天下遂若包藏禍心為神人所共怒者要亦何至此哉任叔文誠小人也而執誼等不得二人不足以自結於上任叔文不得於牛昭容李忠言不足以達於篤疾之順宗嗚呼漢唐以後能無內援而致人主之信從者鮮矣司馬溫公之正而所資以行志者太后楊太洪之剛而所用以衛主者王安蓋以處積亂之朝廷欲有所為弗獲已而就其可與言者為納約之輔也叔文任之就誅八司馬之遠竄事所自發亦以宦官俱文珍等怨范希朝韓泰之奪其兵柄忿懣急洩而大獄疾興諸人既蒙不赦之罪神策監軍復歸內豎庶安得有斥姦遠接之法哉宦官之爭權而迭相勝負耳杜黃裳袁滋不任為主也故執誼等有可黜之罪而遂謂為千古之敗類則亦誣矣繇此以觀士之欲有為當世者可不慎哉天下之事昭昭然揭日月而行者與天下共之其或幾介危疑事須密斷者則緘之於心而制之以獨若驟得可危之機震驚相懼

以光大之舉動為詭秘之聲容附耳聽足晝呼夜集排辱言飲眾怨自詡為憂國如家乃不知旁觀側目者且加以不可居之大惡事既秘言不能詳欲置辯而未從身受天下之惡自戕而已矣易曰不出戶庭死咎慎之於心也不出門庭則凶矣門內之密謀門外之所疑為巨測者也流俗之所謂深人君子之所謂淺夫也讀柳宗元論後之書匪舌是出其愚亦可哀也已

憲宗

禮何為而作也所以極人情之至而曲盡之也古禮之佚不傳者多矣見於三禮者唯喪禮為略備達於古今無不可由也然而猶有闕焉時之所不然事之所未有情之所不生禮之所未及也於是而後儒折中論定之道有可參酌以極得其中則遭亂失其父母尋求不得死莫能知而為之追服是已禮文之未及此也有故古者分土建侯好問不絕偶為仇敵而禮之往來不廢聲問相連無有阻也故諸侯失國而為寓公大夫去國而有羈縻即其為行人而見執臨戰伐而見俘其生其死必相聞矣則生而遙告以吉凶死而得奔喪還葬莫有尋求不得而待追服者哉王莽之世盜賊並起永嘉而後胡漢分割於是而貴賤均於俘囚老弱隨其轉徙千里無人音問既絕轉掠不定踪跡莫稽乃有父子殊天終相睽隔母妻漂散不審存亡嗚呼生不得聚死不得知疏衰者非人子之可用報親者而猶不克盡三年之哀慕亦慘矣哉晉庾蔚之等始建尋求三年之外侯中壽八十而服之此亦以禮定情之極致周公復起不能易也德宗母沈氏因亂陷賊不知所存德宗即位尋求數十年不得追德宗之葬禮官乃申討之義以德宗啟殯日發沈后之喪因此而相廟之禮行焉夫爵之限尋求以三年侯發喪於中壽而德宗終身不廢尋求者以德宗已正位臨民為宗社主不容因母而廢大政即位尋求而不相礙也而士大夫既含重哀必廢婚宦盡心力為尋求以期以三年則人子之志伸而生人之理亦無崩壞之憂矣晉宋以來有因此而永絕婚宦者其志可尚而其道不可常殆亦賢者之過蔚之裁之以中不亦難與不宦則祭祀不修不婚則繼嗣不立抑非所以廣孝也且夫尋求不得而生死固無據焉街恤靡至一以喪禮居之萬一親幸而存豈非之生而致之死乎即位而尋求臨朝不廢之典宜於天子限求三年權停婚宦宜於士大夫酌中壽之年以服喪生存之望可絕以啟殯之日而為

忌人子之道以終變而不失其常補古禮之未有合先聖之大經此其選已

杜黃裳之請討劉武元衡之請徵李絳之策王承宗田興不待加兵而自服皆時為之也知時者可與謀國矣自僕固懷恩以河北委降賊而借亂不可復制者安史之誅非唐師武臣力制其死命而殪之賊自敗亡而坐收之也幽燕河濟賊所糾合之蕃兵突騎皆生存而梟雄之心未艾田承嗣薛嵩朱希彩之流狼子野心習於戰鬪於反覆於斯時也雖李郭固無如之何而下此者尤非其敵也代宗宗廟之德宗挑之俱取敗辱雖有黃裳元衡之能斷李絳之善謀我知其未易為壽度也至於元和而天下之勢變矣嚮所與安史同逆矯屬自雄者死亡盡矣嗣其僭逆者皆執袴騎懸戈色耽酒之豎子也其褊裨則習於叛合心離志急各圖富貴之庸夫也其士卒則生糜粟帛飲博遊宕之罷民也而狎於兩代之繼弛不量力而輕於言叛乃至劉闢以白面書生李錡以貴游公子苟得尺寸之土而妄尋干戈此其望風而仆應手而糜者可坐策之而必於有功韋丹李吉甫且知西川之必下以勸興師況黃裳元衡之心社稷而有成謀者乎故德宗奮而起禍憲宗斷而有功事同而效異也夫既知其可以討矣則亦知其可以不戰而屈之矣姑試其威於西川而西川定再試其威於鎮海而鎮海定河北秦養之子弟固不測朝廷之重輕而苟求席安以自保眾心俱弛羣力不張於斯時也唐雖不自信其有之能而魏博成德非王武俊田悅之舊彼自知之亦可眾量之矣吉甫自擊杜武之成績欲效之以激功於河間又蹈德宗之覆轍也李絳之洞若觀火又豈有絕人之智計哉故代宗之弛而失御憲宗之寬而能安亦事同而效異也所以異者無他唯時時也時者方弱而可以疆方疆而必有弱者也見其疆之已極而先自戰驚遂願縮以絕進取之望見其勢之方弱而遠自蹙蹙因興不揣之師此庸人所以屢趨而屢躓也焚林之火達於山椒則將燬之易滅而不敢撲待之可熄而不能待亦惡知盈虛之理數以御時變乎劉淵石虎符堅耶律德光完顏亮天亡之在眉睫矣不知乘時者猶以為莫可如何而以前日之覆敗為懲悲夫

制科取士唐之得元白宋之得一蘇皆可謂得人之盛矣積居易見知於裴中立載轍見重於司馬君實皆正人君子所嘉與也觀其應制之策與登科以後慷慨陳言持國是規君過迷民情達時變洋洋乎其為昌言也而抑引古

昔稱先王無悖於往聖之旨則推重於有道之士而為世所矜尚矣推此志也以登三事士密勿匡主而庇民有餘裕焉乃此數子者既獲大用而下蹂躪張彙引匪人以與君子相持而害中於國雖裝馬刺均以臨之弗能創艾也然則制科求士於言將不足采而可以辯言亂政之責斥之乎夫此數子者非其言之有過善觀人者不待其敗德之已而早已信其然矣奚以明其然也此數子者類皆酒肉以溺其志嬉遊以蕩其情服飾玩好書畫以喪其守凡此非得美官厚利則不足以厭其所欲而精魄既搖廉恥遂泯方且號於人以為清流之津逕而輕薄淫泆之士樂依之以標榜為名士如此而能自樹立以為君之心膺國之楨幹民之陰藉者萬不得一文章之用以顯道義之殊塗宣生人之情理簡則難喻重則增疑故工文之士必務推盪宛折暢快宣通而後可以上動君聽下感民悅於是游逸其心於四維上下古今巨細隨觸而引伸一如其不容已之藏乃為當世之所不能舍則繡紙所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者是也始則覃其心以達其言既則即其言以生其心而淫泆浮曼矜誇傲僻之氣日引月趨以入於酒肉嬉遊服飾玩好書畫之中而必爭名競利以求快其欲此數子者皆以此為尚者也而抑博覽六籍詭遇先聖之緒說以濟其辯則規君過陳民情策國事皆其所可沈酣以入痛快以出堂堂乎言之若伊訓說命七月東山之可與頡頏矣則正人君子安得不飲衽以汲引為同心而流傳簡冊淺學之士能勿奉為師表乎乃有道者沈潛以推致其隱則立心之無恆用情之不正皆可即其述古昔稱先王之中察見其諛淫況其濫於浮屠侈於游冶者尤不待終篇而知其為羊斟蠶智之妄人哉若其淋漓傾倒登臨軒之問陳論劾之章若將忘辱忘死觸忌諱犯眾怨以為宗社生民計者固可取為人主之龜鑑而不得斥之為非則唯上之所以求之者以直言敢諫設科則以應知遇取名位者在此慧足以及膽足以勝固無難伸眉引吭以言之無作而不取者不之也是故明主之求言大臣之廣益無擇於人也言而可聽者樂取其言以釋吾困而增吾美也若其用人也則不以言也言而可聽必考其用心之貞淫躬行之儉侈而後授以大任也書曰敷奏以言言無不盡若其黜陟則必明試以功而後定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誠千古片言之居要矣然則策賢良以問政明王廣聽大智之道也設制科以取士唯其言以登用之則國是亂佞人進治道之大蠹也制科而得才士如元白二蘇而止元白二蘇長於策問奏疏而止不志其辨以終為君

子傷節宣之權人主大臣司之可弗慎與

廟謨已審采諍臣之弼正以決行止其於治也有失焉鮮矣願謨無據倚群臣之道謀以相爭辯其於亂也幸免焉鮮矣何也質質然於得失利害之林一事至而無以自主天子有耳而無心大臣辭諂而避罪新進之士氣浮而慮短彼亦一非此亦一非非苟可言焉則言之不能言者亦學語而論其私也即其無私而讀古人數策之書輒欲引據憑藉察偶然之意見為實然聽曲士末俗之言妄為感動念生身受之累推為利害琅琅然挾持以為口實理亦近是情亦近是以與深謀熟慮相齟齬言出氣盈不任受詘於是而誤國殃民終無可救也以憲宗之時事言之一藩鎮之逆也言討者並欲加兵於歸命之魏博言撫者遂欲屈志於窮凶之淮蔡彼以為飭法之王章此以為懷柔之文德彼以此為養寇而失權此以彼為生事而釀禍河漢無涯之口窮年靡定究將誰與適從哉謀之已煩傳之將編一端未建四海喧騰募士游入測眾論之歸以揣摩而希附會者猶更探在廷之蹤指以豫為避就左擊右牽百無一就迨其論定而弊已叢生况乎多事之秋疆藩盜賊間謀伏於羣下機密播於崇朝授以倒持之樞而危亡必矣唐制詰令已下有不便者諫官上封事駁正政行駁之於後以兼聽得中而不議之於先以喧囂致亂道斯定矣元稹甫受拾遺之命輒欲使諫言各獻其謀復正身奏事及庶司巡對唯欲奪宰相之權樹己之威福而以諫官者諫上之失也議方未定天子大臣未有失也何所諫也論道者三公之職長告者卿士之司糾謬者諫官之責各循其分而上下志通大猷允定積小人惡足以知此哉

樞密之名自憲宗以任宦官劉光琦始繹其名思其義責以其職任以其功軍之生死國之安危毫釐千里之差九地九天之畧皆繫焉三代而後天子與夷狄盜賊爭存亡非復古者大司馬掌九伐之法鳴鐘擊鼓馳文告以先之整步伐以溢之所能已天下之亂也則此職之設有其舉之不可廢已所宜致慎而杜旁落之害者但在得其人耳惟若憲宗委之宦官則吐突承瓘王守澄資以擅廢立而血流宮禁乃因此而謂分宰相之權奪兵部之職所宜廢也豈非因噎廢食而不憂其餒乎五代分中書樞密為二府雖狃於戰爭而敬重戎事然準漢大將軍丞相之分職固三代以後保國之善術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夫祀既宗伯之所司矣而禮部之外必設大常益以禮部統邦禮

職既繁委分心力以事神則恪恭不贊專責之大常而郊廟之事乃度以此例戎其可使宰相方總百揆而兼任之乎抑可使兵部統銓敘功罪稽核門陰制卒伍之踐更清四海之郵傳藪屯田之租入督戎器之造作百端交集宵且不逞乃欲舉三軍生死之命使乘暇而謀之具不以國寇也不亦難乎兵部所掌者兵籍之常也樞密所領者戰守之變也進止奇正陰陽互用存亡之大決於呼吸經畫之密審於始終文字不得而傳語言不得而洩上承人主帷審矣時或守內方甯兵戈不試則縣其職以令宰相兼之可耳而官屬必備儲才必夙一旦有疆場之事則因可任之人授以固存之位與天地定謀於樽俎至其為謀之得失有宰相以參酌於前有諫官以持議於後亦不患其擅國柄而誤封疆矣漢舉朝政盡委之大將軍而丞相聽命五代使樞密察宰相固敬重而貽權姦之禍唐宋之失在任劉光琦童貫蓋所任非人而非其設官之咎若周官大司馬總戎政攝祀事兼任征伐則唯封建之天下無夷狄盜賊之防則可耳後世固不得而效也

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皆以直言極諫而居顯要當其極諫時政之得失無所避忌致觸李吉甫之怒上累楊於陵韋貫之以坐貶而三人不遷豈不人擬為屈賈代之悲憤望其大用以濟時艱乎乃其後竟如之何也故標直言極諫之名以設科試士不足以得忠直之效而登進浮薄激成朋黨擾亂國政皆緣此而興漢唐之末造蔡邕鉗劉蕡絀落論者深為憤惋而豈以黨賊亡身者亦無行誼可見則使登二子於公輔固不能救漢之亡起唐之衰亦樂可觀矣人君之待諫以正猶人之待食以生也絕食則死拒諫則亡固已然人之於食也晨而餐夕而飧源源相繼忘其為食而安於其所固然如使長瘡之夫求殺與芻豢而驟如之實非其所勝受也則且壅滯於中而益增其病故明王之求諫也自師保宰弼百司庶尹下至工瞽庶人皆可以其見聞心得之語而納諫以道諫者不毛舉其事以事諫者不淫及於他漸漬從容集眾腹以成表而受滋培於霖霖未有驟求之一旦使傾倒無餘盡海內之事而織悉言之概在廷之人而薄徧刺之馳驚憂延藻悅文華取悅天下而與大臣爭用舍之權者也非浮薄之士執任此為截截之論言哉夫唯言是求無所擇而但獎其競抑又委取舍於考官則儉人辨士揣摩主司之好惡以恣其

排擊若將忘禍福以行忠實則迎合希求為登科之捷徑端人正士固恥為之牛僧孺等之尤為甚邪不待覆折假手舉人以詆斥之則其懷諷以待兩端亦可見矣於陵輩實之身為大臣不能以去留爭其進退既與比肩事主而則使擊去吉甫而於陵贊之為吉甫可知也若僧孺宗閔湜之輩不能為吉甫則驗之他日亦既章章矣可也上之所以求諫者不以其道則下之應之也言直而心固曲也無人不可諫而何待於所舉之人何諫不可納何必問之考官之選以道格君者匪博擊之是快以理正事者非泛指而無擇朝而新摩夕而涵濡何應忠言之不日徹於耳乃市納諫之名如黃之口以侈多士之美哉三代之隆無此也漢唐之盛無此也此科設而爭辨與抑揚遂用以激成朋黨其究也驚直者為枉之魁徒以氣鼓鋒鉞鼓動天下而成不可撲之勢僧孺等用而唐乃大亂以訖於亡有識者於其始進決之矣

歲豐穀熟而減其價則糶者屢集殺日外出而無以待荒歲凶穀乏而減其價則販者杜足穀日內竭而不救其死乃減價者小民之所樂聞而更可以要民之譽者也故俗吏樂為之夫亦念間減價而誰呼者何民乎必其逐末游食不務稼穡不知畜聚之民也若此者古謂之罷民罰出夫布而實之園土者也男勤於耕女勤於織浚池時修糶藏必慎者歲雖凶不致於餓即為百工負販以自養而量腹以食執勞不倦無飲博歌等畫眠坐驕佚之習歲雖凶不致於餓即甚之矣而采救於山澤債傭於富室亦亟自計其八口之飢粥而必不闕然於河濱路隅望價之減以號呼動眾然若彼者實繁有徒一唱百和猝起哀鳴其官之減價乃不念價之減而既減之金錢顧其棄而何有也如是者徇其狂妄而以拒商販於千里之外居盈之豪民益挾持人之死命以坐收踴貴之利罷民既自斃而官又導之以趨於斃嗚呼俗吏得美名而飢民填溝壑亦慘矣哉盧坦為宣歙觀察使歲飢殺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持不可而商販輻輳民賴以生知治道者之設施固俗吏之所疑也俗吏者知徇罷民而已故罷士不可徇之以謀道罷民不可徇之以謀生罷士憚登天之難而欲廢繩墨以可企及則必陷於愚陋罷民恤斯須之苦而欲忘長慮以競目前則必陷於死亡君子之弗徇之尸其怨而不恤誠有其大不忍者矣

憲宗志平僭亂李絳請釋王承宗於恆冀而困吳少誠於申蔡雖已有攻堅而瑕自破者有攻瑕而堅漸夷者存乎其時而已矣當是時國家積弱而藩鎮怙疆河北其輪圍盤錯以折斧斤者也攻其瑕而國威伸瑕者破而逆氣折故四川江淮叛而速平唯其瑕也然而堅者自若則以申蔡逼近東都中天下而持南北之吭河北以窺朝廷之能否故用兵之所宜先者莫急於淮蔡吳少誠處四戰之地旁無應援李師道彈力以為之謀為盜而已弗能出一卒以助其逆彼瑕易肥而國威可伸申蔡平而河北震驚不於此而攻瑕將安攻乎若當時之最宜緩而不可急攻者莫恆冀若吳王武俊首聽李抱真之約發憤討逆功固可念也而南有魏博以為之障北有幽燕以為之援東有淄青以為牽然之首尾吐突承璫不搆而加兵徒以資盧從史之逆自取之也自申蔡而外所可申討者唯淄青耳淄青者南接淮海而西與燕魏相縣千里勢不足以相救故劉裕之滅慕容超也一入大岷而直搗其郭窮海必亡之勢也李納無尺寸之功有邱山之惡而師道繼之以鼠竊之小醜力不足以大逞但恃穿窬之徒以脅宰相駭中外焚帑藏犯陵廟宵起畫伏幸免於天誅堂堂正正以九伐之法臨之如山壓卵莫之能禦矣舍此不圖而遠求多於難拔之恆冀不亦愚乎詩不云乎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池者無源之水也故頻竭而中隨之藩鎮之逆池水之溢耳元和之世溢者將涸竭其頻而池自無餘憲宗持疑不決廟議亂於中洎故歷年久而後平賊雖平而國亦德矣揣摩情勢游移俾閣之士其術得譽而天下之亂不可止戰國之分爭垂數百年而不定暴骨遍野人之死者十九皆此等心機所動持天下而向已說者成之也至於唐之季世而游士之口復騰河北兵連宇內騷擾一言偶中狂夫稍久長之利害而一意徇之險矣哉若諱宗之為田季安劉濟謀者是已於斯時也為季安謀者全者豈有他哉陳王承宗之逆而必敗淮蔡濫青之自速其亡使二鎮合兵感承宗使就縛歸命改鎮修職則季安濟長保其富貴而承宗既禽淮蔡不敢窮兵以抗命濫青不敢仗盜以黨姦天下亦蒙其安平之福矣其後田宏正一逼鄆州而李師道旋投首於劉悟其明效矣而諱忠持兩端之策揣朝廷之舉動姑順天子之命實保承宗之表以上免朝廷之怒下結叛逆之心自謂謀之已工而昧於久之計者驚其揣摩之中無定之衷固不勝其如黃之古於是取堂邑以布交收鏡陽東鹿以謝咎二鎮固可處堂而嬉也而天下之禍乃以此而深使微忠也則二鎮順而歸命一言而

決耳逆而助賊亦一言而決耳癩已潰收之而固無難也故曰忠之為謀險矣哉故士之傾危而禍及天下者莫甚於善揣中外之情形而持之不失李巨川之亡唐張元吳昊之亂宋皆此也杜荀鶴韋莊之流始於容身終於俸利然技止於雕蟲猶不尸為戎首而兀朮欲走一書生揣岳秦之釁言如待券以終陷東京而不復當國者之御此曹也難矣毀之則羣起而境國是抑之則反面而事寇讐惟當禍亂繁興之日庠序仍修音舉不輟使有坦道之可遵而旁蹊庶其可塞乎將帥不得薦幕士督府不得用參謀亦拔本塞源之一道也李吉甫之專恣憲宗覺之而拜李絳同平章事以相參酌自謂得馭之道矣乃使交相持以啟朋黨之爭則上失綱而下生亂其必然也絳貞而吉甫邪弗能辨也雖然謂絳為得大臣又豈能勝其任哉秦晉曰唯截截善論言言者小人之所長也非君子之所可競也小人者不畏於人不懷慙於己君以為是滔滔日進而益騁君以為非詆訶面承而更端以進無媿答之容若君子則言既不聽恥於申說奚瑣瑣尚口之窮乎君子而以言與小人角長短未有貞勝者也易曰咸其輔頰古應非不以正也然相激而愈支於以感上下之心難矣夫大臣者衷之以心裁之以道持之以權邦之榮懷與其枕藉繫焉者也不得已而有言言出而小人無所施其唇舌乃可定眾論之歸而扶危定傾於未兆若其一再言之君已見庸而眾蓋莫止者必君志之未定而終且受詘則所謂不可則止者矣夫吉甫豈安於受挫不思變計者乎言出而絳必折之憲宗且伸絳而抑之矣然而屢進不已躊躇爭鳴者何也彼誠有所恃也恃憲宗之好諛在心乍拂而終俞絳之相尚以口言多而必隨也如是而可以辨論之長與爭消長哉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各得其朋以相抵牾而黨禍成矣此大臣之道所不欲以身任天下之紛紜者也絳而知此則當命相之日審吉甫之植根深固不可卒拔辭平章不受使人主知貞邪之不可並立而反求其故吉甫可逐也即受之而姑舍他務專力昌言斥吉甫之姦必不與同謀國事聽則留否則去不但無自辱之憾且正邪區分可俟小人之儆輒折軸而徐伸其正論於國亦非小補也不此之務屈身以與同居論道之席一盈一虛待下風者隨之而莫偃朋黨交持禍延宗社絳能辭過而之濡哉嗚呼言固未有方也論固未有定也失其大正則正邪之遷流未有據也吉甫絳君子小人之辨分矣他日德裕欲揜父之惡以修怨而牛僧孺李宗閔李逢吉元稹之徒愈趨以與德

裕爭勝則君子之名實又歸於李氏一波而萬波隨不知所由要皆口舌文字之爭勝負於天下而國之安危俗之貞淫濁混而無據言之得失可為善惡之衡乎盡臣道者不可不知正君道者尤不可不知也

魏博田季安死其子擅立李吉甫請討之而李絳請俟其變等之堂上而遙制千里度之未事而驗之果然不兩月而田與果請命奉貢效其忠貞一如絳言不差毫髮古今謀臣策士徵驗疾速未有如此之不爽者也河朔自薛嵩田承嗣以來世怙其逆非但其帥之稔惡相仍也下而偏裨又下而士卒皆利於負固阻兵甘心以搗貳於天子故帥死兵亂殺奪其子擁戴偏裨者不一而終無有恃朝廷為異援者絳即知田懷諫之必見奪於人亦惡知其不若朱希徽天幸而適如其謀邪言而允中固有繇來絳秘不言而無從致詰耳田興之得軍心為季安所忌久矣與季安不兩立而特誅於季安待其死以蹶起奄有魏博謀之風矣欲定交於鄰鎮以成其竊據乃四顧而無有可託之疆援念唯歸命朝廷為足以自固乃欲自達於天子而盈廷道謀將機洩而禍且至知唯李絳之可因效悃也信使密通以俟時相應舉國不知而絳之要言已定非一日矣絳言諸將怨怒必有所歸而不斥言與者為與秘之耳逐懷諫而而魏博絳與有謀焉請命修貢皆絳之成謀也絳自策之自言之何憂乎事之不然哉能致之者絳之忠耳能持之者絳之斷也密之者絳之深也非以智揣度幸獲如神之驗也故大臣之以身任國事也必熟識天下之情形接納邊臣之心腹與四方有肺腑之交密計潛輸盡獲其肝膽乃可以招搖服遠或撫或勒而罔不如意夫以一人之憂為憂以天下之安危為安危者豈孤立廷端讀已往之書聽策室之謀恃其忠智而無備事之虞哉大臣之謀國也既如此矣則天子命相倚之以決大疑定大事亦必有道矣殿閣之文臣既清孤遠物而與天下素不相接部寺之能臣錢穀刑名雜冗而於機事有所未遑危疑無定之衷竭智以謀愈詳而愈左故人主之命相必使入參坐議出接四方如陸贄李絳之任學士也早有以延攬方鎮而得其要領天下亦知主眷之歸物望之集可與為因依而聽其頤指無患乎事機之多變而周章以失據矣不能知人而厚防之嚴宰執招權之罰禁邊臣近侍之交以漠不相知之介士馭萬里之情形日削日離待盡而已矣

唐置神策軍於京西京北雖以備禦吐蕃然曾倚此軍削平叛寇則資以建國威得非常實天子之爪牙也德憲以來權歸中涓與西北節鎮虜至莫能奔命李絳所為欲據所在之地割隸本鎮使聽號召以擊虜之粹至不致待請中尉遲延莫救也憲宗聞絳之言欣然欲從而終於不果識者固知其必不果也唐於是時吐蕃之禍幾矣所甚患者內地諸節度分擁強兵畫地自怙而天子無一爪牙之士於此而欲奪之中涓之手授之節鎮中涓激天子以孤危辭直而天子信之又將何以折之邪是軍也昔嘗以授之白志貞矣朱泚之亂瓦解而散外臣之無功而不足倚有明驗也故付之於宦官亦無可委任而姑使其聽命宮廷耳如復分割隸於節鎮則徒為藩鎮益兵而天子仍無一卒之可使有若朱泚者粹起於肘腋勿論其能相抗制也即欲出奔而跟蹤道路將一車匹馬而行乎絳不慮此欲削中兵之兵柄而強人主以孤立操必不可行之策徒令增疑何其疏也絳慮之深策之審則當抗言中涓攬兵之非宜取神策一軍隸之兵部簡選而練習之粹有邊警馳遣文武大臣將之以策應外有寇則疾應外內有亂則疾應內與節鎮相為呼應而功罪均之如此則天子有軍應援有責而中涓之權亦奪矣奈之何舍內廷之憂而顧外鎮之患乎如曰待邊將之奏報而後遣救無以防虜寇之馳突則偵探不密奏報不夙邊鎮之罪也非神策之需遲而不及事也唐室之患不在吐蕃而在藩鎮已昭然矣如之何其弗思人臣以社稷為己任而引賢才以共事不避親戚不避知舊不避門生故吏唯其才而薦身任疑謗而不恤忠臣之效也周公遭二叔之流言既出居東而所汲引在位者皆推殘不安於位公身之不恤而為之哀吟曰既取我子勿敗我室小人動搖君子取其為國所樹之人指之以朋黨毀之以私親誠可為盡然傷心者矣雖然公以叔父受託孤之任撫新造之國收初定之人心以衛社稷故必近取休戚相倚者以自輔固未可驟為人臣法也立賢而先親知非無說以處此矣狎習已夙則其性情易見而賢否易知非遙采聲聞者之比也且吾權藉既尊風尚既正屬在肺腑者苟非甚不肖若李虞奉仲言之於李紳亦將習見正人習聞正論順風而偃樂出於清忠之塗則就親知而拔用之非無得也然而有大患者苟其端亮忠直憂國如家也則其議論風旨恆毅然外見而人得測其喜怒從違之所嚮於是所與親知者熟嘗其肯繁以相迎合亦習為亢爽之容高深之說以自旌而求譬如牛僧孺元稹李宗閔劉栖楚之流危言碎首亦何遠出

賈誼朱雲之下杜欽谷承徒觀其表見且可以欺後世而有餘蘇舜欽石延年黃庭堅秦觀游大人之門固宜受持
達之知過杜祁公馬溫公所不能却也而後竟如之何也未遇則飾貌以相依已讐則操戈以入室凶終之禍成
乎比匪不亦傷乎憲宗詰宰相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此必有先人之言証絳以受私者絳曰非親非故不諳其
才言之誠是憲宗弗能奪也而李吉甫因之指斥善類為朋黨以利攻擊者即在於此非盡吉甫之誣也使牛僧孺
李宗閔元稹劉栖楚之徒早為絳之親故而備聞其慷慨之論絳能勿引為同升乎而傾危燭亂之禍始將誰歸耶
自非周公以至聖有知人之哲以叔父居攝政之尊則未可亟引親知開小人姻亞膺任之端况乎人主方疑同官
方忌為嫌疑之引避者乎進以樹特立之操退以養和平之福大臣之常度也絳雖忠未諳於此上不能靖國而下
以危身抑有以致之矣

吳元濟一狂騷擊子耳中立於淮泗之間僅擁三州不協之眾延晨露之命所恃者王承宗既不能出一步以謁官
軍之後李師道獨以狗盜之姦刺宰相焚陵邑脅朝廷以招撫而莫救元濟之危非能如嚮者河北連衡之不易撲
也而唐舉十六道之兵四面攻之四年而後克何其德邪論者責分兵如連難參差不齊以致師老而無功似矣然
使專任一將四鄰諸道旁觀坐聽其成敗則勢益孤而覆敗尤速則專任固不如分任審矣乃詳取其始末而究之
元濟豈有滔天之逆志如安史哉待赦而得有其旌節耳王承宗李師道亦猶是也兵力不足以抗衡唯恃要結間
貳以求得其欲師道遣三數匹夫入京師殺宰相燬陵寢焚屯聚挾火懷刃而大索不獲者為之淵數者誰也非大
臣受三寇之金錢以相阿庇而詎能爾邪則其行賂諸鎮觀望不前示難攻以脅天子之受降概可知已外則韓宏
之阻李光顏內則韋貫之錢徽蕭德李逢吉等之阻裴度皆醉飽於三寇之苞苴而為之唇舌故蔡州一空城元濟
一獨夫李愬一夕而縛之如雞鶩其易也如此而環攻四年其難也如彼唐安得有將相哉皆元濟秦餉之鷹犬而
已僅裝武而相立於百僚之上為疑謗之招弗能勝也其遲久而後克不亦宜乎故國家當寇難相臨之日才臣有
不足任之才勇將有不可敵之勇邊外盜賊所以盡天下者皆豆區之惠而人為之風靡非有清貞之大臣前不屈
千金後不恤猛虎則天下終無可寄之心督諸葛公曰唯淡泊可以明志人君尚知所託國哉

德宗令廷臣相過從者金吾伺察以聞愚矣哉夫苟納賄營私則公庭可以密語暮夜可以叩戶姻族游宦可以居
間乃至黃冠縹緲流僇僕隸一言片紙而可通塞必過從哉裴晉公同平章事以平寇須參眾議請罷其禁於私第
見客憲宗許之則豈徒收集思之益以周知閭外之情形而洞開重門陰應無所容其詭秘杜私門絕僇嘗之善術
莫尚於此也然而處此也亦難矣德猜防之失則以延訪為公戒築室之謀則又以慎交為正兩者固其時而已李
太初羣言雜陳而漠然不應當蒙天下之譏怨自以不用游談之士為報國益截論言非執中有權者未易使之
日進於前也嘗覽元白諸人之詩莫不依附晉公以自矜善類乃至歸休綠野猶假風韻以相激揚然則當日私第
之所接納其能益於公以益於國者蓋亦多矣以要言之人君不可禁大臣之交游而大臣固當自重其嘖笑論辨
也文章也韻度也下至於琴尊書畫山川玩好鑿賞之長也皆勞視聽玩時日以妨遠略而僉人可託以求雙者也
若夫一邑一鄉之利害此長彼短之策略危言之而欲亟行之祇以病國殃民而開無窮之害延訪者可務好士樂
善之虛名為宵人讐利達乎周公下士至急而七月東山唯與農夫戍卒咏室家田廬之憂樂何有於指天畫地之
鶻鈴月露風雲之情態哉故延訪之公必以慎聽之正持之勿徒矜虛名而損實事也

憲宗之用裴公也深而信之也淺所倚以謀社稷之大計協心合德而不貳者獨淮蔡一役而已然當其時已與李
逢吉王涯旅進而無別及平淮蔡既平公居首輔而宦官承寵為館驛使賜六軍辟仗使印公不能以一書規正皇
甫鑄程異以聚斂與公文論道之席公力爭而以朋黨規繼首池起承暉殿張奉國李文悅白公諫止而二人坐貶
凡此數者有一焉宜拂衣以去乃層累相違公終極遲於朝右夫豈貪榮寵以苟容哉益亦有其故矣公開閣以延
士而一時抱負之士皆依公以私見公去則不足以留必羣起而為公謀曰公不可去也委而重而受知深志雖不
伸自可因事納宗以大造於家國公姑隱忍以鎮朝廷使吾輩得竭股肱之力以持危而爭勝此言日進公且不能
違而偃仰以息其浩然之志所必然矣故公使中外歷事暗主狎通宵人乍屈乍伸終留不去皆附公之末光者
相從更以羈遲公之浮沈前卻不謂無補於昏亂則從史者之言亦未為無當矣乃當數代之治亂而計之則所補
者小所傷者大起水火之爭釀國家之禍公未及謀也為公謀者其志其量其識皆不足以及此而公大臣之道以

誦矣國家之患莫大乎君子以若進若退之身與小人迭為衰王而祇以堅小人之惡何也君子之道不可則去耳小人仍不以君子為憂而聚族以謀攻擊則忌媚之惡所逞者即自起於其朋儕而同歸於消滅鄴侯一歸衡山而張良婦李輔國之首交陷於白刃唯君子終留於位附君子者猶森森嶽嶽持清議於朝廷且動暗主之心而有所匡正小人乃自危而益固其黨以爭死命抑且結宮禁挾外援以制人主而其勢乃成平不可拔秦之拔茅以彙也否亦拔茅以彙也而君子之彙終誅於羣策羣力之險毒故劉向不去而王氏益張李膺再起而宦官益肆司馬溫公入相而熙豐之黨獨大臣之道不可則止非徒以保身為哲也實以靜制天下之動而使小人之自蔽也彼附末光者躍治爭鳴特為宗主以立一切之功名而足聽哉是晉公之不去公之親也唐之病也朋黨之禍所以迄於唐亡而後止也惟澹泊可以明志惟愛身乃以體國惟獨立不受人之推戴乃可謂眾正之依歸惜乎公之未曙於此也而後知鄴侯之不可及矣

韓愈之諫佛骨古今以為闢異端之昌言豈其然哉衛道者衛道而止者道之所在言之所及道之所否言之所慎也道之所在義而已矣道之所否利而已矣是非者義之衡也禍福者利之歸也君子之衛道莫大乎衛其不謀禍福以明義之貞也今天佛氏之說浩漫無涯纖微曲盡而惑焉者非能盡其說也精於其說者歸於適意自逸所謂大自在者是也則固偷窳而樂放其心者之自以為福者也其愚者或徵壽祿子孫於弋獲或觀富貴利樂於他生唯扶貪求幸免之心淫泆空起以望不然之得夫若是者豈可復以禍福之說與之爭衡而思以易天下哉愈之言曰漢明以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梁武捨身逼賊餓死若以推究人心貞邪之致世教隆替之源固未嘗非無父無君之教流禍所及然前有崇奉之速滅哀平之早折則盡舉而歸罪於浮屠又何以服曉曉之口哉愚者方沈酣於禍福而又以禍福之說鼓動以故爭一彼一此莫非貪生畏死違害就利之情競相求勝是惡人之焚林而使之縱火於室也適以自焚而已矣夫君子之道所以合天德順人心而非異端之所可與者森森鼎鼎卓立於禍福之外比干之死不信文王之壽考陳蔡之危不慕甥館之牛羊故曰無求生以害仁於是帝王奉之以敷教於天下合智愚賢不肖納之以軌物唯曰義所當然不得不然也飢寒可矣勞役可矣襦袂可矣囚繫可矣刀鋸可矣

而食仁義之澤以與國裕民於樂利者一俟其自然而無所期必若愚者之不悟亦君子之無可如何而道止於己感通自神俟之從容不憂暗主庸臣曲士罷民之不潛消其妄愈奚足以知此哉所辱者義也所志者利也所言者不出其貪生求福之心量口辨筆鋒順此以遷流使琅琅足動庸人之欣賞愈之技止此耳惡足以衛道哉故曰深言之而憲宗不察且姑以此怖之是諱也欺也謂吾君之不能也為賊而已矣

憲宗之崩見哉已明而史氏以疑傳之莫能申畫一之法謂內侍陳宏志為首者非無據矣而流觀終始則宏志特推刃之賊而汚瀆之首辟不僅在宏志也錄前事而觀之郭氏受冊先皇為廣陵王妃伉儷已定憲宗立羣臣屢請正位中宮而憲宗不從已而與吐突承璀謀廢穆宗立澧王惲事雖未行而郭妃母子亦岌岌矣穆宗憂而謀於郭劉劉曰侯之則今將之志藏之久矣錄後事而觀之陳宏志者非能執中外之權如吐突承璀王守澄之殺生在握也憲宗雖服藥躁怒而固為英王不至如敬宗之狂蕩昏虐也承璀倚憲宗以執大命而志在澧王宏志以公膺乍起而行弒正承璀執言討賊擁立澧王一機會而奈何聽其凶逆莫為防制如謂承璀力所不逮則王守澄當因之以誅宏志而分罪於承璀以夷滅之其辭尤順今皆不然在官相率以隱俯首結舌任宏志之優游則豈宏志之能得此於盈廷乎帝弒未幾而郭氏皇太后之命行矣穆宗非能孝者而奉之極其尊養郭氏雖飾賢聲以自暴而侈靡游佚固一不軌之婦人其去武韋無幾也憲宗未殯承璀殺矣澧王亦相繼而含冤以死矣穆宗母子擁帝后之尊恬然而不復問舉朝卿士默塞而不敢言裴度雖出鎮河東固尸元老之望韓愈柳公權崔羣皆有清直之譽而談笑以視先君之受刃區區一掃除之宏志安能得此於天下則上下保養之情形又不可掩矣考諸稗官之傳記宣宗既立追憲宗之謚郭氏迫欲墜樓弒逆之蹟敗露於論定之後則憲宗之賊非郭氏穆宗而誰哉覺之所自生則惟承璀惑主以易儲故激而成變郭劉所去侯之者正侯此一日也穆宗以適長嗣統逆秘密故大臣不敢言史臣不敢述而苟且塗飾不唯郭氏遺章后之誅穆宗逃劉助陳宏志抑以速罰為千秋之疑案嗚呼唐室是猶謂國之有人乎而裴度張宗靖柳公權韓愈之為人臣亦可知矣

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穆宗

船山遺書

元和十四年李師道授首平盧平其明年王承宗死承元歸命請別除帥成德平又明年劉總盡納其土地士馬送遣部將於京師為僧以去盧龍平田宏正徙鎮成德張宏靖出帥盧龍自肅代以來河北割據跋扈之風消盡無餘唐於斯時可謂曠世澄清之會矣乃未三載而朱克融因張宏靖以起王庭湊殺田宏正以據成德亂更酷於前代終唐之世說不能平穆宗荒宴以忘天下而君非君崔植杜元穎閻淺不知遠畧而相非相張宏靖驕貴不接政事而帥非帥求以救甯天下也誠不可得雖然亦何至此之亟哉田宏正之輸忱於王室非忠貞之果摯也畏眾之不服而倚朝廷以自固也劉悟之殺李師道師道欲殺悟而悟先發制之也王承元之斬李寂等而移鎮義成懲師道之死而懼也劉總之棄官以去見淄青魏博之瓦解黨援既孤而抱弑父與兄之巨慝不自保也是憲宗之世河北之漸嚮於平者皆其帥之私心遠眾以逃內叛外孤之害而非其偏裨士卒之所願欲則暫見為定而實則陞滔天之水以數尺之堤耳王遂一入沂州而王弁即反王承元欲去趙而諸將號哭撫斯勢也雖英君哲相不可以旦暮戢其凶頑豈徒駕馭之非人以激成倉卒之禍乎嗚呼天地有遷流之運風俗有難反之機非大有為者化行海寓若舜之分北三苗而洞庭彭蠡之狂波永息則必待天地之有悔心而正人之氣倍勝於邪慝以力爭其勝豈易言哉河北者自黃帝誅蚩尤以來堯舜禹敷文教以薰陶之遂為諸夏之冠冕垂之數千年而遺風泯矣永嘉之亂司馬氏不能撫有委之羯胡者百餘年至唐而稍戢乃未久而元宗失御進軋犖山之凶狡使為牧帥淫威以脅之私恩以啗之披堅執銳競強爭勝以習之怨馬重裘割生飲漣以改易其嗜欲而焚眩其耳目於是乎人之不獸也無幾故田承嗣薛嵩李寶臣之流非有雄武機巧之足以抗天下而唐之君臣目視之而不能動搖其毫髮非諸叛臣之能也河北之驕兵悍民氣餒已成而不可撲也師道死惡足以懲之宏正承元之順命惡足以化之其復起而樂為盜賊必然之勢也垂及於石敬瑭而引契丹以入欣奉之為君親金元相襲凶悍相師日月不權凡數百年而數千里之區士民無清醒之氣凡背君父戴表盜結宮闈事奄宦爭權利誇武競者皆其相尚以雄恬不知耻之習

也天氣昌則可以移人人氣盛亦可以熏夫胎之乳之食其食衣其衣少與之嬉長與之伍雖有和粹文雅之姿亦久而與化未甫釋而即尋戈經方橫而遽躍馬欲滌除以更新使知有君親以效順也難矣自開元以後河北人材如李太初劉器之司馬君實者蓋晨星之一見爾而類皆遊宦四方不思矜式其鄉里邵康節猶以南人為相為亂階其亦誣矣雖然無在不復之幾必將變也薛河東趙高邑魏南樂三數君子者以清剛啟正學其有開必先之兆乎非章志貞教之大儒一振起之洗滌其居會衣履嘖笑動止之故態而欲格其心未有勝焉者也論世者屬目而俟之久矣

貢舉者議論之業也小人欲排異己求可攻之瑕而不得則必於此焉摘之以激天下之公怒而脅人主以必不能容李德裕修其父之夙怨元稹佐之以擊李宗閔楊汝士長慶元年進士榜發而攻訐以逞於是朋黨爭衡國是太亂迄於唐亡而後已近者溫體仁之逐錢謙益奪其故卜廷訟日爭邊疆不恤以底於淪胥蓋一轍也貢舉之於天下羣人士而趨之者也不善者皆能多其口說以動眾者也抑他日之可在位以持彈射之權公卿會勢位矚子孫私姻亞莫此著明而其犯羣怨也為烈故張居正之子首知貢王錫爵之子冠省試搖羣心起議論國以不靖禍亦劇矣李德裕自以門庭起家遠嫌疑而名位亦伸既有以謝薦紳之怨怒其用也舉榜發而有相將白日上青牙之譽迨其貶竄而有八百孤寒齊下淚之思持此以摘發私而快其誅錮何求而不克乎幸而德裕之於唐功過相半也使德裕而為溫體仁之姦唐亡於其手而眾且欣戴焉又孰懲哉夫翹舉曖昧以報夙怨者誠小人之術矣然所以致此者其情固私其事固鄙苟知義之所不許亦何為而授人以口實乎夫以賄相援者勿論已以知交言知其人之才而有薦賢之任揚之王庭固無吝也如其不能則亦相愛以道使知命而待時耳如行能心迹他無足取僅以文筆之長乍然相賞不保眾論之諧又奚足汲汲為之謀利達哉以子弟言其才足傳臚門廡有可進之資而何須貢舉既以文就有司之試則才而見抑自有司之過而於己何尤然而相承不舍關節公行雖才望之大臣他端不枉而於此往無慙士習不端成十餘年之惡俗伊可歎也內不勝婦人孺子之嘯唳外不勝姻亞門生之冷比恤暮年之炎冷念身後之榮枯一中其隱微而情不能禁賢者不免勿問壟斷之賤丈夫矣宗閣之於培蘇業

汝士之於弟殷士固也鄭單行誼無大疵而庇其弟明李紳以賢見忌而有所請托乃至裴中立以者德元勳何事其子不與清華之選而使其子譚膺冒昧之榮尤可惜也習尚之移人持立不染者伊何人邪有之則允為豪傑之士矣

朱克融首亂囚張宏靖而授以盧龍史憲誠督忠孝之田布以死而授以魏博王庭湊殺推誠平賊之田宏正而授以成德唐之不足以興而迺遷以亡在此矣河北之亂始於僕固懷恩之割地以授降賊成於崔植杜元穎王播之因亂以獎叛人懷恩之姦植播元穎之陋固無足責者郭汾陽位兼中外裴中立身任安危而坐視失圖莫能匡救抑又何也夫汾陽固有力爭者矣前乎河北之降汾陽以朔方孤旅崛起勤王威望未能大著也清渠之敗相州之潰亦稍挫矣宦官忌公奪其兵柄以授其禍禪一出而復東京鹹朝義方且擲榆公以功不若人使公於此持異議以與懷恩相抵牾各予降賊以節鉞既嫌於忌懷恩而毀其方畧且使懷恩盡朔方之將士謂公屢已以絀三軍之勞績他日者懷恩叛而朔方之眾惡能戴公如父母以效於國乎公戢意以靜持之知不可挽則姑聽之而有餘地以圖他日之鴻平公之慮深而志謹國危君竄而社稷終賴以安非淺衷之所易測也若中立以元臣受專征之命而元稹魏宏簡居中掣之中立抗辨以爭而不能奪其寵任其受三叛之歸錫以方鎮非徒庇三叛也不欲公復收前日淮蔡之功名而解其兵柄也則中立豈容伸其遠慮哉三叛受封而公罷為東京留守不恤唐室之安危唯裴公之是圖植之志也植元穎輩且無能為異同况中立可自與爭得失乎用兵危事也內有攝貳之宰執而危乃滋甚使中立力爭弗與決志以進討敗者十九矣徒殺士卒虛帑藏討之不克而復封之身為戮而國愈感此一往自任之淺圖而中立其肯身執其咎乎雖然君如此其昏也相如此其劣也釐者不可使聰信者不可使剛如中立者可以去乎而豈其未也中立之兼將相也與汾陽異汾陽將而相者也其相寵之也去就不關其名節留身於浮沈之間則道以身輕而不足為宗社生民之衛李逢吉元稹乃至無賴之鄭注皆可頡頏以為伍身即留而固不足建他日補天鎮海之功言數窮以激小人而堅護其惡豈徒無補而害且因之益滋矣元稹魏宏簡用而三叛罷

征三叛割據而元稹復相沃膏救火火乃愈熾斯君子所重為中立惜也汾陽默而唐安中立屈而唐亂時各有權道各有分故二公者地異而不可並論者也

君子小人忽屈忽伸迭相衰王其亂也更甚於小人之盤據而不可搖何也君子體國固自有其規模小人持權亦自有其技術小人驟進深忌君子固樂翹小過而盡反其道君子復升深惡小人抑疾惡已甚而概繼其謀夫既執國政而行其所欲為矣疆場之或戰或守寇盜之或勤或撫征徭之或罷或興禮制銓除之或隆或替邊臣受而行之將士部寺受而行之庶司郡邑受而行之百姓其善者固樂從之矣小人之裨政亦既不得已而奉行之財已費力已勞習之已成因之免害乃忽於此焉忽於彼焉將無定略官無定守士無定習民無定從姦人緣之以持兩端愿民因之而無準則豈特小人之病國殃民已亟矣哉君子之以搖蕩天下之視聽而俾感威靡騁者亦不保其不導以亂也機事之洩姦弊之興窮民之左右救過而不逞士大夫之疑殆而交相驚訟然而政不亂民不窮封疆不備國不危亡者未之有也夫小人之能固君寵結眾心幸成勞以侈功績者亦嘗取天下之大略而籌之有鉗制之術而下不敢違有從欲之餌而或享其利有揣摩之機而邊外盜賊亦可相持以苟安未幾而盡易之汲汲焉唯恐其復進不循其序而操之已屬乃易之未久而小人果復起矣取已洩之機已亂之階而再用之外之必訂內之必困君子小人交受其咎非但小人之亂之也穆宗在位四年耳以君子則裴度也李紳也韓愈也欲為君子而不馴者李德裕也小以人則李逢吉也元稹也牛僧孺也王播也李宗閔也庸靡不能自固而居其間以浮沈尸大位者崔植也杜元穎也雖無大過而不克有為者蕭俛也鄭覃也或正或邪或才或庸無所擇而皆執國政俄而此庸矣俄而又黜矣俄而此退矣俄而又進矣一言之忤合一事之得失搖搖靡定而宦豎與人主爭權諫官與將相爭勢任賢去邪疑害不可言也並其任小人也亦使小人無自固之地一謀未遂一語未終早已退而憂危求閑自全之術嗚呼晴雨無恆而稻麥腐於隴首後進雜進而血氣耗於臆中不知其時之人心國事且改夕更以快一彼一此之志欲更來之以藏姦民且疲於奔命遠盜賊得間而來之者奚若也唐之不即傾覆也亦幸矣哉李林甫之姦也非楊國忠大反之而猶可不亂靖康賢姦爭勝而國以速亡極亂之國有治人有治人而益亂靖亂者自有

道焉非相反之謂也

敬宗

君父之志未定姦邪之機方張嗣子幼冲或掖之以踐阼不以戴己者為恩搖己者為怨而過用其刑賞非德若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者不能一飯之德猶求報之貢舉之知猶終事之中人之情君子不其禁可謂之私亦可謂之厚也反此者廓然大公天下一人而已叔孫昭子不賞私勞夏絕之行也抑豈牛說賊公憤所歸雖欲賞之而眾必爭故以此而責人主合同異泯恩怨於參天議之大臣也誠難乃以此而醜賞重罰失政理而亂國是則大臣之受之者實任其咎循天理飭王章以靖眾志非異戴大臣之責而誰責哉豈戴者可以居功矣則異議者惡得而無罪知異議之必按是非為功罪而非異議之即罪則異戴者之不可以援立為功審矣夫薦賢才以在位拔寒素而踏榮意甚盛也然苟為靖共之君子則必曰吾以事君也而不敢尸其報以牟利况夫天子者天之所命也天下臣民所欲得以為父母者也竊天之權飲臣民之志欲而曰我自立之我可以受異戴之賞自以為功而求天子之弗我功也不可得也自以為功天子功之則不與其議而疑於異己者惡得而免於罪乎始之者大臣也迨其濫賜而宦官宮妾進矣援一人而立為天子小人之奇貨也於是孫程王守澄仇士良乘隙而微之於是而賈充傅亮因而專之於是而華歆郗慮王謐柳璨不難移人之宗社以質己之寵榮篡奪相仍皆貪功者之一念為之也而徒以咎人主之賞私勞無大公之德哉穆宗保王守澄之逆而厚賜神策軍士敬宗聽李逢吉之譖而寵李紳其相襲以亂刑賞非一日之故矣於是而知金日磾之不以托孤受爵卓哉其不可及已周勃居功相漢而致袁盎驕主之譖楊廷和居功受爵而貽門生天子之譴英主覺之於事後而不能慎之於當時勃與廷和自任已堅氣鼓上奪其君有不能遽抑者在也識罽器小忠貞不篤以天子為墨莊自貽凶危而害流後世三代以下無大臣究其情實一鄙夫而已矣居密勿之地與促膝之謀國本不定竭忠貞以立正議事定國安引身而去以杜絕私勞之賞則傾危之禍其尚息乎

小人之情愈趨而下小人之偽愈變而升故微事放言以知人於早未易易也請道文觀已迹以論昔人之賢姦亦

未易易也古今所謂小人者導君以微聲逐色賄貨淫刑其恆也持祿容身希旨獻諛而不敢觸犯人主非忤官安其恆也生事微功培克典利以召天下之怨其恆也乃自元和以來至穆敬之世所為小人者術益進而竊忠貞正大之迹以制天下而不得以為非後世誦其奏議且將有味乎其言而想望其風采嗚呼至此而小人之姦可勝詰哉李吉甫之始執政也以推薦賢才致天下之譽上國計簿以人主知財用之難而思節省尤大臣之要術也其他則媚疾導諛心違其言不可勝道矣元稹李宗閔起而對策詰吉甫之姦推與拔之托堂堂侃侃罷黜不以為憂充斯志也何有於崔潭峻魏宏簡王守澄之刑餘又何有於李逢吉王播之貪鄙言之也不怍尤不懼也一旦改面而事佞倖以傍趨有信獲於吉甫諸人之為者觀其始進賢其遺文亦惡知其滅裂之至於此哉若夫劉栖楚者則尤異矣敬宗晏朝百官幾至僵仆栖楚危言以諫至於以首觸地流血被面而不退迹其風采均等朱雲固李渤之所不逮也王播賂王守澄求領鹽鐵復與獨孤朗等延英抗論尤不畏強禦鉏銜國之幸標也而栖楚之為栖楚何如邪姦諂之尤而冒剛方之迹有如此夫然其所建白猶一時一事以氣矜勝耳至於牛僧孺而所託愈難測矣韓宏薦賄中外咸食其餌而僧孺拒之其律已也君子之守也悉恒謀據地以降李德裕力請受納而僧孺堅持信義其持議也君子之正也則且許以果為君子而與於帝王之文德以無忤於大臣固無多讓而僧孺之為僧孺又何如邪結李宗閔為死黨傾異己壞國事姑自成削以建門庭而譽其險毒又如此夫穆敬二帝雖曰法皆而是非之心未能全泯故此諸姦者充屬自飾而揣無誅殛之憂唯是冒忠直正大之迹欺天下以自容於公論蓋自唐中葉以後韓愈氏依傍六經之說以建立標幟則非假聖賢之形似不足以鼓吹後起之人才為之羽翼因時尚憑其浮動之氣小辨之才而栖楚且為忠慤之領袖僧孺且為道義之儀刑小人之竊也至於此而窮工極變上欺人主下欺士民延及後世猶使儒者史臣以周公不享越裳春秋不登叛人之義濫許僧孺而栖楚叩頭流血之姦無有能摘發之者嗚呼小人之惡滔天尚誰與懲之哉孔子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小人之仁正其不仁之甚者辨者不可不審也

文宗

唐自元和以後國之無人久矣王守澄陳宏志推刃天子無有敢斥言之者縱橫兩代至文宗之季年而後以他罪誅之則劉克明何憚而不滅燭以弑少年之天子邪克明滔天之罪發之者王守澄等四宦豎也斬之者神策飛龍宦豎所將之兵也路隋以學士而為逆賊草制韋處厚俛仰而推討賊之功於江王如是尚可謂唐之有人乎孫明復之治春秋曰國之以弑者國之人皆不赦也胡氏譏其已酷非也所謂國之人者非下逮於庶人亦其當國之臣允膺在官之辟者也然則憲敬二君之弑唐之大臣所可道不赦之誅者誰也韓宏張宏靖李逢吉王播皇甫鉉韋處厚賢不肖無得而免焉而李絳裴度忠貞為眾望所歸亦何面目立新主之廷焉當其時宦豎之勢張矣然未至如漢末諸奄斬父忠良空天下之羣而無遺也且未如肅代之世程元振魚朝恩殺來瑱如圍豚奪郭子儀之權位如奪嬰兒之弄具也劉蕡一據其忠憤抗言不忌雖不擢第而抑無祭鬻鉗張儉亡命之禍則唐室諸臣亦何憚而不孤鳴其憤嗚呼國之無人至於此極而抑何以致此哉國家之大患人臣之巨惡莫甚於自相朋比操進退升沈於同類之盈虛而天子特為其酬恩報怨假手以快志之人所謂正人者唯以異己相傾之徒為雌雄不並立之敵其邪者則以持法相抑之士為生死不戴天之讎而非天子莫能代之以行其志非左右持權之宦豎莫能助己以快其欲藉令當憲宗之弑而建討賊之旌則豈徒宏志哉守澄其渠帥也匪徒守澄郭后其內賊也匪徒郭后穆宗其戎首也推究至極不容中已而守澄尸威福之柄兩立於邪正之交以持衡而顛倒之郭后挾國母之尊穆宗固世適之重天位既登動搖不可而發義問者此黨之人而彼黨即乘瑕而進功隳名敗身不保而禍延同類於是素有忠直之望者亦惴惴然惜門戶以圖伸而依附之士咸齧指捫舌以相勸止低回一起慷慨全消方且尊太后肆大赦以掩其惡而飾之因循安位以求遂其汲引同彙拒絕異己之情為君子者固曰吾以是為善類地也而况匪人之比哉宦豎乃以知外庭之情志視君父之死如越人之肥瘠閉戶自保而不與為安敬宗雖無劉子業蕭寶卷之凶淫一失其意而刃割其胸何不可使路隋韋處厚泚筆弄古以文其大惡乎嗚呼盈庭若是而按孫氏春秋之法非誣也李絳裴度雖云賢者其能逃於法外哉李長源歸卧衡山而李輔國不敢竟其惡郭汾陽罷兵閒處而魚朝恩不敢肆其毒君子不浮沈於爵祿權勢之中亂臣賊子自有所畏忌而思戢元和以降所號為大

臣者皆往再於不進不退之交而白刃兩加於天子之脰唐之無人厥有絲矣又宗進李訓鄭注而謀誅內賊非盡不明也人皆知有門戶而不知有天子無可托也

朋黨與而人心國是如亂絲之不可理將孰從而正之哉邪正無定從離合無恒勢欲為伸其是誦其非畫一是非以正人之趨向智弗能知勇弗能斷故文宗曰除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亦非盡暗弱之說也李宗閣牛僧孺攻李吉甫正也李德裕脩其父之怨而與相排擯私也乃宗閣與元稹落拓江湖而投附宦官以進則邪移於宗閣稹而德裕晚節功施赫然視二子者有薰蕕之異矣李逢吉之惡夫人而惡之德裕不與協比正也而忽引所深惡之牛僧孺於端揆以抑逢吉而睦於僧孺無定情矣德裕惡宗閣計貢舉之私以抑之累及裴度度不以為嫌而力薦德裕入相度之公也李宗閣與度均為被計之人乃背度而相傾陷其端不可詰矣宗閣與稹始皆以直言進既皆與正人忤而一爭進取則稹合於德裕以沮宗閣兩俱邪而情固不可測矣楊汝士之汙濁固已德裕以私怨曼延而計之使貶俾與裴度李紳同條受誘汝士之為貞邪不決矣白居易故為度客而以浮華與元稹為膠漆之交稹之傾度居易不免焉而德裕亟引其從弟敏中抑又何也李訓鄭注欲逐德裕而薦宗閣以復相乃未幾陷楊虞卿而宗閣閉於明州何其速也聚散生於俄頃寢貶變於睚眦或合或離或正或邪亦惡從而辨之哉上無折中之宸斷下無臧否之定評顛倒天下以胥迷亂智者不能知果者不能決也揆厥所由則自李絳恃其忠直而不知大臣之體與小人比肩事主而相用以言口給之士聞風爭起弄其輔頰議論興而毛舉起權勢移而嚮背乖質質焉馳逐於一起一伏之中驚波反濺罔知所屆國家至此其將何以立綱紀而保宗祏哉唐宋以還敗亡一軌人君尸居太息而未可如何嗚呼亂之初生自所謂君子者開之不但在嚙啗之小人也呂吉甫章惇之害未去而首擊伊川者司馬公之門人蘇軾蘇轍也軾轍之禍未除而特引阮大鍼以傾眾正者溫體仁所擊之錢謙益也當王介甫惡二蘇之日體仁陷謙益之時豈料其速變之如斯哉烈火焚原而東西不知所極公忠體國之大臣慮之已早鎮靜慎默以替天子之獨斷而人心戢風俗醇尚非其人弗能與於斯也

文宗耻為穢君之賢臣所立惡其專橫而畏其害已也且又思討之四顧而求託其腹心乃擢宋申錫為相謀之不

免申錫以死禍及懿親而更倚李訓鄭注王涯舒元興以致甘露之變申錫之淺躁物望不歸訓注則無賴小人絲官豎以進傾危顯者可畏而不可狎涯元興又貪濁之鄙夫也文宗即不足與於知人之哲亦何顛越乃爾哉於其時非無勳望赫奕之元臣如裴中立英果能斷之偉人如李文饒而清謹自持如韋處厚鄭重者猶不致危身以償國文宗俱未進與密謀以善善敗獨決意以託匪人夫亦有故存焉唐之諸臣皆知有門戶而不知有天子者也寵以崇階付以大政方且自詭曰此吾黨之爭勝有力而移上意以從己其心固漠然不與天子相親恃其朋類爭衡之戰勝耳故以裴中立之譽望崇隆為四朝之元老而陳宏志之裁杜口已羞若李文饒則假官豎王踐言以內召而李宗閣元稹牛僧孺之情陰厲為真援者又勿論也外有不相下之仇敵則內不可更有相忤之中人爭衡於一進一退之間則不能復問大貞大邪之辨文宗蓋流覽躡躅知其無可與謀也而宋申錫以輕狃不審去就之庶尹為兩黨所不推舒元興王涯賈餗則首鼠兩端持祿免咎者也訓注之邪上知之矣乃其不擇而擊之方一試之德裕再試之宗閣兩黨皆其所排噬庶謂其無所固執而可借為爪牙者耳悲夫長慶自以來不敢以一言觸宦豎者獨一劉從諫而已而固防其且為董卓也則文宗不以委之申錫訓注而誰倚乎藉令謀之中立而中立未必應也謀之文饒而文饒固不從也謀之處厚而處厚豈直戰慄以退也謀之宗閣僧孺而比於宦官以反噬也故文宗交不敢信而託之匪人無他環唐之廷大小臣工賢不肖者皆知有門戶而忘其上之有天子者也試兩君殺三相裴中立且自道遙於綠野而况他人乎

牛李維州之辨伸牛以誑李者始於司馬溫公公之為此說也懲熙豐之執政用兵生事敝中國而啟邊釁故崇獎處鐔之說以戒時君夫古今異時強弱異勢戰守異宜利害異趨據一時之可否定千秋之是非此立言之大病而溫公以之矣乃所取於牛僧孺之言抑德裕者曰誠信也誠揭誠信以為標幟則謀臣不能折貞士不能違可以攝服天下之口而莫能辨雖然豈其然哉夫誠信者中國邦交之守也□□既踰防而為□□之禍矣矜之而不為不仁奪之而不為不義掩之而不為不信使恤彼相欺之香火而養患以危我社稷殺掠我人民毀裂我□□也則太王當終北面於獯鬻文王可永奉幣於昆夷而石敬瑭秦維翰湯恩退史彌遠允為君子矣突厥回紇唐曲意以下

之者皆有功於唐舍其暫時之惡而以信綏之猶之可也然而且有不必然者其順逆無恆馭之有制終不可以邦交之道信其感孚也况乎吐蕃者為唐之封豕長蛇無尺寸之效有邱山之怨偶一修好約罷戍兵而於此言誠信乎僧孺曰徒棄誠信匹夫之所不為其所謂誠信者蓋亦匹夫之諒而已矣其以利害言之而曰彼若來責養馬蔚始川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不三日至咸陽橋是其張皇虜勢以相恐喝也與張儀誇秦以脅韓楚之游辭同為千秋所切齒而言之不忌小人之橫亦至此哉夫吐蕃自憲宗以後非復昔之吐蕃久矣元和十四年率十五萬眾圍鹽州刺史李文悅拒守而不能下杜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擊之大敗而退其明年復寇涇州李光顏勸神策一軍往救懼而遠退長慶元年持遣論納羅以來求盟非慕義也弱喪失魂畏唐而求安也其王彝泰多病而偷安不數年繼以荒淫殘虐之達磨天變於上人叛於下寢衰寢微而論恐熟婢交相攻以迄於亡安得如僧孺之言扣咸陽橋深入送死而無擇哉歟手頰顏取患坦謀獻之使磔於境上以寒嚮化之心幸吐蕃之弱也浸使其強目無唐而鐵刃之下豈復有唐乎僧孺又曰吐蕃四面萬里失一維州未損其勢則其欺彌甚矣吐蕃之強以其盡有北境也於憲宗之世全力南徙以西番重山深谷地險而腴據為狐兔之窟於是而始衰沙陀黠戛斯回紇侵有其故疆矣故韋皋一振於西川而隴右之患以息其南則南詔方與為難而碣門黎雅之間乃其扼要之區得之以制其咽喉則潰散臣服不勞而奏功西可以收岷洮南可以制南詔北可以捍黠戛斯回紇之東侵而唐無西顧之憂其在吐蕃則大害之所逼也而豈無關於損益哉夫夷狄聚則逆而散則順事理之必然者也拒歸順者以堅其黨故婢婢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然與論恐熟百戰而終不歸者懲惡怙謀之然也唐之不足與也是為誠信將誰欺乎夫僧孺豈果崇信以服遠審勢以圖甯乎事之於德裕而欲敗之耳小人必快其私怨而國家之大利夷夏之大防皆不勝其恟疑之邪說又宗弗悟而從之他日退悔而弗及溫公抑遽許之曰僧孺所言者義也使然則周公之兼夷狄孔子之作春秋必非義而後可矣

李宗閣欲逐鄭覃而李德裕亟薦之文宗自內宣出除覃為御史大夫宗閣曰事皆宣出安用中書其妨賢之情固不可掩然以守官言則職之所宜爭以國事言則內降斜封之弊所宜早杜其漸也崔潭峻以八年天子聽其行事折之詎足以服宗閣哉鄭覃經術諫論果勝大任人主進一善士昭然揭日月而行之制下中書孰敢違者假令宗閣抗命而中沮即可按蔽賢之辟施以斥逐乃若有所重畏而偷發於其所不及覺以與宰相爭勝負之機其陋有如此者宗閣得持國憲官常以恣肆於下以此而求折朋黨之危機宜其難矣故司馬溫公曰明不能燭強不能斷使朝廷有黨人主當以自咎其說雖矣乃又曰不當以罪羣臣則於君子立身事上正已勿求之謂未協於理而獎輕儼敢怨尤激紛爭之害不可復弭元祐紹聖之際猶猶如也早以滅裂國事取全儲之宋而亡之一言之失差以千里可不慎哉點涉之權人主之所以靖國也格心之道大臣之所以自靖也進退之節語默之宜君子之所以立身也居其位安其職盡其誠而不踰其度故人主不審於賢姦之辨而用舍不決使小人與君子交持於廷誠宰相之所深憂也小人者豈能矯君心之必不然者而脅上以從己哉則格心者本也適人者末也但令崇奢佞鬼耽酒漁色牟利殃民狎宦豎通女謁之害一一禁括於宮庭之嗜好則事之可否理之得失人之貞邪無所蔽室而小人自不足以羣聚而爭勝若其格心之道已盡而君憚不知容小人之相抵牾則引身以退杜口忘言用養國家之福而禍不自我而興故孔子去魯不爭季孫之權孟子去齊不折王驪之佞在國則忘身去國則忘世身之安也天下之福也如或不得於君不容於小人乙身事外猶且紛紜接納進人士而與結他日之援為憂國計與適以激國事之非為進賢計與適以貽賢者之傷氣盈技癢憤懣欲舒且與浮薄之士流連於山川詩酒之中播歌謠以洩憤疾抑或生而有再用之情沒而有子孫之計樹人自輔悅己者容乃使詭譎之夫依附以希他日之進黨禍乃成交爭並峙立身之不慎也事上之不誠也素位不安害延於國為人臣而若此者亦奚辭乃曰不當以罪羣臣不已過與即其在位之日道在匡君而人才之進退國有常典官有定司固非好惡欲伸唯己所任一大臣進而望風飾行以求富於端揆者千百其詳也言論相符行止相應者不使退就銜勒奚必利民以衛國特以競勝於異己耳苟可以取盈然且破法而為非常之舉汲引而懷取必之心則唯以所好者之升沈為憂喜而君父生民或忘之矣質之夙夜詎可云清白乃心乎夫德裕之視宗閣其德失迥矣而內不能卻崔潭峻王踐言之與援外不能忘牛僧孺楊虞卿之私怨則使文宗推心德裕使汲引其所好者置於要地而宗閣不敢或違也終不可得其後武宗亦既獨任

之矣未久而白敏中令狐綯復起以盡反其局豈非德裕乘權之日恃主知之深厚聚朋好以充廷而不得志者如伏火石中得水而爆裂哉夫元祐亦猶是也皆為君子者進則响退猶躍躍導人心於巽訟而不可遏也以宰相之進退歸入主以卿尹之黜陟歸所司正已盡誠可則行否則止絕新進之攀附聽天命之廢興雖有小人何所乘以自立為黨其不悲也而曰不可以責群臣也無惑乎温公之門有蘇軾諸人之尋戈牙於不已也

杜牧憤河朔三鎮之跋扈傷府兵之廢敗而建議欲追復之徒為厄言貽後世以聽焚耳牧知藩鎮之強在府兵既廢之後而不知惟府兵之積弱是以番兵重邊將驕欺唐之無兵以馴致於禁營而不可復詰也且當太和之世豈獨河北之抗命哉澤潞山南無非擁強兵以傲岸者而欲取區區聽命之州郡勞其農而兵之散其兵而農之則國愈無兵民愈困亂將愈起甚矣空言無實徒以焚募古者之聽而流禍於來今未有已也府兵之害反激而為藩鎮勢所必然禍所必趨已論之詳矣乃若杜牧所言有可取而唐之初制尚可支百年者則十六衛是已十六衛以畜養我臣儲將帥之用者也天下之兵各分屬焉而環王都之左右各有守駐以待命益分合之勢兩得之矣分之為十六則其權不專不致如晉宋以後方州撫鎮擁兵而篡逆莫制也統之以十六則其綱不弛不致如宋之廂軍解散弱靡以成乎積衰也夫邊不能無兵邊兵不可以更戍而無固心必矣兵之為用有戰兵焉有守兵焉守兵者欲其久住而衛家即以衛國者也而守之數不欲其多千人乘城十萬之師不能卒拔而少則無糧新不給之憂戰兵者欲其速往而用其新氣者也一戰之勇功賞速效虜退歸休抑可無長征怨望之情然則十六衛之與邊兵互設以相濟寇小入則邊兵守而有餘寇大入則邊兵可固守以待而十六衛之帥唯天子使以帥其屬而戰焉若夫寇盜有竊發之心逆臣萌不軌之志則十六衛中天下以林立而誰敢恣意以逞狂圖乎唯是十六衛之兵必召募挑選歸營訓練而不可散之田畝則三代以下必然之理勢不可以寓兵於農之陳言坐受其弊者也就其地食其食無千里飛輓之勢就其近屬其衛無居中遙制之病衛率巡之所司練之有司供億之皆甚便也此則唐初之善制不必府兵而可行之後世者也以杜牧之時尤可決行於一朝非若府兵之久敝而不可再興者何也河朔之叛臣不可遽奪而內地猶可為也且自憲宗以來淄青淮蔡西川淮南賊平之日兵不可散固已移矣成德盧龍魏博歸

命之日兵不能罷亦可調矣以恩卹之以威臨之仍使為兵而稍移易之固皆不安南畝習於戎行者又何難於措置之有哉朝無人焉慮不及此而後天下終不可得而平牧固不足以及此而漫無憂國之心者又勿論已

甘露之變殺生除拜皆決於中尉文宗不得與知而李石鄭元甫於其時受宰相之命二子病矣君子之進退必以其正其以身任國家之大政也必以其可為之時血濺於獨柳之下而麻宣於殿陛之間二子者譽望素隆而何為其然邪曰此未可以為二子病也夫二子於此雖欲辭相而義之所不許也梅福之棄官申屠蟠之辭召位未高君未知有我且時已蔽極而無可為也留正出國門而宋幾危陳宜中奔占城而宋遂亡偷免於危殆以倡人心之離散無生人之氣矣夫二子者唐之大臣而為文宗所矜重者也天子不勝於宦豎兵刃交加於黼屨掠奪縱橫於內省三相囚繫以磔徇天子之僅保其首領者一聞耳二李之黨分析以去裴中立以四朝元老俯首含羞二子不出而薄收其潰敗之局以全天子安社稷將付之誰氏而可哉幸而二李之黨與宦豎之未相結納而訓注始事宦官而中叛之故仇士良輩無心腹之大臣引與同惡特備資望而授政柄於二子是以匪人不進誅殺止於數人而不濫及使二子者畏避而引去宵人乘隙投中尉之門以驟起而執政其禍更當何如邪夫二子之受相位而不辭非乘間以希榮蓋誅彘在指顧之間而有所不避也六巡邊使疾驅入京聲言盡殺朝士以恐唱搢紳李石安坐省署以弭其暴橫於斯時也石固以腰領妻孥為社稷存亡為衣冠爭生死可不謂忠誠篤惟居易命之君子乎江西湖南欲為宰相召募衛卒而石不許刺客橫行刃及馬尾固石所豫知而聽之者也薛元賞之能行法於神策軍將恃有石也宋申錫之枉得以復仲章為之也止滔天之水者因其潰濫而徐理之卒之仇士良之威不敢逞文宗得以令終而武宗能弭其亂自二子始基之矣皎皎硜硜之節惡足為二子責邪唐無靜正誠篤之大臣李石其庶幾乎曾其次矣聽言以用人不惑於小人而能散朋黨以靖國益亦難矣雖然無難也有人於此而或為之言曰是陳善道糾過失以匡君國者也是能決大疑定大計以固國本者也是能禁之不裁佞倖以清國紀者也是能紓民力節浮費以裕國用者也是能建國威思遠畧以靖邊疆者也如此則聽之而試之察之驗其前之所已效審其才之所可至而任之也可以不疑假如其言而覆按之遠斥之未晚也有人於此而或為之言曰是久抑而宜伸者

也是資望已及當獲大用而或沮之者也是其應得之位祿與某某等而獨未簡拔者也是嘗蒙恩知遇而落拓不偶為人所重惜者也如此則披進退以為恩怨視榮寵為己應得以與物競而相獎於富貴利達以恤私而不知有君父者矣不待辨而知其為朋黨之姦小人之要結矣楊嗣復託宦官諷文宗以召用李宗閔而文宗欲量移之計其為辭不過曰是固陛下宰輔流落可矜而已矣抑不過曰是蓋李德裕之以明黨相抑李訓鄭注之以邪佞相陷而已矣夫德裕之所逐固無可辭於小人而訓注之所排豈必定為君子抑問其昔居輔弼之任所建立者奚若耳若夫無益於國而徒尸顯秩則已概可知矣其黨固不能為之辭而但以曾充宰相遂不可使失寵祿將天子以天任賢才使修天職而止於屈者伸之邑鬱欲得者憐而授之是三公論道之尊僅如黃葉以止兒啼矣嗣復曰事貴得中洵如其言亦以平二李之不平使無偏重而已其以平其不平者各厭其富貴利達之欲而已天子無進賢退不肖之權但為群臣謀爵祿之去留以消怨忌是尚得謂天下之有天子乎況其所謂得中者祇以漸引小人而挽善類邪宋徽宗標建中之號而姦邪遂還無他其所謂中者夫人欲富貴利達兩相敵而中分之謂也上無綱下無耻習以成風為君子者亦曰是久處田間宜為汲引者也朋黨惡得而禁士習惡得而端國是惡得而定乎

武宗

嗚呼士生無道之世而欲自拔於流俗益亦難矣文宗憑凡之際李廷等振敬宗子成美而立之仇士良廢成美立武宗武宗立廷與楊嗣復以是竄逐於是而李宗閔之黨不容於朝政柄之歸必於李德裕此屈伸之勢所必然者也德裕即無內援而舍我其誰固非一樞密楊欽義之能引己也德裕終以淮南賂遺騰交通之名於天下後世而黨人且據以為口實雖欲辭託身宦豎之醜而不可得前此者崔潭峻王踐言皆能白德裕之直然則德裕之於中人不能自立坊表以不受磷緇亦已久矣夷考德裕之相也首請政事皆出中書仇士良挾定策之功而不能不引身謝病以去唐自肅宗以來內豎之不得專政者僅見於會昌德裕之翼贊密勿曲施銜勒者不為無力夫豈樂以其身受中人之援引者乎然而唐之積弊已成乎極重難反之勢在內則中書與樞密相表裏也在外則即使與監軍相呼吸也拒之而常在其左側小不忍而旋受其大屈踐言與於維州之謀潭峻藉宣鄭覃之命德裕固曰吾

不為宦者用而二用宦者也楊欽義之內召無所屈即而以寶玩厭其欲德裕固曰此以待小人而使忘機非辱也吾行吾志何恤於碌碌之嫌疑乎然而以視君子立身之大防則終玷矣生斯世也士君子之防君且毀之不可急挽也則抱負為之心欲抒於國者誠難矣然則如之何而可哉潔己無可羨之資謀國無偏私之黨以君命而接之以禮秉素志而持之以正進不觸其深忌退不取其歡心侯時以得君而無求成求可之躁願庶其免乎乃德裕功名之士也固不足以及此也以德裕之材當德裕之世勿容深責焉可矣

老氏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此女子小人滔天之惡所挾以為藏身之固者也唐之宦官其勢十倍於漢宋李輔國驅四十年御世之天子如逸豚而豎之其後憲宗死馬敬宗死馬太子永死馬絳王悟安王溶陳王成美死馬三宰相一節度合九族而死馬庖人之於雞鶩唯其操鸞刀而割之也文宗垂涕而歎自比於周赧漢獻而以為不如鬱鬱飲醇酒以成疾而崩其凶悍之鋒不可嚮邇也如此以為神策六軍在其指掌故莫之能制是已而未盡然也當其時節鎮林立大臣分閫合天下之全力以視六軍養之罷民豈不相敵而奚揣揣焉及觀仇士良之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閒日以奢靡娛其耳目無暇更及他事然後知其所以敲中材之主入於其阱而不得出者唯以至柔之道磨繫之因而馳騁之蔑不勝矣夫耳目之欲筋骸之逸狎而安之順而受之亦曰此人主之所應得近侍之所宜供者耳於國無損於事非專即不以為彼功而抑非可為彼罪也乃當其驕橫若見人主亦含忿不堪而思窮滌俄而退息於深宮則娛樂迷進而氣不覺其漸平矣稍定焉而始媼媼百出以相靡竟不知風忿之何以遽觸也氣一往而衰安望其復振哉凡變童稚女清歌妙舞捐煩解惰者皆其戈矛鳩毒之機也正人端士沮喪而不得以時進獻其忱則皆廢然返曰出而與吾謀屏除者入而且與之歡笑吾惡能勝彼哉徒自誅夷貶竄而弗能搖動之也未有不緘口息機聽其孤危而莫恤者也則臣非其臣兵非其兵狎媚且進而白刀夕張莫能測焉至柔之馳騁至剛綽乎其有餘矣然則羣奄之勢重如山而弒逆相尋也豈恃神策之孤軍哉恃此而已矣漢宋之閣主受制於家奴者皆此而唐之立國法不修淫聲曼色自太宗以來漫馬進御而無防閑之教故其禍為尤酷焉口鼻非藉之不安臭味肢體非藉之不宜清暎煩勞宛結非藉之不能穆耳而愉心林池魚鳥書畫琴奕張弧怒馬

各有所嗜而皆能為奪情息怒之媒機械之張烈於強秦密於曹操彼以剛爭此以柔制雖欲如周赧漢獻而不能果不如矣人主而能知此則勿曰宦官之惡不可撲也以一念之無欲塞滔天之橫流有餘裕矣然而知之者鮮能之者尤百不得一也是以難也

河北三鎮之不戢也豈其富強足以抗天下不可制哉唐無以制之耳盧龍之亂陳行泰張絳相繼擁兵以脅節鉞張仲武起而討之問其所有士卒幾何合軍士十團十餘人而已問其兵食所出則仰給於媯州以北而已卒如仲武之料幽州下叛人得然則唐果制勝得理以天下之力舉三鎮如拾芥耳而終困於不能者廟謨不定諸帥離心且逆黨私人奔走京國賄賂行於廷臣皆為張皇賊勢以勸姑息囂張不輯亂其成謀也君暗臣偷視最爾之叛臣莫之能勝而曰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惡是何言也劉稹阻兵擅立李德裕決策討之是已而復曰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何其視鎮魏之太重也張仲武既以盧龍歸命拊鎮魏之背矣何宏敬王元逵非有田承嗣王武俊之梟桀即令納鎮魏以陰相脅齒而朝廷宣昭義問以臨之又豈敢北不畏盧龍之乘其後南不畏宣武之逼其前西不畏河中之制其腹顧相抗拒以黨逆而蹶與哉戰即不力亦持兩端以視勢所趨耳然則劉稹既滅移宏敬元逵於他鎮不敢違也召宏敬元逵以赴關不敢拒也彼雖驕蹇而惜替抑且念昔之負固以長子孫者不死於天誅則死於帳下何如東身歸闕席富貴而保後昆部曲雖或罵張帥心弛而氣亦賴矣威可服也恩可懷也張仲武之令圖可美劉稹之狂謀可鑒也區區數州之土兩豎子尸居其上而曰終難化也德裕之於此惜矣乃遣重臣輸綏於二鎮曰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則既明輸左券授以不拔之勢儼若敵國此言出後其可追哉澤潞王土也其人王人也鎮魏亦非北胡南蠻自為君長之國也鎮魏可澤潞奚其不可又何以折劉稹而服澤潞之人心乎夫鎮魏西扼壺關東連曹鄴南一涉河而即汴宋中室之堂奧也橫骨頤中而欲食之下咽也必不可得唐之所以一亂而不可再興皆此等成之也德裕苟且以成一時之功曾不恤禍結兵連之無日習之難化豈在河朔哉在朝廷耳武宗聽之詔二鎮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言不順事不成嗚呼唐終不可為矣楊弁稱亂河東遂李石結劉稹而其所恃者納賄於中使馬元實元實歸大言於廷曰弁有十五里光明甲以恐喝

朝廷徵求節鉞李德裕折之而後沮以此推之凡唐之藩鎮類以數州之土一旅之眾抗天下之威而朝廷僂俛以從其欲非兵力之果強也皆賄也非李德裕折元實之姦則弁之納賄亦捨而不著史氏亦無從記之矣賄行於中涓而天子懼賄行於宰相而百官不能爭賄行於省寺臺諫而天子宰相亦不能勝前此之計淮蔡討平盧廷議紛然唯恐兵之不罷者此也德宗窺見其情厚疑羣臣孤憤與兵而中外坐視其敗者亦此也唐之亂賄賂充塞於天下為之耳凡三百餘年自盧懷慎張九齡廢休而外唐之能飾蓋蓋以自立於金帛之外者無有雖賢者固不能保其潔清特以未敗露而不章實固不可問也藩鎮之叛時若敵國相甚若仇讎且唯以金錢買中外之心而天子不能自固况州郡羣有司之廢置哉蓋唐自立國以來競為奢侈以衣裘僕馬亭榭歌舞相尚而形之歌詩論記者誇大言之而不以為詐韓愈氏自詡以知堯舜孔孟之傳者而戚戚送窮注詞不思則人心士氣概可知矣迨及白馬之禍凡錦衣劫馬傳觴挾妓之習燔焉銷盡繼以五代之凋殘延及有宋羶風已息故雖有病國之臣不但王介甫之清介自矜務遠金銀之氣即如王欽若丁謂呂夷甫章惇邢恕之姦亦終不若李林甫元載王涯之狼籍且不若姚崇張說章皋李德裕之豪華其或毒民而病國者又但以名位爭衡非而寵賂官邪之害此風氣之一變也乃唐之率天下以奔欲崇貨而遲久不亡者何也朝士以賄而容姦逆臣亦以賄而自固志氣俱偷其欲易厭故稱兵犯順者皆護其金穴以自封而無問鼎登天之志其不幸者回紇吐蕃唯以侵掠為志浸淫久而自啟亦無劉淵石勒之雄心斯以幸存而已矣使如宋也三虜迭來以壓境豈能待一遷再遷三遷而後亡哉賄賂之敗人國家如鳩之必死未有能生之者也

殺降者不仁受其降而殺之不信古有其言誠仁人君子之言也雖然言各有所指道各有所宜不揆其時不察其故不審諸順逆之大義不度諸好惡之公心而唯格言之是據則仁人君子之言皆成乎蔽仁蔽而愚信蔽而賊不可不辨也所謂殺降不仁而無信者為兩國交爭戰敗而倒戈與夫夷狄盜賊之脅從而自拔者言也或黨惡之志固不堅或求生之外無餘志則亦生全之或且錄用之而獨忿怒以予維新斯允為敦仁而崇信矣劉稹之叛郭誼為之謀主及夫四面合圍三州已下稹守孤城而日獻誼與王協說稹求身歸朝稹既從之欲降矣誼來其懈殺之

以自為功武宗與李德裕決計誅之夫豈非允愜人心之公惡者以行大法而司馬溫公譏其失信其信也非其所
以蔽而愚且賊者乎亂人者不殄絕之則亂終不已者也懷以仁而即乘吾仁以相犯結以信而即怙吾信以相欺
者也而唐藩鎮之亂率因此而滋自祿山為逆以來攤戴之者豈果僥倖其主之成大業而已為鄧禹之效尺寸哉
人挾好亂之心而嗾其主帥以為逆魁以弋利於己故李寶臣薛嵩田承嗣首自反噬而果獲分土攤尊之厚利益
當勸亂之日已挾自私之計上脅朝廷下睨其主流血千里王族亦赤無非可罔利之左券而朝廷果以姑息而厚
酬之位兼將相澤及子孫人亦何憚而不日導人以叛逆哉實王之腰領以求榮主族夷而已詎元功計當日之為
藩鎮者側目而寒心自非狂駭如劉稹者未有不以殺王協郭誼為大快者頻年身膏原野之鬼與痛哭郊原之寡
妻孤子固且不怨積而怨協誼故二賊伏誅而後武宣之世藩鎮無叛者既有以大服其心而裨將幕僚知無他日
幸免僥功之轉計則意亦戢而不敢導其主以狂猖殺一二人而全天下仁也殺無恆之人以行法信也高帝斬丁
公而今古稱其義况躬為逆首者乎且劉稹既從誼協之謀以欲降矣誼可容稹獨不可降乎殺降者誼也殺誼者
所以殺殺降者也而何尤焉唯項羽施之於敵國之赤子李廣施之於解縣之荒服則誠惡矣未可以為反覆傾危
之亂人引以求曲宥也施大仁博大信各有其時各有其情各有其理以一言蔽千古不齊之事變適以自蔽而已
君子所弗尚也

宦者監軍政於外而封疆危宦者統禁兵於內而天子危監軍之危封疆李德裕言之至悉矣乃天子之危非宦者
之統禁兵遽能脅之而死生廢立之也天子之兵散布於天下將皆其臣卒皆其民也其在內而為禁兵如唐神策
軍者但百之一耳又非百戰立功能為天下雄者也宦者雖握固之以為己有而勢不能與天下爭衡君自恣乃
至弑刃橫加豈能無畏於四方之問罪乎其無所憚而血濺宮庭居功定策者實恃有在外監軍之使深結將帥而
制其禁辱生死之命指麾吏士而市以啣宴搗之恩也故王守澄陳宏志楊承和躬行大逆不畏天下有問罪之
師乃至四朝元老分符持節之裴中立亦視君父之死喋口而不敢誰何獨一劉從諫執言相加而懷來又不可問
無他諸帥之兵皆宦者之爪牙舉天下而在其掣肘雖仗義欲鳴而力窮於寡助也於是而知德裕之為社稷謀至

深遠矣其以出征屢敗為言者指其著見之害以折之使不敢爭耳顯糾其沮撓軍事之失而不揭其攬權得眾之
禍使無所激以相抵牾則潛伏之大患暗消於忘言矣此德裕之所以善於安主而防姦也然抑豈徒其立言之善
哉仇士良忌之而不能傷乃乞身以去救監軍不得預軍務選牙隊而揚欽義劉行深欣然唯命而不敢爭極重之
弊反之一朝如此其易者蓋實有以制之也唐之相臣能大有為者狄仁傑而外德裕而已武宗不天德裕不寬唐
其可以復興乎

後世有天下者欲禁浮屠之教以除世蠹也良難會昌五年詔毀寺及招提闍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
百人可謂令之必行矣然不數年而浮屠轉盛於是所謂黃髮者出而教外別傳之邪說充塞於天下禁之乃以激
之而使興故曰難也武宗聽道士趙歸真之說而闍佛以邪止邪非貞勝之道固也未幾而武宗崩李德裕遂宣宗
忌武宗君相而悉反其政浮屠因緣以復進其勢之也雖然假令武宗水世德裕安位而行志又豈可以舉千年
之積害一旦去之而消滅無餘哉何也一日矯千年之弊以一君一相敵羣天下狂惑氾濫之情而欲剷除之無
遺是解之墮洪水以止其橫流卒不能勝者也夫群天下積千年而奔以如鷲自有原委亦自有消歸故天下之僧
寺蘭若欲毀之則一旦毀之此其無難者也勅二十餘萬僧尼使之歸俗將矣歸哉人之為僧尼者類皆孤露情游
無賴之罷民也如使有俗之可歸而晏然為匹夫匹婦以田爾田廬爾廬尚甯幹止也則固十九而不為僧尼矣一
旦壓之使無所往而得措其身則合數十萬伏莽之戎點者恨者陰聚於宵旦憤懣圖惟謀岐塗以旁出若河之決
也得蠶穴以通而奔流千里安可復遏哉故浮屠之教至大中以後乃益為幽眇閃爍之論弔詭險崎之行以聳動
生人而莫測其首尾以相詭而翕從之皆其指逐無聊之日潛身幽谷思以爭勝而求伸者也夫欲禁浮屠氏者亦
何用深治之哉自有生民以來有四民則有巫巫之為術不一要皆巫也先王不能使無也浮屠之以扇動天下者
生死禍福之報應而已則亦巫之幻出者而已若其黠者雜莊列之說竊心性之旨以與君子之道相競而見道未
審者惑之然亦千不得已也故取浮屠之說與君子之道較黑白而衰王固不能保於末俗取浮屠與巫者等而以
巫道處之則天下固多信巫而不信浮屠者其勝負相敵也浮屠而既巫矣人之信之也猶巫則萬室之邑其為巫

者凡幾而人無愛戴如父母者且猶然編戶征徭之民也如此則浮屠燔矣故寺院不容不毀也范金冶銅之像不容不亟銷也田園之稅丁口之徭不容不視齊民也無庸慮長寮以容之無不稅之田以泰之無不徭之政以逸之無金碧丹漆以豔其目無鐘磬鈴鐸以淫其耳黯沒蕭條而又驗其老幼使供役於郡邑則不待勸以歸俗而僧猶巫也巫猶人也進無所安退思自便必將自求田廬自畜妻子以借於良民數十年之中不見其消而自無幾矣即有存者亦猶巫之雜處弗能為民大病者也禁其為僧尼則傲岸而不聽含怨以圖興弗禁其僧而僧視耕夫之賦役弗禁其尼而尼視織女之縷征無所利而徒苦其身以茹草而獨宿未有不翻然思悔者徒眾不依而為幽眇之說弔詭之行者亦自願而少味先王之不禁天下之巫而不殊於四民之外以此而已然則有天下而欲禁浮屠以一直德同風俗者亦何難之有哉持未之思耳

宣宗

宣宗初識李德裕於奉冊之頃即曰母顧我使我毛髮洒淅夫宣宗非厲主德裕非有跋扈之氣發於聲色如周勃之起家戎伍梁冀之世習驕倨者豈果見之而怵然哉有先入之言使之猜忌者在也武宗疾篤旬日不能言而詔從中出廢皇子而立宣宗宣宗以非次拔起忽受大位宣旦夕之謀哉宦官會其有不慧之迹而豫與定謀竊竊然相嚙於秘密之地必將曰大尉若知事必不成故其立也惴惴乎唯恐德裕之異已如小兒之竊餅見廚婦而不甯也語曰盜擅主人其得志而欲誅逐之必矣此抑有故德裕當武宗之日得君而行志裁損內豎之權自監軍始監軍失權而中尉不保神策之軍於時宦官與德裕有不兩立之勢德裕為之有序無可執以相撓而上得武宗之信任下有楊欽義劉行深之內應故含怨毒也深而不敢發迨乎武宗疾篤不能言之日正其河決癘潰可乘以快志之時也不廢皇子立宣宗則德裕不可去不誅宣宗以德裕威稜之可畏則宣宗之去德裕也不決其君端端然如捍大敵之不能姑待而後德裕必不能容蓋德裕之所能控御以從己者楊欽義劉行深而已二人者其能敵宮中無算之貂璫乎皇太叔之詔一下德裕無可措其手足待放而已矣唐之亡亡於宦官自此決矣或者謂德裕事英斷之君相得甚歡而不能於彌留之際請憑玉几受顧命以定家嗣使姦人得擅廢立之權非大臣衛國之誼是

已然有說焉武宗春秋方富雖有疾而未必不可起之危候方將大有所為而不得遽謀身後迨及疾之已篤昏不能言雖欲扣閣請見而誰與傳宣以求必得哉所可惜者先君之骨未寒太尉之逐已亟環唐之廷無有一人焉昌言以伸其忠勲者豈徒無為之援哉白敏中之徒且攘臂而奪相位崔揚半字抑引領以望內遷而鄭肅李回莫能禦也意者德裕之自矜已甚孤傲而不廣引賢者以共協匡贊邪抑自朋黨與唐之士風披靡於榮辱進退之間而無賢可薦邪二者皆國家危亂之券也必居一於此宜乎唐之不復興矣

宣宗初立以旱故命大臣疏理繫囚而馬植亟以刻覈之言進請官典犯贖及殺人者不聽疏理夫二者之不可遽釋是已而並不聽其疏理唯法吏之文置之辟而莫辯宣宗用申韓之術束濕天下以失人心植實首導之矣唐自高宗以後非弑賊起於宮闈則叛臣誣於肘腋自開元二十餘年粗安而外皆亂日也而不足以亡者人心固依戀而不忍離雖殺賊重死亡相接且戴再葉之天子於不忘無他自太宗以寬容撫士庶吞舟漏網則游鱗各吻沫於浦嶼即有弱肉強食之害而民不忍其上也羅希奭吉温以至窮凶如侯索爾來抑但施慘毒於朝士而以反叛為名未嘗取吏民瑣細之愆苛求而矜其聰斷焉植之徒導主以淵魚之察而後太宗之遺澤斬矣植之言曰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亦近乎情理之說也乃上方下寬恤之政用蒼天災而遽以綜覈虐矯之令參之則有司相勸以武健持法律以核吏民廣逮繫以成鍛鍊有故人而無矜疑士怨於官民愁於野胥吏操生死以取貨賄可勝言哉夫申韓之以其術破壞先王之道者豈不以為情理之宜誅有罪以恤無辜乎而一倚於法天下皆重足而立君子之惡其賊天下而矜人國脈者正以其近於情理易以惑人也以賊吏論古今無道之世人士相習於貪叨而其得免於逮問者蓋亦鮮矣夫苟舍廉耻以縱彘頭則白晝攫金而不見人豈罪罟之所能禁乎無道以止之於未淫則察之愈密誅之愈亟黃綠附託行賄以祈免之塗愈開賄不給而虐取於民者愈劇究其抵法而無為矜宥者一皆拙於交游吝於薦賄賂易厭之細人而已以法懲貪貪乃益滋而上從以召百官之怨讟下益以甚窮民之腹削法之不可恃也明矣以殺人論人即不伏歐刀於市亦未有樂於殺人者也已論如法而苟全於疏理之下雖不死而生理亦無幾矣若其恣懣發於睚眦則當揮拳操刃之下惡氣薰心固且自忘其死抑豈暇念他日之

抵法而知懲若云死者含冤則天地之生業已殺一人矣而又殺一人以益之奚補哉且一人抵坐而證佐之株連寡妻孤子之流離於寺署者凡幾也故貪吏伏法殺人者死法也法立於畫一而張弛之機操於君與大臣之心君子之道所為迥異於申韓之刻薄者不欲求快於一時之心也心苟快而天地和平之氣已不足以存俗吏惡知此哉綜覈行而上下相督還相蔽也炫明者督炫聽者聾唐室容保之福澤宣宗君臣銷鏢之而無餘焉植實首導之一行而莫之知止天下粗定而卒召吏民之叛以亡固不如曩者之姑息亂而可存也

知人之難久矣而抑有其可知者君子持之以為衡而失亦鮮矣人之為不肖也其貪憚賊害淫溺憤亂得之氣質者什不得一類皆與不善者習而隨之以流因以汜濫而不可止故君子之觀人於早也持其所習者以為衡視其師友視其交游視其習尚未嘗無失而失者終鮮拔駢角於犁牛之中非聖哲不能也李德裕引白敏中入翰林既為學士遂乘武宣改政之初奪德裕之相竭力排之盡反其政以陷德裕於貶死而亂唐室夫敏中之不可引而使在君側豈待再計而決者哉德裕之初引敏中也以武宗聞白居易之名欲召用之居易老而德裕以敏中進則知敏中者以居易用敏中猶其用居易也居易以文章小技而為嬉遊放蕩微聲逐色之倡當時則裴中立悅其浮華而樂與之嬉至宋則蘇氏之徒喜其縱逸於閑檢之外而推尚之居易之名遂喧騰於天下後世乃數其人則元稹之死友也植聞謫九江而垂死驚坐胡為其然哉以蕩閑踰檢相瞻於聲色而為輕浮俗豔之詞以蠱人於淫縱當其時如杜牧者已深惡而欲按以法矣稹鬻身奄宦排抑正人而使河北終叛而為唐之戎首居易護為死黨不得則託於醉吟以洩其青衫之淚敏中為其從弟與居與遊因之而受君相之知也使武宗欲用居易之日正色而對曰此而欲引為同心以匡君而衛社稷所謂放虎自衛者也而德裕胡弗之知也使武宗欲用居易之日正色而對曰此浮薄儂巧之小人醜酒嗜色以淫詞壞風教者陛下惡用此為則國是定矣李沆劉健之所以允為大臣也而德裕不能其尚有兩端之私與不然則已習未端心無定衡之可持而易以亂也先儒謂蘇軾得用引秦觀之徒以居要地其害更甚於王安石唯其習尚之淫也舍是而欲鑒別人才以靖國家培善類未有能免於咎者也

周墀為相韋澳謂之曰願相公無權傷哉斯言所以懲李相朱崖之禍而歎宣宗之不可與有為也宰相無權則天

下無綱天下無綱而不亂者未之或有權者天子之大用也而提權以為天下重輕則唯慎於論相而進退之相得其人則宰相之權即天子之權挈大綱以振天下易矣宰相無權人才不繇以進國事不適為上奚用宰相哉奉行條例畫教以行莫違其式而已宰相以條例行之部寺部寺以條例行之鎮道鎮道以條例行之郡邑郡邑以條例行之編氓苟且塗飾以應條例而封疆之安危群有司之賢不肖百姓之生死利病交相委也抑互相容以離其姦也於是兵竄於邊政弛於廷姦匿於側民困於野莫任其咎咎亦弗及焉宰相不得以治百官百官不得以治其屬民之愁苦者無與伸驕悍者無與禁而天子方自以為聰明偏察細大咸受成焉夫天子亦惡能及此哉摘語言文字之失按故事從違之迹而已矣不則寄耳目於宵小以摘發杯酒尺帛之愆而已矣天下惡能不亂哉上擯權則下避權而權歸於宵小天子為宵小行喜怒而臣民率無以自容其後令孤絢用一刺史而宣宗曰宰相可謂有權其奪天下之權使散寄而無歸固不可與有為也韋澳見之審矣無權則馬用彼相哉弗問賢不肖也但可奉行條例皆可相也其視府史胥徒也又奚以異周墀又何用相為生斯世也遇斯主之不能養蒙以去而猶貪白麻之榮墀亦不可謂有耻矣

德宣二宗皆懷疑以御下者也而有異故其致禍亦有殊焉德宗疑其大而略其小故於安危大計不信忠諫之言姦邪得乘之而亂遂起然略於細小之過忘人於偶然之失則人尚得以自容於盧杞之姦傾聽之於陸贄之忠亦傾聽之故其臣無塗飾耳目坐釀禍原之習其敗亂終可拯也宣宗則恃機警之耳目聞一言而即披為成心見一動而即生其轉念賢與姦俱岌岌不能自保唯蔽以不見不聞而上蠹國下殃民微幸免於譏誅則無所復忌雖有有若陸贄之忠者在其左右一節稍疏疑疑交起莫敢自獻其忱忱其以召亂也緩而一敗則不可復救矣馬植之貶以服中涓之帶也蕭鄴之命相旨以宣而中止以王歸長之覆奏也崔慎微之罷以微露建儲之請也李燧之鎮嶺南旌節及門而返以蕭儼之一言也李遠之不用以長日暮局之一詩也李行言以樵夫片語而典州李君奭以佛祠數老而遽擢舉進退刑賞之大權唯視人警效笑語流目舉踵之閒而好惡旋移是非交亂荆棘生於方寸枝害集於俄頃自非白敏中令狐絢之戀寵喜榮誰敢以身試其喜怒而為之用乎天下師師交相飾以避過則朝廷

列土偶之衣冠州郡恣穿窬之長吏養姦匿惡窮民其妾侍以存哉嗚呼懷疑以察纖芥之短長上下離心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其待懿宗而禍始發猶幸也又惡足以比德宗哉雷至動也火至明也以灼灼之明為非常之動其象為豐豐其部日中見斗以星之明亂日之明則窺其戶而無人易之垂訓顯矣哉

古今之亡國者有二軌焉姦臣篡之夷狄奪之也而禍各有所自生夷狄之奪晉宋是已君昏將懦兵弱而無紀則民難帖然圖安乃至忠憤思起為之致命而外逼已危不能支也姦臣之篡則不能猝起而遽攘之也必編民積怨盜賊繁興而後姦臣挾平寇之功以鉗服天下而奉己為主漢唐是也張角起而漢裂黃巢起而唐傾而漢則有公孫舉張嬰以先之唐則有鷄山妖賊浙東裴甫以先之一動而戰再動而鬪三動而如火之燎原不可撲也唐之立國至宣宗二百餘年天下之亂屢矣而民無有起而為盜者大中六年鷄山賊乃掠蓬果三川言辭悖慢民心之離於是始矣崔鉞之言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當是時也外無吐蕃回紇之侵陵內無河北淮蔡澤潞之叛亂民無供億軍儲括兵遠戍之苦宣宗抑無宮室游觀縱欲怨之失天下亦無水旱蝨螟千里赤地之災則閭閻之何足以迫於飢寒而遽走險以自求斬艾乎然則所以致之者非有司之虐害而誰耶李行言李君龜以得君而優擢宜覈御大臣大臣以綜覈御有司有司以綜覈御百姓而弄法飾非者驕以玩撲應自保者懼於凶民安得不飢寒而攘臂以起哉小說載宣宗之政琅琅乎其言之皆治象也温公亟取之登之於策若有餘美焉自知治者觀之則皆亡國之符也小昭而大聾官欺而民蔽智攫而愚危含怨不能言而蹶興不可制一寇初起翦滅之一寇踵起又翦滅之至再至三而不可勝滅亂人轉徙於四方消歸無地雖微懿宗之淫昏天下波搖而必不能定宣宗役耳目懷戈矛入黠吏之囿驅民以凍餒其已久矣至是而唐立國之元氣已盡人垂死而六脈齊張此其候矣韋澳者以藏身自固為道者也異於貪進病國微幸危身之鄙夫遠矣而不足以謀國宣宗屏左右與商處置宦官之法而澳曰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擇其中有識者與之謀此其為術也甚陋澳之識豈不足以知此之非策而云爾者不敢身任其事以自全而已矣太和之變所以主辱而臣死者寧訓鄭注本無藉小人舒元與賈餗

皆貪庸為朝野所側目與宦官以機械相傾而不勝其宜也而宣宦官之終不可受治於外廷哉舍外廷而以宦官治宦官程元振嘗誅李輔國矣王守澄嘗誅陳宏志矣是以毒攻毒之說前毒去而後毒更烈也蓋宦官之亂國而昏君也與外廷之小人異小人誅則其黨亦離能誅小人者即不必為君子而亦憚小人之禍以反其為者也若宦官則自為一類而與外廷並盈虛衰王之數其自為黨也一而已矣勿論進而與謀謀之必洩祇以成乎禍亂即令奸心盡力為我驅除而誅彼者即欲行彼之事天子恃之外廷拱手而聽之後起之禍倍溢於前又將何所藉以受夷之哉故曰其術陋矣夫天子而果欲斷以行法誅不順之奄孽正綱維以自振也豈患無其術哉外廷非盡無人也即如李文饒者優游諷議而解諸道監軍之兵柄則使制此刑餘也優有餘裕而推抑之以嚮於死克位之大臣則為白敏中為令狐綯懷祿固寵之鄙夫既陰結內援而不敢任誅鋤之事使其任之又舒元與王涯賈餗之續耳蓋其炫小明而矜小斷以纖芥之嫌疑為轉盼之刑賞其以為慎名器者匹夫之吝也其以為察吏治者老婦之聰也佞人亟進而端士離心故僅一守正之韋澳而唯計全身於事外如使推誠待下拔功業已著才望可委之大臣修法紀以飭中外乃下明詔申太宗之禁制廢中尉之官以神策之軍授司馬羊樞密之職以機要之務歸中書奪其所本無而授以掃除之常職是天子大臣所可昭昭揭日月以行者廷臣莫敢異議百姓莫不欣悅藩鎮莫不欽仰一二懷姦之奄暨何所挾以相抗亦奚用屏人私語若大敵之對壘力不能支思乘瑕而攻劫之乎或曰習已成則其黨已固奪之遽則其怨必深環左右者皆其徒也伏誅械以求逞宣宗所重慮者未為過也夫惡唯隱而益深故孔子成春秋而亂賊懼發其所匿而正名之則惡洩而不能再興矣夫憲宗敬宗之不保其軀命豈嘗斤而奪之使激而成之乎憲宗之誅陳宏志雖伏辜而未正其惡敬宗之誅劉克明雖授首而未誅其黨內外交相匿而後伏莽之戎有所怙以相脅宣宗於此正告中外詰先君之賊申汚瀆之討宣發其惡顯於天下之耳目則使有今將之心抑知其無所匿藏而逃不赦之辟又孰敢睥睨君父以逞其狂圖哉太和君臣唯不知此是以仗兵殿幄反受大逆之名三相駢死於獨柳非外廷與謀而事機必敗也乃宣宗之為君也以非次為宦官所扳立反以貽怨於社稷之臣故懷私思重辱隱而不能發露耳是以韋澳遷延自免而不能為之謀知其荏苒者之有所繫也

國無可用之人則必亡國之無人非但其君不欲用之抑欲用之而固無人也錚錚表見者非迂不適用則小育才而不足任大如是者不得謂之有人夫其時豈天地之吝於生才以亡人之國乎秉道行義德足以回天者間世而一出亦安能必其有或賢智之士宅心無邪而樂為君用則亦足以匡亂救亡功成事定而可卓然為命世之英此則存乎風尚之所移耳故國之無人惟賢智之士不為國用恬然退處以為高以倡天下置君父於罔恤於是乎國乃終以無人夫一二賢智之士不為國用而無損於當世似未足以空人之國使忘君父也乃唯賢智之士立身無瑕為謀多臧天下且屬望之而不為國用為道其究也置其身於是非休咎之外天下具服其卓識而推以為高於是知有其身以求免於履凶蹈危者皆慕其風以為藏身之固則宗社安危生死一付之迂愚巧黠之人而自好者智止於自全賢止於不辱志不廣學不博氣不昌乃使數十年內盡士類皆成乎痿痺洋與之習自非懷祿微幸依附亂賊而不慙者皆不可與有言不可與有為之人也於是乎天下果於無人而狐狸畫噪沐猴衣錦尚誰與治之哉宣宗之世上方津津然自以為治也而韋澳謂其甥柳玘曰爾知時事漫不佳乎皆吾曹貪名位所致耳是其為言夫非賢智者之言乎於是上欲以澳判戶部且將相之而浩然乞出鎮以引去蓋澳之不為唐用非一日矣周墀入相問以所可為則曰願相公無權宣宗屏人語以將除宦官則曰外廷不可與謀其視國家之治亂如越人之肥瘠而自保其身者始終一術也蓋於時賢智之士周覽而俯計焉擇術以自處焉視朝廷如燎原之火不可禦邇非令狐綯之流容容以邀厚福者無不戒心於謀國矣此習一倡故唯張道古孟昭圖之愚忠以自危魏謩馬植之名高而實誣姑試其身於險而罔濟其不爾者幸以全身遠害為風軌故鄭遨司空圖營林泉以自逸而梁震孫光憲羅隱周庠韋莊之流寄身偏霸以謀安其於憂世愛君之道夢寐不及而談笑不陟天下惡得有人哉宣宗之世唐事猶可為也而何以人心之遽爾也宣宗南踐阼而功著封疆謀匡宮府之李文饒貶死於萬里之外其所進而與圖政者又於一言一笑一履之間苛責其應違士即忘身以殉國亦何樂乎受不令之名以褫辱哉人君一念之煩苛而四海之心瓦解則求如李長源陸敬輿履艱危受謗謗以自靖者必不可得非唯不得賢智之士固且以為戒也不亡何待焉

安史作逆以後河北亂淄青亂朔方亂汴宋亂山南亂涇原亂淮西亂河東亂澤潞亂而唐終不傾者東南為之根本也唐立國於西北而植根本於東南第五琦劉晏韓滉皆藉是以紓天子之憂以撫西北之士馬而定其傾東南之民自六代以來習尚柔和人能勤於耕織勤儉足以自給而給公故不輕明猖狂之志永王璘劉展一妄動而即手無與助之者也劉展既誅席安已久竭力以供西北而不敢告勞至於宣宗之季年而後亂作大中九年浙東軍亂逐李訥越三年而嶺南亂矣湖南逐韓恹矣江西逐鄭憲矣宣州逐鄭董矣不謀而合並起於一時其稱亂者皆游惰之兵非兩河健戰之雄所逐者皆觀察使奉朝命以牧軍民非割據擅命之雄倚牙兵以自立倡偏裨以犯上非所據而人思奪之者也蓋於是而唐之所以致此者可知矣在昔之日軍興勞于供億繁難而不叛大中之世四海粗安賦役有經而速反豈宣宗之刑民而無醉飽者使然哉觀察使慢上殘下迫民於死地民乃視之如仇讐不問而知李訥輩之自取之也雖然又豈非宣宗之縱姦賊以害良稼哉觀乎張潛之言曰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歛過差及減削衣糧則羨餘奉於代移之際者何從而致蓋進奉者兵民之所由困而即其所由叛也及懿宗之初始禁州縣稅外科率而薛調上言所在群盜半是逃戶故軍亂方興民亦相尋而為盜裴南之聚眾旬日而得三萬皆當年書耕夜織供縣官之算歛者也貨積於上而怨流於下民之瓦解非一日矣王仙芝黃巢一呼而天下鼎沸有司之敗人國家不已酷乎夫宣宗之於吏治亦勤用其心矣徒厚疑其臣而教貪自己今狐綯父子躋貨於上者寺相師而流及郡縣塗飾耳目者愈密破法以殃民也愈無所忌唐之亡宣宗之亡宣宗之亡宣宗之亡宣宗之亡莫挽哉於是藩鎮之禍且將息矣河北諸帥皆庸豎耳是弗難羈約馭者彼昏不知惴惴然防之而視東南為噬膚不知痛澀血不知號之團豚池驚也人莫躡於山而躡於垤豈不信夫民者兵之命也安者危之府也察者昏之積也弱者強之徒也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夫道之於世也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水無木則竭道無世則廢世無道則亂此理之必然者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有餘則財用不費財用不費則民歸之民歸之則天下歸之天下歸之則王矣此所謂德足以服人財足以聚人民足以歸人天下歸之則王道成矣

夫道之於世也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水無木則竭道無世則廢世無道則亂此理之必然者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有餘則財用不費財用不費則民歸之民歸之則天下歸之天下歸之則王矣此所謂德足以服人財足以聚人民足以歸人天下歸之則王道成矣

夫道之於世也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水無木則竭道無世則廢世無道則亂此理之必然者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有餘則財用不費財用不費則民歸之民歸之則天下歸之天下歸之則王矣此所謂德足以服人財足以聚人民足以歸人天下歸之則王道成矣

